

吳稚暉的人生觀

吳稚暉的人生觀

吳稚暉的人之生觀

不許翻印

全書一冊 定價五角

著者	吳稚暉
發行者	中山書店
印刷者	中山書店
出版者	中山書店

總發行所上海羣衆圖書公司
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重印

吳稚暉論

胡適

中國思想界的變遷，大概經過了幾個時期：第一，完全是抵禦外來的思想，不要西方的思想，是守舊的；第二，祇承認了西洋文明的一小部分，完全物質機械的一方面，如汽輪鎗炮等等，但還沒有承認思想一方面；第三個時代，則已知道祇是汽輪和鎗炮還不夠，遂進而承認了政治一方面，如也知道了討論立憲共和等等政治制度。中國的思想經過了此三個時期，還沒有改革文學，在哲學方面也沒有受到西洋的思想，所以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還是守舊的，以爲文學哲學中國固有，不必採用外國的。直至最近，文學方面和哲學方面，才算都已受了一些西方的思想。而代表這新的思想的第一個人，是吳先生。吳先生在最早就承認西方思想和西方文明的重要，他最早就極端崇拜科學，物質文明；他在二三十年前就已介紹西洋思想，但沒有人去理他。到了最近才比較的已是被承認一些了。吳先生今年已是六十三歲了，他是從舊學中出來的，對於中國的思想，文學，歷史都很有研究。他是從前南菁書院（在江陰）的學生，研究歷史，經學，和顏元戴東原

的學問。有一天他說：『第一天到書院，走去見院長，（院長是浙江黃恩周，那時稱曰山長。）院長的門上寫者八個大字，叫「實事求是，莫作調人！」這八個字給了我很大的影響。』所謂調，和是，那也好，這也好。『是』就是『是』，『否』就是『否』，『有』就是『有』，『無』就是『無』，『是』就是『是』，『否』就是『否』，『有』就是『有』，『無』就是『無』。在實行這八個字。他一生的行爲，可說是此八字的表現。後來他出了書院，那時書院時代已經過去，他乃入學校，他入徐家匯的南洋公學，因有風潮，他脫離南洋，講革命；十九歲時到西洋，英國法國都到過，他讀外國文，在英法住的很久，實心的崇拜西洋的物質文明；甚至道德。

他本來是一個舊人物，自己到了南洋，才自己弄出了一種新的思想。過去的六七個月中，在新聞紙上請君可以看見吳先生討論政治的文章，可知他在政治上的努力了；但很少有人了解他的人格。他在國民黨中是一個重要分子。他穿布服，從不坐人力車，因為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，自己沒錢，不取政府一個錢，他的文章，從未取過一個錢的稿費；他的家裏，也很清貧，一切工作，都是由他的年老的夫人及女兒做的，至今他保持着一個最高尚的人。他真可說是一個怪人，也可說是一個奇人，這樣的人，在世界上也是少見的。

在四年前，即一九二三年時，中國發生了一個討論，討論一個問題，就是『科學與人生觀』的問題的討論。起初是二個人：張君勱和丁文江。張君勱是學哲學的，丁文江是學科學的。張的思想偏向德國，丁的偏向英美。兩人筆戰了許久，丁謂人生觀是玄學，與科學無關。到了後來，大家加入討論，我也加入，計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間，諸人關於此問題所做的文章，共有二十五萬字，後來收為兩冊專集，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文，是吳先生的文字，全文共七萬餘字，做了一年才做成，比較做的也最遲。題目叫『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』，就是根據了新的信仰觀的宇宙觀及人生觀。

現在我們須略明此時代的背景，那不只是他們幾個人的打仗，許多許多的問題都待討論解決，如最近的東西關係怎樣等；當時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，一九二〇年有一個學者叫梁漱溟，作有一部書叫『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』，這書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。我在一九二二年做一長文批評之。吳文中也討論到此書，所以吳先生此篇文章有二個背景，一是科學與人生觀，二是討論我與梁先生的討論。所以現在先講一講梁先生那書的大概，梁先生的思想，他是一個中國學者，沒

有到過西洋，他研究中國及印度的佛學，在北京大學教印度哲學，他的父親，在一九一八年自殺。爲什麼要自殺呢？因爲他老先生覺得新的社會思想把舊的打破了，他很不滿意，寫了許多遺書而自殺。梁乃大受刺激，依理他應得在此書中讚美東方，但他却在書中主張調和，他說世界上有三種文明：一是中國文化，二是西洋文化，三是印度文化，西洋文化是向前的，印度文化是向後的，中國思想則既不向前也不退後。梁承認西方文化是不错的，應當成爲現今的世界文化，但這是暫時的，到了第二時代西洋文化就不行了，應輪到中國文化的時期了。所以第二時代是中國文化變成世界文化的時代，但第三個時代，應得是印度文化。梁受了這樣大的刺激，而還是講西方文明的偉大，因而受了許多人的注意。

吳先生在此兩問題中，都站在科學家的地位上，他謂在文化方面，印度的最不行，非承認西方文明不可。人生觀方面，他也說應完全以科學解決之，道德宗教等都當以科學解決。

現在我們已明白了吳先生當時的背景，再講他的思想。現先講他的宇宙觀，他是一個文學家，思想是很客觀的，他是一個滑稽家，句句都是笑話，他的文章要翻成外國語很不容易。今天

能拿出一些易懂的來講，精華已失，很覺抱歉。如他的宇宙觀，是不管人家而講的，他說他的人生觀是一個田舍老在廣場上曬太陽說閒話的人生觀。故他說『一個』那是假定，『一個』是有實力，有感覺的，是活的。上帝是一個，我是一個，毛廁中的石頭也是一個；什麼叫活？說上帝是活，毛廁中的石頭也是活，甚至化學家以原料來變色，和男女發生愛情一樣，所以都是活的，是以一個來做起點的。在古時是混沌的一個，『悶死我也』的一聲，破了此一個，變成了無數的我，至此宇宙也出來了。但變的方法略為不同，不如此簡單，就是實力變成了原子，電子；什麼子，變成山川日月星辰草木鳥獸魚蟲，至今尚沒有變好，還在變；沒有一物可說已是滿意的了，已不變了。這是他的活的宇宙觀，北京有一家報館講笑話，謂此宇宙觀是『漆黑一團』的宇宙觀。二千五百年來中國的思想，可說大部分是自然主義，自然這樣，自己也這樣，而西方的科學的宇宙觀，也是如此，以此中西兩思想，造成此漆黑一團。吳先生說西洋近世思想，也是如此，如柏格森尼采等人都是。但他們是西方的，因而攙起了紳士架子，不敢得罪上帝，講到後來，還是一個上帝，把他們的架子打倒了。柏氏的也可說是漆黑一團，柏格森說的生命衝動，亦可說是由此漆黑一團衝出來的，出來

後發生感覺，有了感覺後然後，有情感，經驗的結果，才有理知，都是自然的，情感留下來的，慣了之後，變成直覺，直覺是幫助理知的，但其本身是從理知產生的，操練熟了，理知就變成直覺。如是一作用，在神經系中都起了機械，結束必造成三斤二兩的腦髓，五千零四十八根的腦筋，爲什麼要說三斤二兩呢？因爲無錫土話謂『頭大九斤半』，腦髓當居三分之一，當是三斤二兩；五千零四十八根也是他的故鄉的言多的市語，本來用不着什麼上帝和靈魂。如柏格森謂直覺是特別的，其實都是由機械造出來的，他一邊革了上帝，一邊也革了靈魂，這是他的宇宙觀。

現在講他的人生觀，何謂『人』？那是很簡單的，外有兩足兩手，內有三斤二兩的腦髓，五千零四十八根的腦筋。何謂『人生』？生就是兩手兩足一腦的動物唱戲，一個人在世界上唱的戲就是生。他說：生者演也；生的時候，便是鑼鼓登場，清歌妙舞，使鎗弄刀，未出娘胎的時候，住在後面，生出來後，就正式上台。這話似乎很可笑，但吳先生的人生觀是很認真和嚴肅的。什麼是人生？便是唱一齣戲，怎樣唱法，便是人生觀。他說這唱戲的大劇場是要由我們自己造的，唱的戲也要由我們自己編的，並不是去敷衍後台老板，若不賣力，不教人『叫好』，反教人叫『倒好』，那是對

不住自己的；若不認真去唱而去胡鬧，反不如歸還老家的好；且唱戲時看的不是別人，也是自己的從兄弟，他們也是在唱戲，看的也是在演演的，也是在看，優伶有好壞，用不着騙自己；做就做，何用騙？賣錢的戲祇要大柱子，名角就夠了，其餘的都是配角，配角的有無，都沒有關係，但我們的戲不然，個個都得是名角，不是肩着旗子在台上走一趟就可算了！所以他的人生觀，簡單說起來，人生不過是兩手兩足一頭的唱戲。人生觀是須好好的唱戲。如何可唱的好？吳先生說非得用兩手做工，用腦袋助手做工不可。人的重要，在於用器具，世界發明科學，文明就在此，人是製造器具的，器具愈完備，文明的程度愈高。科學愈發達，道德愈高尚。所以此觀念是吳先生的根本思想。他說人獸之別，在於前面的兩足是手，有了手能製器，生活也愈複雜，可以漸臻完全，可以補天然的缺陷，增加人類的幸福。他的理想，人須用人工助天性，使精神上一切的道德，理想都可達到。他是大同主義者，他是無政府主義者，道德與理想，都可用人工來做到，他根據生物社會學，攷古學，證明人是製造機械的動物，人能製造品物，人的進步是根據品物而進步的，科學是製造品物最新最有力的東西，所以他崇拜科學。人類的歷史，有一百萬年，七四〇〇〇〇年是石器時代，什麼器

具都沒有，文化最低；第二期的一五〇〇〇〇年是老石器時代，再後的一〇〇〇〇〇〇年是新石器時代，器具已多了一些，最近的一萬年才是人的時代。自有文字起，才有人類的文化，自茹毛飲血起，直至有火輪船；可知人類的進步，完全是器具的進步。道德政治方面也是如此，一萬中的五千年是野蠻的時代，茹毛飲血，其後的三千五百年是專制時代，帝主專制；最近的三百年是立憲政治時代，而立憲政治，是科學的結果，有了Copernicus，立憲才成；最近的一百五十年，是共和時代，那也是從科學來的，自從瓦特發明了汽機後，真的文明才能實現。

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

小引

我做這篇文章，是拿着鄉下老頭兒靠在「柴積」上，晒「日黃」說閑空的態度，來點化我，超度我，解釋我自己的一霎那的。我固然不配講什麼哲理，我老實也很謬妄的看不起那配式子，搬字眼，弄得自己也頭昏腦脹的哲學。他的結局，止把那麻醉性的藝語，你誑我，我誑你，又加上好名詞，叫他是超理智的玄談，你敬我，我敬你，叫做什麼佛學，什麼老學，什麼孔學道學，什麼希臘派，什麼經院派，什麼經驗派，理性派，批判派等等，串多少把戲，掉多少鎗花。他的起初，想也不過求個滿意的信仰。跟手，變成了「學」。一變成了學，便必定容易忘了本旨，止在斷爛朝報中，將自己的式子同別人的式子鬪寶，將自己的字眼同別人的字眼炫博。學固然是學了。學者固然是學者了。問他為什麼串那許多把戲，掉那許多鎗花，也就不如靠在柴積上的日黃中，無責任的閑空白嚼了出來，倒乾脆一點了。所以有人對我說，德國人譏諷哲學家，常說「哲學是把做成系統（所謂

式子）的話，去妄用他的名詞（所謂字眼）的。」這固然是言之太過，然形容哲學家鬧得人太兇，不能叫人簡單了解，存心擺他學者的臭架子，也是有幾分實情的。

但是，從又一方面講來，我的對於學者，頗能懂得應該要加個相當敬禮。其詞若有憾焉，其實乃深喜之。我知道「雖善無徵，無徵不信，雖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」學者要維持一點門面，不能鹵莽滅裂，在柴積上日黃中，把無責任的瞎嚼蛆，亂噴出來，求一時的痛快，遺無窮的笑柄。學者非但不肯幹，也不應幹。故只好說了半句，留了半句，耐性性的經過幾百年幾千年，經過幾十個學者幾百個學者，才一點一點的愈加分明出來。於是有的東西，在從前，聖人也糊塗的，到如今，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也知覺了，還有連現在的聖人也懂不來的，自然現在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更夢也不會做着，又只好讓學者擺起臭架子，烏煙瘴氣地去整理整理，整理了再千百年，再叫往後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看做平常。這種逃不過的麻煩，我也是懂的。然因為如此，我這篇文章，也就有「予不得已」的氣概，把「誼不容辭」的責任心，強迫着寫了出來了。

第一理由是簡單的：就是為那無責任的痛快瞎嚼蛆，不免遺着無窮笑柄的閑談天，止有柴

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，他懂不曉難爲情，可一說徑出的。

第二理由是繁複的：積了無窮學者，一個明白過一個，才在綿延的歷程中有個比較的明白。這也就是我肯崇拜學者的惟一緣故。故學者的後勝於前，並不是後人聰明才力，一定過於前人。止是許多前人代他積了智識，他容易暴富。所以好像如梁卓如梁漱溟兩位先生，在任何一方面，都超過我們的孔二先生。并且也是孔二先生在天之靈（聊爾云云）願意「他倆」勝過「他老」的呀。因爲世上沒有一個父親，不盼望兒子「跨竈」沒有一個師父，不願意徒弟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」。若偏是孔二先生妒忌有勝過他的兩個梁家小後生，那中國止好一代不如一代，這無異說中國人將由痴愚而禽獸，禽獸而蛆蟲，止贖他巍巍然高坐大成殿上，他老也有什麼顯煥呢？他從一貫而大同，好像他的教育，立能化腐臭爲神奇。然教了二千幾百年，止是愈教愈劣，便是兩位梁先生數年前自稱一個勛斗，已跳出十萬八千里者，現在承認還是在他手掌之中，這又無異承認這位「走方郎中」。止是說嘴賣假藥，並無起死回生的本領，所以對他愈加佩服，無異把他的教育招牌投入

毛廁，撕破他的假面。兩位梁先生自己個人的謙光自是美德。最好笑的，衆口一詞，物質文明掀起了此番大戰。此番大戰乃是空前的大戰（好笑）。又是最後的大戰（更好笑）。所以有個甚滑稽的羅素，信口胡扯，一面發發自己的牢騷，一面拍拍我們的馬屁，口氣之中，似乎要決意舍了他歐洲的物質文明，來尋我們「中國的精神文明」。（羅素是滑稽已極的滑稽，他胸中是雪亮的。然歐洲像他那樣口氣的傻子，真也不止一人，無非止是臭肉麻的牢騷。）於是吹入我們素有誇大狂，喜歡擺空架子，而又久失體面的朋友們耳朵裏來了，這種恭維，無異雪中送炭，自然不知不覺，感動入骨，相信入骨，也把自己催眠起來。縱使兩位梁先生的文化學院曲阜大學，在理都是可有，而且應有，但似乎太早了一點。恰恰好像幫助萬惡的舊習慣，戰勝新生命，替孔二先生的大喫牛肉，加寫了一張保單，却恰恰把他老人家子孫的飯碗，無意中可以一齊敲破。因此我這篇文章的直覺信仰，也或者間接的對於最近中國思潮，獻着一點號泣而諫的愚誠。

新信仰

大家都說，「凡人不會無信仰」，這是對的。有人說，「人人有個信仰，便是人人有個宗教，信仰便是宗教」，這是不對。這是名詞上向來太籠統的謬誤，古代把一切哲學倫理學教育學美學等皆混合於宗教，現在他們一一脫離了宗教，自己獨立起來，宗教亦沒有話說。宗教的範圍，就自然的縮小。但現在還不會立一個信仰學，把宗教附屬在他底下。畢竟仍讓宗教一名詞，代表了一切信仰。反把種種非宗教的信仰，隸屬在宗教學。惹得多數學問家而非宗教家的，常說宗教可以不信，宗教學殊有研究之價值。其實彼所謂宗教學，即指信仰學的全部，故宗教一名詞，最好嚴格的限制了以神為對象。這又是宗教家求仁得仁，最所贊同。本來若將許多無神的信仰，闢入宗教學，雖是學問家所許，必非宗教家所樂。所以真要清楚，頂好是立一信仰學的名詞，把宗教學管領了起來，其式如左

舉現象世界，精神世界，萬有世界（有），沒有世界（無），適用時間空間的，不適用時間空間的，順理成章的，往來矛盾的，能直覺的，不能直覺的，合成一個東西，強加名言，或名曰本體，又曰一切根源。照我合成的成分而說，既應統括萬有及沒有……，則又有所謂「一個」，所謂「本體」，所謂「根源」，下這樣的具體名詞，自然於理論為極不可通。然我拿玄談家滑稽的老把戲來做回答，可說照我上面的界說，理論自身，配算什麼一個東西；既明白的指出包括「往來矛盾」，便也何妨有所謂「本體」等等，不合理論的矛盾。若遷就理論，做一個老實的回答，就是由我執筆而寫，我即萬有的一分子。寫了要諸君賜看，諸君又不過是萬有的一分子。我能寫，你能看，非用個名詞不可。到了我們超入沒有我們，自然用不着名詞，我也用不着寫，也沒有諸君要看。更定然沒有這篇文章。自然而然，便沒有這種「一個」呀，「本體」呀，「根源」呀等的名詞了。現在姑且用了他們，好在柴積上日黃中嚼着白蛆。

如是，放之則彌六合，變為萬有，是這一個；卷之則退藏於密，變為沒有，也是這一個。（凡此文偶引成語，皆取其恰合下筆時之論調而已，非有心表示同意。因此文止表示個人信仰，非所以

言學。不敢誣古人，拉偶象，在柴積上紮綵。）陳老古董所謂萬物有生，原質是風水地火，或金木水火土，是這一個。新西洋景所謂綿延創化，是片斷而非整個，止有真時，並無空間，也是這一個。所以不消說得，煤油大王家的哲學主義，名叫實驗，吳稚暉拼命做這文章，鼓吹物質，是這一個。就是那低眉菩薩的涅槃，悲觀少年的虛無，也是這一個。我不管什麼叫做無極太極道妙真如，又不管一元多元玄元靈子，我止曉得逼住了我，最後定說到「一個。」

先要插說緊要而又不相干的幾句。我這篇文章，也可以如丁在君先生的說法，（丁先生的玄學與科學一文見努力週報）的確是玄學鬼附在我身上說的。然而我敢說附在我身上的玄學鬼，他是受過科學神的洗禮的。這種玄學鬼一定到世界末日，可以存在，不受孔德排斥的。附在我身上的玄學鬼，沒有附在張君勛先生身上的那種「無賴」。他不敢說到「初無論理學之公例以限制之，無所謂定義，無所謂方法。」他止想要求科學神占領的區域，把丁先生所謂可知道的，占領了去。可知道區域裏假設，儘科學神用論理去假設着。把那丁先生所謂不可知的區域，賸下了，讓給玄學鬼占領了。不可知區域裏的假設，責成玄學鬼也帶

着論理色采去假設着。雖這種帶些論理色采的玄學鬼，必定被那「大搖大擺」的鬼同胞，笑着矛盾，笑着淺薄，但因為他能竭力要想幫科學神的忙，所以鬧這個玄謊，也便定可免得丁先生的一「打」。

第一便要在這插說中交代明白，凡說到是「信仰上的」「一個」，容易有「無賴」的玄學鬼來贈送徽號，叫他做上帝，叫他做神。可以混同夾賬，拉扯着三百年前的笛卡兒先生們，說道你所說的一個，便是無所不在的神，無所不在的上帝。那我要恭恭敬敬立起來，唱着啞搖頭道，這未免太褻瀆了。我說的一個，我自己固然就是他，便是毛廁裏的石頭也是他。說我便是上帝，便是神，已滑稽得可以了。并且說毛廁裏的石頭，亦是上帝，亦是神，不嫌太難堪嗎？所以縱使我請我的玄學鬼，「無賴」一下，讓一千步一萬步，承認有個上帝，有個神。上帝神非即我，非即毛廁裏的石頭。不過有個我，便有個上帝神來鑑臨了我；褻瀆點又說有塊毛廁裏的石頭，便又有個上帝神去鑑臨了他；那就上帝神也已降尊得極咯。充其量，上帝神止是那「一個」裏面的貴族。我與毛廁裏的石頭，是「一個」裏面的落難者，淪於卑賤的罷了。上帝

神之與我，之與毛廁裏的石頭，還是同屈於一個之下。上帝神決非便是那最後的一個。如此，既然上帝神不過一個的一分子，則我與毛廁裏的石頭，也忝爲一個的一分子。肯承認上帝神獨爲貴族嗎，我們自己肯永屈卑賤嗎，這便定有問題發生的呀。這種憑空的，推戴同一分子，來做我們的上帝神，止有讓宗教家去賤賣。在我同毛廁裏的石頭皆受過科學神洗禮的玄學鬼，到底不肯太「無賴」，全把論理抹煞。所以在論理上還是不肯讓步，完全否認着有什麼上帝，有什麼神。

或則另有蒙混着說道，上帝神是有超絕性的，超出於你所謂「一個」的。哈哈，這是「大搖大擺」的「無賴」玄學鬼常作口頭禪，用來把人催眠的。可惜那無賴玄學鬼的伎倆，弄不出什麼神通，能跳出一個的圈子之外。「一個」是包括了「沒有世界」，換言之，便是已經包括了超絕。區區止有一點超絕性的上帝神，真正要叫何足道哉，何足道哉了。故爾，那種駭得煞人的顯赫的名詞，上帝呀，神呀，還是取銷了好。否則惟有我吳稚暉畢竟還笑笑罷了。深恐毛廁裏的石頭，塊塊都出來爭稱上帝，爭稱神，那就上帝神要尊嚴，終要掃地的呀。

把以上得罪上帝神的插說，完全交代明白，意思就是說我以後說下去，倘然有些離奇得太好笑的名目，假設出來，決非大講神話。止是要說得淺薄容易聽懂，好讓環着柴積，在日黃中的聽衆，聽了像煞有介事罷了。

那我便劈頭的假設着，我所謂一個，是一個活物。從他「一個」變成現象世界，精神世界，萬有世界，沒有世界，無論適用時間空間的，不適用時間空間的，順理成章的，往來矛盾的，能直覺的，不能直覺的，恆河沙數的形形色色，有有無無，自然也通是活物。

又應急要的插說幾句：有人問，笑話了！別底先不要問，請問既說沒有，叫做「無」，如何還去裝上「物」，更說「活」呢？我就笑答道，因為「無」也是「一個」一分子，「一個」是活物，所以他也應是活物。你不曾看見我寫了一撇三畫四豎四點，如此的不憚煩，我才能說，你才能懂；我才能肯定他「物」的「活」的，你才能否定他不該「物」的「活」的。這簡直還可以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嗎？你若再說他是超絕，他是不可思議，對咯，更圓滿了！但是你更瘋了，筆畫却更多了。剛剛更替我證明白應該注意了。注意所能及，很淺近的便是包括在「一個」裏

了。一個是活物，他就確確實實，也是活物了。

又自從一個變成了萬有世界及沒有世界，照論理是但有萬有世界及沒有世界，更無一個存在。必要有到絕對，無所謂萬有，更以外無「無」，止有一個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硬不軟不白不黑……的東西，才復返於一個，否則無到絕對我，且閣筆你亦莫問，也便復返於一個。除此兩途之外，一個乃無從存在，你倘然要看看那一個是什麼東西，就拿我看看；或者就拿面鏡子拿你自己看看；或者就拿毛廁裏的石頭看看。說得闊大點，更用着千里鏡顯微鏡等拿世界萬有看看。你若看得厭煩了，更閉了眼睛，拿浩浩蕩蕩杳杳冥冥，所謂道妙，所謂真如，所謂玄元，所謂靈子，許多帶麻醉性，超絕及不可思議。算他「無」的，拿來想想。皆足以見一個的一斑。我目前却要大聲而疾呼曰，整個的「一個」，已是瓜分了。你莫認他存在！你不要當他老祖宗看待！又引起了一大錯誤，以為可以代用上帝神，遇有疑難，又向「一個」去磕頭求拜，你要完全明白，一個就是我，就是你，就是毛廁裏的石頭，就是你所可愛的清風明月及一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，就是你所可憎的塵垢秕糠及一切蛇狼虎豹政客丘八！

言歸正傳！有人問，你所謂「一個」是活物。乃正經講話呢，還是滑稽一下，開開玩笑？我三薰三沐的再拜而答，說我是正經講話。他說，我想你也是想「大搖大擺」，不惜「無賴」，儘着附在你身上的玄學鬼，盡量的說笑罷了。我說，我的玄學鬼最不高明，他是最低頭服小，那裏敢大搖大擺，他是最拜倒科學神的腳下，總要附會論理，豈敢無賴呢。他說，那麼你所得「一個」是活物的結論，有論理嗎？我對曰，有有！我的那位玄學鬼，論理學是一定不精明。但他講起話來，至少也總喜歡用着老古董的三段論法，才肯出口的。他說：凡活物才能產生活物，換過來說，亦就可說活物乃產生自活物。吳稚暉是活物，推原他的產生，可以直追到「一個」，所以知道那「一個」亦是活物。他說，你先想想看，你的前提到底靠得住靠不住？若說凡活物才能產生活物，無異就是說活物必定產生活物。那麼從「一個」產生出來的毛廁裏石頭，也是活物，豈非大笑話呢？我說毛廁裏的石頭，自然也是活物。我同你去科學廟裏遊遊逛逛看。你先跑到博物館上，自然止看見動植物標做活物，金石標做礦物。你若轉到化學宮裏，便差不多看見金石都活了起來。你又走向物理學的寶塔上面去，看見了萬有引力菩薩，及相對性大神，你才把萬有沒有一齊都活了起來，自然直

活到「一個」身上去了。

我今且再把那毛廁裏的石頭先活了起來，自然見得我們那位玄學鬼，還是懂些邏輯的呢，還是一味無賴的。凡活物的界說，拿最淺薄的話來講，就是說：

一是這樣東西要有質地，

二是他能感覺。

人是活物，有十四種原質，一隻蒼蠅有若干原質，一棵玫瑰樹有若干原質，這都不能去驕傲毛廁裏的石頭。因為那石頭也有若干原質，立於相等的地位。所以質地是闊過了，不必討論。人有感覺，蒼蠅有感覺，玫瑰樹有感覺，是大家承認的了，請問毛廁裏的石頭，他的感覺何在呢？是如何狀況的呢？我說：要我的玄學鬼回答這問題，他先要問人與蒼蠅與玫瑰樹，他們的感覺是同等的呢，還是差等的？我所問的同等差等，不是問程度有什麼高下，乃是問狀況有什麼異同。我不相信程度的高下，止相信狀況的異同。譬如我們「人是萬物之靈」，不是天天有這種聲浪進耳朵，又不是吾人一開口便居之不疑的嗎？如何證明他是萬物之靈呢？便是感覺最高等。此即執程度

之說。及問嗅覺及得狗嗎。視覺得及貓嗎。聽覺及得鼠嗎。便又遁而至他。謂人則不但於外有感覺，而且於內有理智，故結爲思想，形成計畫，因此高出於庶物。然問彼何以拙劣野人，對織物不及蠶之一繭，對建物不及蜂之一房，便又恍惚周章，遁而之他。謂物之本能，實勝於人，但因是使無翫作。人之所以由粗至精，多勞思慮，全欲玉成其翫作之偉大。哈哈，「偉大否乎」，那場官司太大，不是插說幾句，可以了事；也不是本問題所急要。在本問題，又最好是相對的含糊承認着，可以與吳稚暉主旨的提倡物質文明，少點歧誤。就是人爲萬物之靈，吳稚暉是個人，恭維他爲萬物之靈，固然一定可以甜密的承受。便是在多盡點義務上着想，也儘可替諸位貴「人」相對容認了。如有陶斯道先生要拿人爲萬物之靈，做他的安生立命的藥方，我何忍笑他老人家痴愚呢？我要極罵惡人，我也止好脫口而出，說道你還像個人嗎，如是而已。我良心自懺，也止有在被窩中細想，恐怕我若如是如是，人便不當我是人。覺得不像個人，不當是人，終於不好，即隱隱不肯失了萬物之靈的地位，所以這句話，做個盡義務時候督促物，實比上帝利害。但是宇宙除「一個」外無絕對性的東西，止有相對性的罷了。從又一方面說，若把這句人爲萬物之靈，享受權利，頓時可覺人的猶惡，

誰還忍說，誰還忍想。梁漱溟先生最佩服孔子的地方，便是直覺之「仁」。仁是一定要解做無私心合天理。宰我不仁，那是要在他父母新死，食稻衣錦。這種食稻衣錦，便是任着私心內最要不得的忍心，是最傷天理。所以孔子也沒有法子，只好冷峭的問他道於汝安乎。宰我乃說安。所以孔子轉沈靜了，止能說汝安則爲之。此如從前我在巴黎力駁無政府主義，他現在幼稚的信條，便叫做「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」，譬之於物理學，孔老先生的「施之已而勿願，亦勿施於人」，耶老先生「愛人如己」，便是牛頓的萬有引力說。這「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」便是恩斯坦的相對原理。我當時老實不客氣，竟說我將不盡所能，止取所需，我不願燒飯，我止願吃飯，你奈我何。李石曾先生心平氣和的對我說道，「你吃就是啦。」而且他背後並不會再說「吳稚暉之不仁也。」我明天便掛了無政府黨的口頭招牌。梁先生慧眼看孔子，而且在覺海茫茫之中，摑握住了直覺，替孔子的仁下了的解，我不能不相對承認。但是孔二先生同梁二先生，及我吳大先生，各挾了萬物之靈的資格，倘或不遭親喪，則製錦之蠶，結稻之禾，一若天理之天，皆爲我輩而生。推至牛羊雞豕，無不由於天心之仁愛，以彼等見惠，故我等報天，亦一牛一羊一豕，制爲「齊之以禮」之禮。我輩竟

也老實不客氣，割不方正不食，餒不食，敗不食，要生烹活割的才好。從而食不厭其精，膾不厭其細。并且我們是無私心而合天理的君子，值不得將或有不美之名，加在自己身上，讓一個稍下等的萬物之靈，所謂廚子，讓他代擔了責任，所以我輩儘可「遠庖廚」。照這種的做品，真正叫做汝安則爲之，我們的類上有泚了，這個問題，我們在人生觀裏，還要詳細討論的。這裏屢說幾句，未免太長了。也不過要顯出人有理性，超過禽獸的止有本能，是自己吹着罷了。人的無私心而合天理，自矜爲最高的道德，亦不過爾爾。如是那所謂萬物之靈的徽號，到底爲萬物各推代表，公舉的呢，還是我們人自己賣弄着的嗎，也就不免莞爾的呀。我說這一大篇，無非表明我所謂萬物的感覺，是差等的，不是同等的。差等乃是狀況的異同，不是程度的高下，人有人的感覺，蒼蠅有蒼蠅的感覺，玫瑰樹有玫瑰樹的感覺；感覺的狀況，各各不同。各有特殊發達的條件。甲之所有，可爲乙之所無。丙之所適，非卽丁之所需。如玫瑰樹挾其所有之感覺，因人與蒼蠅所無，稱玫瑰樹爲完全，或蒼蠅取其適用之感覺，笑人與玫瑰樹不知所需，稱蒼蠅爲高等，皆定然爲自吹而已矣。自吹原亦相對的可以容許。故分感覺之高下，而有進化之一說，亦人生觀內假設所難免。惟就宇宙觀推論而至

於「一個」爲活物，則不容有此差別。

講到這裏，第一層可先用不值錢的玄學理想，近乎遊戲的，說道毛廁裏的石頭亦有感覺；蒼蠅的感覺，非即人的感覺，他們感覺的狀況，頗極差等。玫瑰樹的感覺，非即蒼蠅的感覺，他們的感覺，又極差等。如是焉能禁我來瞎說，毛廁裏石頭的感覺，非即玫瑰樹的感覺，他們感覺的狀況，也極差等。若欲強分高下，則石頭有其寂然不動的感覺，真所謂無私心而合天理，所以貞固永壽。一塊毛廁裏的石頭，可以閱幾十代人而依然如故。見數百兆蒼蠅存滅。看千萬棵玫瑰樹忽而芬芳，忽而萎枯。彼如曰毛廁裏的石頭爲萬物之靈，理由亦未嘗不充足，彼另有彼之可感與彼之可覺。人與蒼蠅及玫瑰樹之感覺，皆非彼所需，故亦非彼所有，如是而已。然這種踏空的掉鎗花，我們中國古代的玄學鬼常用「孰爲正色，孰爲正味」等的論調，鬧得甚囂塵上。自然受過科學洗禮的玄學鬼，不肯就把這種空言，來作惟一的搪塞。所以說到第二層，他就要戴上科學面具，正正經經，板起了面孔，來斷定毛廁裏的石頭亦有感覺。他不是說能夠按着分類，代毛廁裏的石頭，做出一部石頭心理學。他簡單的止要問我們人類的感覺，是否科學家承認爲完全出於神經系？神經系

的腦質纖維等等。是否由血液營養才能做工倘然我們好幾天不裝煤（不食）血液枯竭神經系失其營養，亦即失其感覺，是否為必信之果？「三咽，然後耳有聞，目有見」這是無論何人承認的呀。那麼我們萬物之靈的人，吃飽着煖了，神經系才能作用興奮。一位才子，遇了一位佳人，才臭肉麻的直覺，不識羞的吐露出來，所謂天上人間，獨一無二，全為愛情衝動，始有此親和力，但是，你不見毛廁裏的石頭麼，一旦為化學家檢入玻璃瓶，用火酒的食物供給着，他就排斥一部分故件，一部分去尋着新的她，發起大大的愛情。他的衝動的愛情，何嘗少異於才子佳人？而且他的衝動，能受理性的節制，可給合的結合，不可結合的，完全不結合。他的意志的堅強，幾遠過於人。這樣的顯然明瞭，還說毛廁裏的石頭，是沒有感覺的東西嗎？他。

(一)是有質地，

(二)是有感覺，

非活物而何？

好了！把毛廁裏的石頭，活了起來，我的宇宙觀，才有着落了。有人說，石頭有感覺，理論上固然

可通。但博物學家終嫌感覺的名詞，止限於動植物。若并礦物而賦予之，分類時便諸多淆亂。你的意思無非說石頭有質有力，力的表顯於化合的親和，無異感覺。我說對了！我本來止承認萬物有質有力，言質則力便存在，言力則質便存在；無無質之力，亦無無力之質。質力者一物而異名。假設我們的萬有，方其爲「一個」之時，就其體而言曰質，就其能而言曰力，加以容易明白的名稱，則曰活物。及此一個活物，變而爲萬有，大之如星日，質力並存；小之如電子，質力俱完。故若欲將感覺的名詞，專屬於動植物，亦無不可，惟我還須作一甚可駭怪之詞，我以爲動植物且本無感覺。皆止有其質力交推，有其幅射反應，如是而已。譬之於人，其質構而爲如是之神經系，卽其力生如是之反應。所謂情感，思想，意志等等，就種種反應而強爲之名，美其名曰心理，神其事曰靈魂，質直言之曰感覺，其實統不過質力之相應。蒼蠅之神經系，有如彼之質，生如彼之力，亦卽有如彼之反應，成爲蒼蠅之感覺；蒼蠅之心理，蒼蠅之靈魂。玫瑰樹神經之質大異，力之反應亦大異，遂爲玫瑰樹之感覺；玫瑰樹之心理，玫瑰樹之靈魂。毛廁裏的石頭，神經系之組織，絕非吾人所能識別。則其質之構成，我等不能言，而其力之反應，我等亦不能言，遂爲石頭之感覺，石頭之心理，石頭之靈魂。其實

毛廁裏的石頭呀，玫瑰樹呀，蒼蠅呀，人呀，何嘗有什麼感覺，什麼心理，什麼靈魂，止質與力之構造及反應，各不同罷了。所以我的萬有有生論，本來止取乎兩言曰：

萬有皆活，有質有力， 并「無」亦活，有質有力。

感覺一名詞，便讓生物學家叫動植物去專有了，亦儘可不爭。然設或借給毛廁裏的石頭用用，也毫不足奇。並給我們大家的「老本身」所謂「一個」者，有時亦感覺着，乃更平淡無奇呀。

寫到這裏，我本可以將我的宇宙觀正文，總括了簡單的說一說。但我不曾先將靈魂，明白的斥除，定然留着小小理障。我剛要插說一番，忽然小病了十幾天。這十幾天內，剛剛張君勳先生也調動了科學兵，保護了他的玄學鬼，與丁先生在晨報副鐫及時事新報學燈上開起火來。梁卓如先生還替他們制定了「論戰公法」，預備雙方都有附加軍隊，延長戰期。但我看了張先生的反攻隊，所謂上篇中篇，那是他們學者，搬他們學者的貨色。止是囁嚅行頭做戲，沒有真打仗。想來就是他們真打起來，設或添了無數的好角兒進去，也離不了玄學科學，搬弄許多名詞，點點鬼，引引斷爛朝報，做個秀才造反罷了。本來沒有我們柴積上日黃中的

事。可是，我現在要同靈魂算賬，倒可以借他來插說一說。

張先生的一篇清華講演的人生觀，我本不會有機會拜讀。現在晨報也把他披露起來了。他反攻丁先生的下篇也發表完了。及讀了他的人生觀，我方才微微覺着張丁之戰，便延長了一百年，也不會得到究竟。因為張先生豈但不無賴，而且不單是個玄學鬼，簡直是一位科學大神。所差的，他小心謹慎，不敢排斥空中樓閣的上帝，他意中定然有個「靈魂。」我想丁先生的意中，靈魂是不存在的。然而他也定然想着專門與張先生的靈魂轟鬪。

我這篇文章的動機，雖已醞釀了五年，最簡單的幾句話，也嘗看見了什麼朋友，都扯着亂談。本來以為寫也好，不寫也好。自從有什麼新文化運動，中國人談宇宙觀人生觀的日多。（文學家的照例可以信口開河，不能與之計較者除外。）接着有什麼東方文明，西方文明，物質文明，於是談着宇宙觀人生觀的更多。雖然學問是愈鬧愈進步，可是，頭腦却愈鬧愈昏聩。我做這篇文章之先，意中有四位先生，認他們是最近時代中國思潮的代表者。一是胡適之先生，我批評他是一個中國學者而有西洋思想。於我的新信仰，雖無具體的相同，却也不會

尋出他的異點來，丁在君先生怒打玄學鬼，也定是同胡先生携手着奮鬪的。二是朱謙之先生，我批評他是一個印度學者而有西洋思想。他的論調，叫人完全可以否認，也叫人完全可以承認。三是梁漱溟先生，我批評他是一個印度學者而有三分西洋思想，七分中國思想。四是那位老將梁卓如先生，我批評他是一個西洋學者而有中國思想。張先生的人生觀，就不免受了二位梁先生的暗示。否則張先生亦是一個學者裏的暴徒，不應縛手縛腳到如此。雖然他亦有苦衷，一則在清華學校的講堂上，那裏可以否認上帝同靈魂；二則他以爲對將赴美國的學生說話，這是一服清涼散。不曉得恰恰掉在二位梁先生的玄中。二位梁先生的人生觀，不免大大的太可斟酌了。所以我在這篇文章的開頭，已把二位梁先生的大名標舉了出來，隱隱也見得我的下半篇要做的人生觀，也自有目標。二位梁先生的上帝觀念，靈魂觀念，究到什麼程度，若用名詞去討論，定要遭他們好笑。惟擒住了張先生所引英人鼎鼎大名歐立克的「精神元素」，我想張先生滿意了，二位梁先生也無不首肯，這就是一個變相名詞的靈魂罷了。張先生引歐氏之語曰：「第三曰精神元素之作用，此爲一種深遠能力，非

常人所能察知。」這正用得着了先生所謂無賴玄學鬼的鬼攀談。他不過有了一張社會哲學家牌子，否則什麼「深遠能力，非常人所能察知」的語氣，何異南池子口頭文王八卦攤上的話。高等一點看，也不過福音堂裏外國先生的講道理一樣呀。我輩固是常人，歐先生難道便是天人，既不會察知，如何老了面皮，「竟大搖大擺」把「精神元素」一個名詞，寫了出來。但是我們要原諒歐先生。他是一個紳士，在歐洲社會裏，不信上帝，無異在我們社會裏，不信有天。我們說到道學先生對了屋漏，在那裏寅畏，什麼人都悚然起敬。他們若舉念動足，說有上帝，嚟觀了他，也庶幾像一個穿燕尾服的人物。這正可以如陶淵明所謂「不求甚解」的呀。因為反正終是解不透澈，不如不解，落得保存著身分。否則成了無法無天的「狂徒」，便不能在中國紳士隊裏廝混。做了不信神的「惡漢」，也便不能在西洋上等社會裏存身。因為認有上帝，就不能不連帶認有靈魂。認有靈魂，更不能不說「人為萬物之靈」。橫了此等魔障，於是進化境亦可以言有所謂向上，可惜不免上其所謂上。創造塔亦可以有所謂超人，可惜不免超其所謂超。而張先生等等人生觀，一若含無窮悲憫，本着歐先生的精神元素作

用起而救世；果適類於抱薪救火乎。張先生等未計其責任也。其實精神元素自身的沒有着落，止是一種紳士應酬上帝，有麻醉性的譫言，豈但歐氏獨爲之；近代破天荒之哲人，若裴根笛、卡兒斯賓、挪薩、康德等力可以推倒上帝，其地位非特不敢斥言，並止可顯然反與拉弄。惟孔德、達爾文、赫胥黎、海格爾等現於聲色矣，終未忍大決裂。尼采是絕等聰明人，然其意正欲利用上帝。柏格森的胸中最是雪亮，然不能無所委蛇。故尼采主張創造是出於權力意志，這是千對萬對。然而又有什麼「由我們內部深處流出，決不是機械論所謂的力，支配我們肉體的團結」機械的力，止要支配得出你的權力意志，亦何嫌何疑，必要尋個「內部深處」內部深處，便是變相的精神元素。柏格森主張「宇宙是一個大生命，永遠的流動。生之衝動，故……」那更千對萬對。然又有什麼「向上的本能的過程中——爲植物動物。下向的解體的過程中——爲礦物。」又云「人類不是大自然的完全點，乃是大自然活動的頂點。」這個頂點，又就是人爲萬物之靈。尼柏兩位實在都是委蛇了上帝，所以有一些不澈底。尼采的超人，徒然做了強權者的護法。柏氏的哲理，也就做着玄學鬼的有滋味材料，沒有影響於人生。

觀。介紹到了中國，却被深通「鬼神情狀」的易學名家，證明了他的「生生爲易」以爲孔二先生實是二千五百年以前的柏格森。柏格森反做了孔二先生人生觀的經紀人。

其實用着尼柏二位洋先生的幾句話，也就夠開除了上帝的名額；放逐了精神元素的靈魂。一樣還是可以向上，可以超人，並且在責任上講，也可以權吹着人爲萬物之靈。（前已說過，後當再說。）我們止要說「宇宙是一個大生命」他的質，同時含有有力。在適用別的名詞時，亦可稱其力曰權力。由於權力，乃生意志。其意是欲「永遠的流動」及至流動而爲人，分得機械式之生命（質與力），本乎生命之權力，首造意志。從而接觸外物，則造感覺。迎拒感覺，則造情感。恐怕情感有誤，乃造思想而爲理智。經理智再三審查，使特種情感，恰像自然的常如適當，或更反糾理智之蔽，是造直覺。有些因爲其適於心體，而且無需審檢，故留遺而爲本能。如是每一作用，皆於神經系增造機械。遂造成三斤二兩的腦髓（這是戲語成趣，因吾鄉俗說「頭大九斤半」腦髓當居三分之一，故云然。）又接上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（亦戲語，五千零四十八，亦吾鄉極言多數之市語）中惟直覺經理智審查情感而生，約略如胡

適之先生所謂「直覺是根據於經驗的暗示，從活經驗裏湧出來的」甚爲張先生所不服。張先生看直覺與意志同，以爲皆出於先天。雖然我們這種瞎嚼蛆，終之要被什麼心理學家等笑到前仰後合，然一根硬已經刺在喉嚨口，也不能不隨便一吐。譬如孟老爹說「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」，羞惡確是直覺之一。然天津祝壽的或對靳雲鵬說，我來替你老太太做個媒罷，靳先生一定紅漲於臉，勃然大怒。然若對「勞愛喬治」說之，彼亦止笑謝曰，伊想無此會了，伊想無此會了，則此羞惡之直覺，實會賦自環境，並不出於天然。

丁張兩先生皆以電話室作譬，互相詰難。其實電話實亦聊用取譬云爾，何足深詰？三斤二兩腦髓。及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，彼構造的繁複，豈人力一時所能殫究。一原子大小，假如截頭髮絲一段而爲立方，足可容原子四百兆。每一電子游離於原子「核心」之旁者，其小又止得原子十萬分之一。照這樣說來，一粒原子，他自己帶動了核心及電子，已經如太陽帶了行星衛星，自成一系。把這種兆兆兆的原子，構成這三斤二兩的腦髓，五千零四十八根的腦筋，他的機關複雜，還有什麼粗重的電話室可以擬議，他那發動出來的能力，什麼高等意

志，極等理智，超等直覺，上等情感，頭等感覺，優等本能，皆有何難。那裏用得着什麼精神元素，所謂靈魂者，來做隔靴搔癢的幫助。

所以他腐爛了，或割除了，亦便冥然罔覺。一位個人的宇宙，便算終了。幾千幾百個蛆蟲的宇宙，從而開始。那裏有許多閑空的堆房，去存貯許多「得意精蟲」（人的靈魂。（一次性交，解放着二百兆條精蟲，止有一條得意着做個萬物之靈。不知一百九十九兆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條失意精蟲的靈魂，又堆放何處，一笑。）

我排斥靈魂，却止舉張君勛先生引着歐立克先生的「精神元素」說破他是個變形妖怪。不會來得及引着杜里舒先生簇新的豆人兒叫做「隱得來希」，這不是我的遺漏。因為上帝那位「大搖大擺」的「無賴」久矣無處逃生。雖然他搖身一變的方法，自然比孫悟空還多，但他變化到靈魂，打算屈居僕隸，可以襯託大王，已想出一個極苦惱的苦肉計，以便推附在人身上，用三位一體的智慧，糊裏糊塗，作個同命相憐的奮鬪。且利用吾人自大好吹的弱點，比人於禽獸，已佛然大怒；何況比之於無情頑鐵之機械，自然堅決的不屑。見着爐火

灼天像煞有份事的動作。似乎竟有點私嘆不如，故又氣又羞，一定要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辨一個完全沒有關係，才保固了「人生觀」的尊嚴。不料上帝在大羅天上，拍手笑樂，贊同他的尊嚴，水漲船高，我才牢居着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，（但痴人並忘了機械是積着幾百年人智，用頑鐵造成的，你是積了幾百兆年，用兆兆擔的蛋白質壅培起來，進化得來的，不必瞎吹，你栽培自己，與你栽培你的機器化的時間經費，那就巧歷也不能開清賬的比較了。當然千年狐狸（人身），決不必降尊與漿糊三腳貓比例。可以不必着急。）人身要與機械論個出身的貴賤，最便當，自然是多個靈魂，同少個靈魂，左如掛了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，去立在施衣棉襖隊裏，不必自讀脚色手本，便迥然不同。因此靈魂又搖身屢變，多方撐持他的架子。變到精神元素，已戴上科學面具，況且精神元素，便是精神元素。老實不客氣，也不配何人去問他來歷，這種大搖大擺的無賴，如何輕易便混同夾賬，放他過去。至於「隱得來希」名目的混成，縱然還遜我們蘇州的「像煞有份事」一籌，然他的面目，突然之間，似乎還比精神元素，來得特別。但是這把戲，不是滑頭演出來的，是一個老實的吃香腸的老先生演出來的。

所以手勢不大靈便，一方面把這隻猴子，着起紗帽圓領，像煞一位官人，一方面又自己把尾巴拖到檯面前，因此也可以不用理會着的了，因為杜先生是一個博聞彊記，色色懂得的學者，他最富的特長是分類。他不是賣膏藥的江湖，口齒不老。他是極能耐的天橋衣攤學徒，假如說「馬褂一件咯，止賣一元錢，領子值三毛，鈕子五吊錢，裏子值四毛，送了一個面。」這便是他的演講。所以他一方面將「隱得來希」同物質「爭持」，成立個二元論。一方面又說「隱德來希之意欲，即要機體構成。」隱德來希是「初式」構的，「心是次式的。」呀呀！隱德來希既被機體構出來的，還要同爸爸（物質）爭個二元，真傻小子。

好了！現在真要將我的宇宙觀的緊要話頭，交代明白，便將這篇文章宇宙觀從而結束，而談這篇文章的人生觀。

在無始之始，有一個混沌得着實可笑，不能拿言語來形容的怪物，住在無何有之鄉，自己對自己說道，悶死我也，這樣的聽不到，看不見，聞不出，摸不着，長日如此，成年如此，永遠如此，豈不悶死人嗎？（請恕我這幾句膚淺陳腐的帽子，而且是柴積上撒着誑，但加這幾句想當然的話，非但說

下去才不突兀，庶幾叫他是主要的天機，一旦洩露，才澈頭澈尾，亦無不可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自己不知不覺便破裂了。這個破裂，也可叫做適如其意志，所謂求仁而得仁，頃刻變起了大千宇宙，換言之，便是說兆兆兆的我。他那變的方法，也很簡單，無非拿具有質力的若干「不思議」量，合成某某子。合若干某某子，成爲電子。合若干電子，成爲原子。合若干原子，成爲星辰日月，山川草木，鳥獸昆蟲魚鱉。你喜歡叫他是綿延創化也好，你滑稽些稱他是心境所幻也待。終之他是至今沒有變好，并且似乎還沒有一樣東西，值得他愜意，留了永久不變。這是我的宇宙觀。

自從我們不安本分，不甘願做那聽不到，看不見，聞不出，摸不着的一個悶死怪物，變了這大千宇宙，我們的目的何在呢？我是不敢替我們自己吹一句牛皮的，却逼住我不得不說他是要向

真美善！

但是儘管你一樣一樣認着「真」要做到好看叫做「美」做到不錯叫做「善」畢竟叫做終不合意。所以秒秒分分，時時刻刻，把舊的變去了，從新換着新的，正如下棋一般，下成了，又投子在盒中，措着棋盤又下，這種「無意識」的輕舉妄動，變到如此「一場糊塗」收拾不來。（我是戲語）於

是衆兄弟們，自然而然，要鬧出三種意見。

(甲)

他說很有趣的呀！我們本來嫌悶死，才來這樣變換。換不好他麼，我抵死也不相信。就是換不到頂好，常換一個較好，也就很夠消遣了。

(乙)

他說算了罷！多大的失望。要這樣的麻煩死了我，還不如悶死了我，什麼能叫做較好，值得我來忙。便做到了頂好，那時節一動都不好動了。五光十色，都像嵌在玻璃球裏一樣，不依舊悶死麼。有勇氣，何嘗不可連那聽不到，看不見，聞不出，摸不着的一個境界，索性也犧牲了。

(丙)

他說，不要太高興，亦不要太煩惱，我來折中，我來折中。什麼叫做真美善，與其畢竟達不到，不如說「苟真矣，」苟美矣，「苟善矣，」我說達到，便算達到，豈不停當？他又搖頭吟哦曰：「他人騎馬我騎驢，仔細想來終不如，驀地回頭挑擔漢……」

這三種人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謂三條路，他把三條路做了西洋印度中國的三代表，胡適之先生雖嫌他包含過多，然也可以擁統的代表一代表，固然要仔細的分別，不但一民族之大，決不會共走一條路，就是一個人，在一世之中，或一日之間，也不是止走一條路。那三條路是容易隨着環境，時時變換走的。可是環境的力量能成功一個總算賬，却竟有一大民族，共上了一條路。中國向來走的是兩路，所以孔二先生以前的民族心裏，會造成孔二先生的學說。孔二先生又能隔了二千五百年用間接直接的方法，來逼住了梁卓如梁漱溟張君勳章行嚴諸位聰明絕頂的先生，進他的圈套。雖一路有什麼莊周墨翟胡適之丁文江任鴻雋等許多異端，全不濟事。我們在柴積上日黃中攪擾着，那更不相干了。不過我們自己把小鑼鏗鏗的敲着，喝個道情兒罷了。你老有什麼人生觀朋友呀！下文再詳細說罷。

人生觀

什麼叫做人？先要恭敬的又好像滑稽的對答道：人便是宇宙萬有中叫做動物的動物。人又

便是動物萬類中叫做哺乳動物的哺乳動物。人又便是哺乳動物許多種類中，後面兩脚直立，前面兩脚脫除跑路義務，改名爲手，能作諸多運用的動物。這是就外表上說着。人的腦袋，其大九斤半，有三斤二兩的腦髓。人又有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。把什麼哺乳動物腦袋的「大」量，來同那動物自己腦髓的「多」量，作個比例，所得的數量，都比人少。什麼哺乳動物的腦筋，也沒有人的五千零四十八根那麼樣多。（我的三斤二兩腦髓哪，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哪，在上半篇宇宙觀裏已經加過注，止是用遊戲的俗談，作一個約略而乾脆的報告。一筆確數的清賬，自然要問博物學家。我們在柴積上日黃中談閑天，止要大段不荒唐，也就罷了。）還有許多生理上的組織，比較着什麼哺乳動物，都有細微差別。但供着我們緊要的談話，就是三斤二兩腦髓，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，也就夠分別這個是「人動物」，這是就內容上說着。概括起來說，人便是外面止騰兩隻脚，却得到了兩隻手，內面有三斤二兩腦髓，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，比較占有多額神經系質的動物。

什麼叫做生？就是無論你說上帝造成的傀儡罷，「隱得來希」串出的戲法罷，真如幻起的妄相罷，直覺悟着的變動罷，綿延不斷的罷，或承認我吳稚暉所謂「漆黑一團」（

另注下方)破裂了，變起大千宇宙，至今沒有變好中的一變罷。總之我們講話，止好大胆的把綿延的，分割着，說道，這便豔兆兆利那中，那位或造或幻或變的趙老爺，或錢太太，或孫少爺，或李小姐，從出了娘胎，到進着棺木，從喫起三朝湯麵，到造了百歲牌坊，他或她，用着手，用着腦筋，把「叫好」的戲，或把「叫倒好」的戲，演着的一刹那，便叫做生。於是我又敢通着文總括一句，說道，生者演之謂也，如是云爾。生的時節，就是鑼鼓登場，清歌妙舞，使槍弄棒的時節。未出娘胎，是在後臺。已進棺木，是回老家。當着他或她，或是未生，或是已經失了生，就叫做擇吉開場，暫時停演。

「漆黑一團的宇宙觀」是北京晨報替我起的標題。這漆黑一團的名詞才叫乾脆。因為我要把無始之始，非有，非非有，聽不到，看不見，聞不出，摸不着，混沌得着實可笑，不能拿言語形容的怪物，所謂整個兒的「一個」簡括地，而又活潑地的說出，甚不容易。若止說「一個」或變稱「一團」，便囫圇呆板，終不痛快。又或者開口閉口，動輒稱做「本體」或言「太極」，那是在柴積上，日黃中，談闊天，却扮出玄學先生的面孔，冒着講學的招牌了。犯不着如此迂腐。以我們信口開河，自由說笑的談話，寧可犯了漆黑兩字，稍落着邊際的毛病，叫做「漆黑一團」。

「便活躍着，說也得神，聽也爽朗。但聽的人若竟把漆黑兩字，真當着石炭，當着木炭，當着烟煤，當着黑汁看待，那就糟了。止希望當做「非有非非有」的代名詞，才剛剛恰好。

宇宙有四謎：一是叫做怎樣起頭。二是叫做怎樣完結。三是叫做大到怎樣。四是叫做小到怎樣。這四個謎，我們常說絕對不可知。現在敢說惟有那整個兒的「一個」乃是絕對，此外更無絕對。有「有」又有「無」，有始又有終，有大又有小。都是相對。知道絕對是「一個」便是已知一切。無所謂更有什麼謎，更有什麼絕對不可知。始終大小，止要拿中國老玄學鬼的滑頭套話，他們有他們用套話的目的，我們有我們借套話的理由，恭恭敬敬的說着，就什麼道妙，一齊拆穿。更有什麼謎，更有什麼絕對不可知。假如

有始是有，無始是無，有無相對，同出於絕對的一個；乃就說個「無始之始」，始就已經知道。
有終是有，無終是無，有無相對，同出於絕對的一個；乃就說個「無終之終」，終也已經知道。
有大是有，無外是無，有無相對，同出於絕對的一個；乃就說個「無外之大」，大也已經知道。
有小是有，無內是無，有無相對，同出於絕對的一個；乃就說個「無內之小」，小也已經知道。

從「無始之始」到「無終之終」。這條時間線。就是宇宙萬有唱戲的季候。「人生」也在中間占有演唱的鐘點。從「無內之小」到「無外之大」。這個空間場。就是宇宙萬有唱戲的檯盤。「人生」也在裏頭占有舞蹈的角隅。

無始之始，我們已經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「漆黑一團」去說明了。那無終之終又如何呢？現在可用四個譬況，表明三種結果。我在宇宙觀的結末，說是我們宇宙萬有的衆兄弟們，雖然都是那漆黑一團。所謂整個兒「一個」的分裂了的變相。然而既分裂了，便自然的各有個性。有的是「常常高興者」，他願意儘變不歇。便是梁漱溟先生所謂向前要求的。這是甲。有的是「死不高興者」，他到底不願再變，便是梁先生所謂向後要求的。這是乙。有的是「也能高興而到底退縮者」，他狠盼望不必儘變，便是梁先生所謂持中的。這是丙。我所謂三個結果，就是因爲甲乙丙三種的個性。何以三個結果，却用得着四個譬況，他的理由如左：

第一個譬況是「下棋」，得到向前要求的結果，所謂進步，屬甲。甲以爲真美善是有的，是無窮的。變起來終能較真又真，較美又美，較善又善。向前不歇的變下去，狠好頑。從當初漆黑一

團，變到現狀的局面，雖極不滿意，却正好再變。這種變個不歇，並非多事。這是下棋人常有的傾向。下得最好，也不恤隨手亂却，檢子入盒，從新再下。這個精神，應用到人生，即所謂四時之序，功成者退。又所謂已陳芻狗，不必再登。無所謂聖賢王侯，到頭皆空。定要不勝其戚戚。

第二個譬況是情願「漆黑一團」，得到向後要求的結果，所謂滅絕。（好聽點叫做涅槃）屬乙。乙以為真美善是沒有的，是幻執的。變起來止有苦趣。若妄執了再變下去，叫衆生愈加的沉淪在苦海。不如反到漆黑一團，雖然說不到真美善，也就看不見偽醜惡。倘嫌漆黑一團的氣悶，不如努力把漆黑一團都滅絕了，成個正覺。這個精神，應用到人生，便是自殺，便是滅種，所謂求仁得仁。

第三個譬況是「活動影戲」，得到持中的結果，所謂命定，屬丙。丙以為真美善是有的。是固定的。宇宙的變遷，止是順着定數的變遷。活動影戲，乃是這個意向的惟一說明。從前惟袁子才子不語上，曾經有這種類似的譬況。數年前傅佩青先生在倫敦對我說，英國亦有人相信這個道理。他們相信宇宙好像活動影戲，就是以為宇宙萬有，乃是一次鑄造停當，好像是活動影

戲的膠帶一般。這個膠帶是狠長，膠帶在那裏轉着，就是宇宙的萬象換着，周而復始，已過去者，從新再現；止是時間長得不可思議罷了。有如現在有個中華民國十二年，又有個北京石達子廟，又有個吳稚暉在這年，在這廟裏寫一篇「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」，從前也是如此，已有過了兆兆兆次。以後依舊如此。還要有兆兆兆次。這算做滑稽，然不能不說他有些理致，（但恐那條膠帶，若也一樣要磨損，便恐走樣，倒是一個問題。一笑。）這個精神，應用於人生，便是樂天知命。適來夫子時也，適去夫子順也，吾與汝皆無盡也，而又何羨乎……一類的哲人高士詩翁都隱隱消息在這個玄中。

第四個譬況是「玻璃花球」，也得到持中的結果，所謂停滯，也屬內。這又有丙A及丙B。丙A是一個「便宜玻璃花球」。丙A以為真美善是有的，是要就現實而容易取得的。不變固不可。太變亦不是。（錢玄同先生常笑這類先生終帶些從前某冬烘不撤蓋食的八股調，所謂神明不可不通，神明亦不可太通。）這種精神，應用於人生，就是把石器時代的茹毛飲血穴居野處，看做文明不夠。把物質世界的飛機潛艇，瀛船火車，又看做文明太過。惟雞犬相聞，老死不

相往來，或扶犁荷鋤，載耕隴畝，芒鞋竹杖，相伴風月，或至奢泰，卽爐香鼎茗，犢車漁艇，得此至於宇宙末日，亦可算得至樂，算得清福。這是要把苟完苟美的現實狀況，定爲宇宙悠久的標準。把這個現實狀況，嵌在玻璃，固定不變，他也不問這個玻璃花球，到底工料如何，所以只好喚做便宜玻璃花球。

丙B是一個「精緻玻璃花球。」丙B以爲真美善是有的，是要想法而趕緊結賬的。隨宜泛變是紆曲了前途，不如直接的開起一筆清賬來。一變就變到頂點，一勞可以永逸。這種精神應用到人生，就是崇樓傑閣，玉階瑤柱，名曰天國。奇花美草，青獅白象，名曰仙境。入其中可以永樂，居其間可以長生，或信仰而得救，或薰脩而飛昇。終之失了變動的意志，止有息肩的欲望。果然如願以償，亦永遠的嵌在一個精緻玻璃花球之中，長此不變，幾與漆黑一團的毫不變動者無異。若說天國仙境亦尙有不斷的進步，乃便顯得天國仙境仍非頂點。所謂一勞永逸者何在呢？

於是可見宇宙本身的所以要變動，所以要綿延，便應有高興的義務。不如取甲的向前要

求，下着棋，不斷的進步爲好。乙的向後要求，反到漆黑一團，也太負氣。至於學內的持中，弄到做成活動影戲，做成玻璃花球，皆固定了，停滯了，變成死板板的，也就無味極了。

現在閒話插了許多，又要言歸正傳。所謂人生，便是用手用腦的一種動物，輪到「宇宙大劇場」的第億垓八京六兆五萬七千幕，正在那裏出臺演唱。請作如是觀，便叫做人生觀。這個大劇場，是我們自己建築的，只一齣兩手動物的文明新劇，是我們自己編演的。並不是敷衍什麼後臺老板，貪圖趁幾個工錢，乃是替自己盡着義務。倘若不賣力，不叫人「叫好」，反叫人「叫倒好」，也不過反對了自己的初願。因爲照這麼隨隨便便的敷衍，或者簡直跟踉跄跄的鬧笑話，不如早還守着漆黑的一團。何必輕易的變動，無聊的綿延，擔任演那兆兆兆幕，更提出新花樣，編這一幕的兩手動物呢？並且看客亦就是自己的衆兄弟們，他們也正自粉墨了登場。演得好不好，都沒有什麼外行可欺。用得着自己騙自己麼？並且賣錢的戲，止要幾個臺柱子，便敷衍過去。其餘跑龍套的，也便點綴點綴，止算做沒有罷了。這唱的是義務戲，自己要好看才唱的，誰便無端的自己扮做跑龍套的，辛苦的出臺，止算做沒有呢？並且真的戲，唱不來，下場了不再上場，就完了。這叫做

物質不滅，連帶着變動，連帶着綿延，永遠下了場，馬上又要登臺的呀。儘管輪到你唱，止是隨隨便便的敷衍，踉踉蹌蹌的鬧笑話，叫人搜你的根腳，說道：這到底是漆黑一團的子孫，終是那漆黑一團的性氣，不丟人麼？

我反復的先講這幾十句的老生常談，爲的是什麼呢？爲的是我說「人生」便是「兩手動物唱戲」，生怕有些道學先生同高明哲人聽了，犯了他們的尊嚴，失了他們的高尚，嫌我遊戲得太利害，未免不敬重人生。所以我在滑稽裏頭，表示出我的敬重人生，還要比他們迂腐。而且正正經經的板着一回面孔的分辨，照我的敬重人生，還比較透澈。我却並不以爲止有兩手動物的新劇，該當唱得認真。便是什麼木石戲，鹿豕戲，都該一樣的認真。我與讀者先生們，都不是個木石，都不是個鹿豕，止是個兩隻手的人，所以我們商量着這幕戲，我們應當也唱得精彩，如是的罷了。

兩手動物戲的劇評，雖多到不可究詰。我儘管把什麼諸子評論，哲學史，儒學案，名人傳記等，摘抄起幾萬紙來，登到太平洋雜誌第一千期也登不完，還一定是掛一漏萬。所以我索性不嫌疎漏，止把三句話表明頭等名角的態度。縱然粗看這三句話，好像拉雜，細講下去，也頗可以算做概

括。三句話是，凡是兩手動物戲裏的頭等名角，應當

有清風明月的嗜好，

有神工鬼斧的創作，

有覆天載地的仁愛，

現在這三句話，好像隨便在琉璃廠書畫鋪裏，把亂七八糟掛着的對子，抄上三句便算。但是第一句是詩翁相對贊成，第二句是美術家相對贊成，第三句是宋學先生相對贊成。自從物質文明破了產，現在我們中國新文化造出來的，便是詩翁，美術家，宋學先生最多。皆是精神文明的產物。因此我不能不先尊重這種新人格，為相對的承認。但既然承認了之後，不能不把這三句江湖尺牘調，再解剖了，剝了他們的皮，赤裸裸使他們的真相，用粗俗話交代明白。換三句粗俗話是怎麼呢？便是

喫飯，

生小孩，

招呼朋友。

這三句話未免太粗俗了。況且這三句粗俗話，同前面三句的江湖尺牘調，又有什麼密切的關係呢？且慢且慢，這是到了我這篇文字的中心點了。我這篇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，也可以說就爲這三句粗俗話，與那三句江湖尺牘調的關係，所以做的。我自然把那關係，在下面分段的詳細說明。但我現在却先要插說幾句閒話。我說，喫飯，生小孩，書本上便叫做飲食男女。再包括緊一點，也可以叫做食色。從前也有人大胆的說道食色性也。仔細一點的，分別着，叫他這是慾性。招呼朋友用什麼手續呢？最周到是要惻隱，辭讓，是非，羞惡，完全了，招呼才算盡心。這惻隱等四項，還標明便是仁義禮智四根大柱子。人有這四端，便像人有兩腿兩手的四體一樣。這是人皆有之的良心。亦即是人性本善的善性。與喫飯生小孩的慾性分別着，這個叫做理性。或者承認慾性是性，理性也是性，不過彼此加個形容詞是要的。這就是主張性是善惡混的。或者承認理性才是性，慾性是情。這就是主張性是純粹善的。或者承認慾性真是性，善都是人爲的僞做作。這就是主張性是純粹惡的。道學先生各自善其所謂善，惡其所謂惡，牢把善惡二字膠黏在胸中，所以性善性惡的官

司，打到現在也不會判決。但是無論那一種的道學先生，都是右理抑情，乃是不約而同。到了文學家、美術家、哲學家的眼光裏，大都右情抑理。以為情即是性，理智的確起於後天。故文學家、美術家、隱隱承認飲食男女含有至情，即是至性，如此，那講性惡的道學先生，着個惡字，便多事了。哲學家則謂惻隱辭讓是非羞惡，都是直覺的情，尚了理智便僞。如此，那是講性善的道學先生，以為四端出於理性，且認是非為智，也錯誤了。然而尚感情則精神文明將普及，尚理智則物質文明將修張。現在文學家、美術家、哲學家、與科學家，又正是各進訴狀，纏訟不休。恐怕這種精神物質的官司，也與性善性惡的交涉，到世界末日，不會結案。我們是一來沒有那種學問，二來是沒有那種工夫，能把古今中外的案卷都吊齊了，做個大裁判。我們隨便在此略略的提及，簡直狂妄點，要想把他們的頑意兒加個總批駁，算他們都是夢中的說夢。一方面老實說話，我們說的話，材料還是他們的。不過覺得他們朝三暮四的說着，說得不痛快。我們改個朝四暮三的說品，似乎稱了我們自己的心，像煞新鮮點罷了。

我們怎樣說呢？我說：（一）我們的老祖爺爺，那位漆黑一團先生，搖身一變，今天變，明天變。

變這樣變那樣。變的日子已經沒有法子數得清。變的東西亦是沒有法子數得完。內中有個我。我將占着號稱的一百年。那兆兆兆的一百年裏有一個一百年，不能沒有個我。非但是理論，竟成了事實。然我沒有飯喫，七天便死了，如何支持到一百年？所以趕緊給我飯喫。如此，各位聽清楚，喫飯便是存在一百年的我。（二）據說猴子變了人，已有三百萬年。我若向上些，竟說人變超人就在明年，自然是說得最體面。可惜說不響嘴，怕要打嘴巴，不如索性把細點，說是人的變超人，還有三百萬年。於是六百萬年便是人世界。那兆兆兆的六百萬年裏有一個六百萬年，不能沒有人。非但是理論，也成了事實。人是怎樣有呢？最便當，就是請人來自己創造。甲人創造乙人，乙人創造丙人，平均三十年創出一個。從甲人創造到我，已有三百萬年，我便是第三十萬次的一個。那三十萬次的老人，都已盡過創造義務，叫做生小孩。（或從國家起義，名曰造百姓。一笑）從我創造到超人，還有三十萬次。我是前三十萬次生出來的一個小孩。我又是後三十萬次，應該生小孩的一個人。如此，各位再聽清楚，生小孩便是存在六百萬年的人。（三）在一百年裏，宇宙也不是專門止要一個我。在六百萬年裏，宇宙又不是專門止要我來生小孩，或止要我生的小孩來生小孩。同一

百年裏，應要數不清的我。又要更數不清的「非人的」我。同六百萬年裏，數不清的我，都要生小孩。數不清的「非人的」我，也都要生小孩。倘若我竟不講理性，簡直只好有我，只好讓我生小孩，那就盤天際地，一物無有，止有「我他」與「我伊」及所生的小孩存在，無異反到漆黑一團，還那裏有什麼宇宙。如此，各位格外聽清楚，招呼朋友便是存在老祖爺爺——漆黑一團先生所愛變的宇宙。換言之，就是存在萬有。

如此，食的性，色的性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性，並沒有什麼善惡，無非漆黑一團先生變動綿延，要扮演萬有的作用罷了。

如此，清風明月賞玩之情，裸體美人創作之情，本着良知直覺，以無抵抗爲大同起點之情，並不是什麼神祕的精神生活，也無非漆黑一團先生變動綿延，要扮演萬有的作用罷了。

好了！我們柴積上，日黃中的稱說道妙，也止可至此而止。我們急急乎要把三句粗俗話，同三句江湖尺牘調的關係，所謂我這篇文章的中心點，來暢說一番。要頭緒清爽一點，可以竟把他分做三節。並且不客氣，不管他連不通，做出三個題目，叫做

(甲) 清風明月的喫飯人生觀，

(乙) 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觀，

(丙) 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觀。

(甲) 清風明月的喫飯人生觀

喫飯這件事，有時被人看做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所以我們也不必諱言，竟把喫飯列做人生觀的重要成分。有時又被人看做最鄙陋的一件事，到彼時我們也實在難為情，竟把喫飯要竄入人生觀的高尙問題裏討論。

例如東京大地震，有鉅萬災民沒有飯喫。世界各國都趕快送飯過去。那種風義，全世界什麼人都感動。這是證明喫飯確是人生觀裏的重要成分。

例如中華民國的八百羅漢，境况爲難的，實在也居大半。不靠南北奔馳，捧住那隻飯碗，簡直便有許多人，將憔悴失業，弄得室人交謫，有無窮的苦趣。與東京災民不相上下。而且東京災民是，

等災象過了，有從新復業，自行尋飯的希望。那些寄生蟲的羅漢，并另尋正當新飯碗的勇氣，完全被那雞肋式的議席，銷沉到零度以下。因為沒有什麼事業，再比這種可貧可富，可賤可貴的勾當，逍遙而容易。所以只剩了一個患得患失，不肯另圖別業。老實那種高等流氓，貪喫懶做，也少有人請教。故彼等的實在，可以算做終身落難的災民。縱使大選費呀，出席費呀，儘他受用，原有些可惡。至於僅僅發一點北京的打折歲費，受一點上海的客中津貼，存在存在他的裝飯臭皮囊，或兼恤他的妻子，也正與賑濟東京災民一樣。即使讓一步兩步說，也不好算有十分差別。然而大家對他那種喫飯，竟有種說不出話不出的鄙惡，全世界無論什麼人，沒有一個不搖頭。這又證明喫飯狠辱沒了人生觀。

又例如黎菩薩前年有句話，叫做「有飯大家喫。」在狗爭骨頭同軍閥喫人的狀況中，得到這句很像體面的談話，一時也確實感動着人心。又證明喫飯問題，雖夠不上說是人生觀裏的重要問題，畢竟還算得上一個問題。

又例如自從得了菩薩的暗示，不但佔據地盤的，偷竊高位的，公然自訴他的爲着飯碗，有所

不得已。餘如紳士專爲子弟謀差缺，學生專爲父母求文憑，更看做領了菩薩法旨，十分正當。現在也不必憑着理論，來討論我們的滿意不滿意。但憑事實，來看大家的贊成不贊成。那可說贊成的居少數，都以爲被喫飯害了。又證明喫飯問題，近乎在人生觀裏是應屏斥的問題。

這樣的忽是忽非，原悉數不能盡。引着兩個比較，也夠可把一切概括。儘管有如勸辦實業，叫多數人有飯喫，自是好事。然結局自己而團團作富家翁，使不大高明。又有如勤儉成家，叫子孫有飯喫，也不算大差。然結局造成許多無所事事的少爺，就畢竟錯誤。語如此類，皆可讓大家空閑了自己推想，不必我來多占篇幅。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，歸到實際，喫飯是，完全是人生觀裏的重要成分。喫飯本身，一毫不鄙陋，一毫無罪惡。

惟喫飯有個標準，我却沒有新鮮批評。止有老生常談。就是

(一)是喫飯要用自己的勢力換得才是。(到了大同世界，「各取所需」也要將「各盡所能」做交換。不過人人道德高尚，去了算賬式的交換形迹而已。)

(二)是我的喫飯，若把阻礙別人的喫飯得來，就不對了。(現在的羅漢與菩薩叫人民

愈窮，資本家叫別人歇業，少爺叫供養他的增多勞苦，皆阻礙人家喫飯。

(三)是化了勞力喫不到飯，還是不願意奪別人的飯來喫，也便算做難能可貴。

(四)是能夠想出許多飯來給人喫，自然最好。但反過來，奪了許多人的飯，給我親愛的去不勞而喫，那就更不對。

第一條喫飯要用自己勞力換來，其原理是：宇宙萬有，都從漆黑一團變出。維持各個體的存在，原無從再到宇宙以外去想法。止是采用此有，供給彼有。但其原則，應希望取於無用，以供有用。雖取於異類，亦難免因不能盡知，誤取有用者自給。然實出一時所不知，自可相恕。至對同類，既深信自己為有用，即應推知同類，皆為有用。不當互相供給。所以同類相殘，什麼東西都不肯幹。勞力即為生命的一部分。喫飯不用自己勞力，一定犧牲別人的勞力，供養自己，即犯第二條的阻礙別人喫飯。間接消耗人家一部分的生命，無異同類相殘。故第一條便是救濟第二條。但是儘管遵着軌道而行，仍不免於失敗，亦是宇宙變動中所不可避免的實事。因為萬有雖然自由出發，各自進行，並不受有割一強制之命令。所共同遵守之大法，惟不許有意為無故的相斫罷了。（以其願變

萬有，不願合併爲漆黑一團而知之。然惟其甚自由，故無意中之互相阻礙極多。宇宙永無至極的真美善，亦就因爲如此。所以個體盡了勞力，竟換不到喫飯，或喫亦不能飽，乃是道理上的尋常之事。到此勞力既盡，喫飯艱難之際，若定要強喫，亦必生有阻礙別人喫飯的影響。因此那第二條用第一條救濟了不夠，應當再用第三條救濟。說到第三條救濟法，喫飯問題遂忽變爲清風明月問題了。

喫飯罷，食罷，原不過維持個體存在的代名詞。個體存在的需要，類乎飯的狠多。譬如他喫白米飯，固然肥頭胖耳。但他看明月，飽領清風，亦神清氣爽。白米飯同清風明月，在生命上同一重要。因此把維持個體存在的需要列舉出來，當說營養需飲食，呼吸需空氣，肌膚軀體需光熱，需衣，需住，需色，耳需聲，鼻需嗅，心腦需愉快，（憂憤則頃刻可以隕命，終夜可以頓老。）概括說之，可曰生活問題。如詭其詞，不妨就說喫飯。僥倖止有衣食住，都要化勞力的高價，方能備物。至於半分鐘不可斷的空氣，一半天不可少的陽光，江上的清風，山間的明月，耳得之而爲聲，目遇之而成色，都能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。沒有玉米饅饅那麼矜貴。沒有高粱桿子的土屋那麼難得，於是悲憫的奇

人高尚的節士，曉得喫飯常有緩急，勞力有效，自然被紵衣、鼓琴、食不厭精、膾不厭細、「固有」之可也。倘勞力失效，則飯糗茹草，若將終身焉可也。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不改其樂亦可也。飲水，曲肱枕之亦可也。即井上有李，三咽然後耳有聞，目有見，亦無不可也。而且餓死勿做賊，儘將出於自然也。而又在平日，一味把取不盡，用不竭，頂便宜的江上清風，山間明月，貯做有客無酒，有酒無殺時的代用娛樂品。還把所謂盡善盡美的道德禮樂，怡悅心腦，連肉味竟可以不知。索性朝晨聞了道，就不喫晚飯，死了也不妨。把他包括說起來，便是凡人不可無高尚的存在，便叫做應有清風明月的嗜好。他的意思，就是營於口腹而豐於耳目，一樣也可以得到生命的舒適。我雖忘不了喫飯，却也極崇拜清風明月，故願意兩全了，成功一個清風明月的喫飯人生觀，其實說來說去，無非要當着化了勞力喫不到飯的時節，能做到還是不願意奪別人的飯來喫，圓滿了第三條，去幫着第一條救濟第二條，使第二條我的喫飯，不阻礙別人的喫飯，可以實行就是了。

但是這清風明月的喫飯人生觀，既為消極道德的極軌，為至難能的「持中」主義，斷無不表一百二十分的相對同情。可惜若把這個主義勉強一般人民，便是衣食未足，國人知榮辱，便是

救死不贖，叫人治禮義，便是不等富之，即便教之。春秋責備賢者，或者可以有效。撥亂世而反之正，亦或罔有一二模範人物，隻手可以擎天。然結果止小部分自盡其心，爲天地留正氣而已，無補於生民之塗炭者其常。所以大布之衣，大帛之冠，又必務材訓農通商惠工，立成器以爲天下利，方足以致小康，開太平。因爲消極之道德，乃個人之道德，非公共之道德。若因自己要持中，便納履踵決，出金石的歌聲，坐嘯於清風明月之中。其君子居於陋巷，致其小人皆羣陷豕牢。若還說君子愛人以德，贈之以困窮，無異贈之以高貴，也就滑稽太厲害了。當初漆黑一團，變動而爲萬有，綿延而亘無窮，時時傾向於真美善，難道整備如此的苟延殘喘，敷衍這持中的麼？所以反對物質文明，幾無異自己萎縮其精神，還有什麼精神文明可言。故分析人生觀之成分，清風明月一問題，喫飯又一問題，二者不可偏廢。况其人非卽黃州太守，誰能輕易到江上去領略清風，到山間去玩賞明月？清風吹向無褐之夫，明月照進空釜之室，悽慘則有之，而高曠何在呢？彼物質文明進步之邦，從工廠出門，卽入廣大花草的公園中披拂清風。執壺漿行市，卽在坦平列樹的大道上仰看明月。其君子避囂於江上與山間，其小人行歌於公園與大道，以視曳破膠皮車於泥塗中，啖窩窩頭於敗廟邊，

我等爲我同胞之設備，果盡心焉否耶？高談個人私德，拒人於千里之外，絕不顧全體公德，至此而知飽享不取值之清風明月，直卽自然界之扒手而已。（望之也重，故責之亦周，幸勿以爲忤也。）故喫飯的正軌，應該歸結到第四條。所謂能夠想出許多飯來喫，那方才使得衣食住略與清風明月等價，雖不能說到不盡不竭，亦足以多取多用。喫飯問題，便解決起來，容易多了。要想出許多飯來喫，不仰仗物質文明的科學，更有什麼方法呢？

況且因喫飯之故，對於人與人之同類，卽不必用科學去進取，但使人人能淡泊消極，亦確可敷衍解決。至對着供給我們喫飯材料的異類而言，却又有大問題發生。上面不是說宇宙萬有各自維持存在，止是采用此有，供給彼有麼？又不說但應取于無用，以供有用麼？爲呼吸，肌膚，耳目計，取於空氣，取於光熱，取于清風明月，都是不盡不竭的東西，別人用不了，就算無用亦可。取那種無用的空氣，光熱，清風明月，來供我有用的人，自然恰好。至於爲着口腹，以供營養，便不能不取牛羊雞豚，稻梁菜蔬。難道他們都是活着無用，惟我活着有用，所以取彼無用，供我有用麼？真是因其異類而多所不知，不免很錯誤了。故從淺顯的看，似乎宇宙止是一個相斫的世界，什麼競爭互助，

全說不上。所以佛做太子時，在郊外看耕田，見犁鋤把泥土翻了過來，便蚯蚓甲蟲一齊顯露。隨即鴉鳶三五的下來，把他們啄食了。太子感傷這種相殺，決意出家，把宇宙使他涅槃，仍反做漆黑一團，免得常演綿延的慘劇。然太子時代，科學還說不上，還止見其一，未見其二。若在現在批評，更覺得相殺的程度遠高。譬如一鳶啄食三五甲蟲，或飯莊佳客點食清炒蝦仁，這都是一個殺多個。但塵土飛揚，肺癆病蟲數萬入口，或飲水不潔，虎列拉菌成隊下腸，或三數週年，或三數小時，一個龐大個體，就此涅槃，這叫做多個殺一個。拿着此有，來供彼有，是無從另到宇宙外想法的緣故。倘不高興的向後要求派有如佛者，他不願意看這相斫世界，原也大有理由。但他要涅槃，涅槃不了，徒然造成許多待布施的乞丐，簡直無意中阻礙同類喫飯，好像是變相的同類相殘，也是他初意所不及料。然就着他的實行消極，有兩條辦法，雖助不了涅槃多少，却幫了我們高興進行的，也開着一些法門。我們不甘願漆黑一團，儘着高興地進行。所有維持萬有的存在，無非便在萬有中，拿着此有，供給彼有，這是無可諱言。但於無法中想出一條方法，叫做取着無用，以供有用。什麼叫做有用無用，沒有確實的標準好定，定了也沒法強制的執行，也是無可諱言。因為若是標準容易定出，

或執行可以強制，豈非絕對的真美善。便真正可以湧現麼？絕對的真美善，與真正的涅槃一樣，那裏有這麼一回事呢？所以確實的標準，也是永遠沒有。惟較有理由的標準，乃是隨時可定，隨時可改，終有一個盡着心的較好又較好可言。這便是誠能動物，爲了「美善」，竭力傾向於「真」，止管據其所知，盡心罷了。因此據我們，（是指柴積上日黃中的我們）盡心的立起幾個無用標準，便是

（一）是依我們現在的智識，沒法想得出他與我們有同樣的作用，及同樣的感覺，便權且妄認他爲無用。

（二）是尙未成熟，暫時分辨不出他同成熟的一樣，也便權且妄認他爲無用。

（三）是在這一物的自己，亦不知彼所願棄的成分，到底還是有用或沒用，也便權且妄認他爲無用。

（四）是這物已經公認爲無用，不管他到底確實否，也權且妄認爲無用。

第一條的，例如金石及草木：金石是至今被人看做專爲動植物的補充品，妄斷做無用。雖有

吳稚暉代毛廁裏石頭辨護，說他在理化試驗室裏，也會鬧戀愛自由，到底吳稚暉在另一問題上，又持之不墜。至於草木，從前綠滿窗前草不除的道學先生，也已經能夠贊他生機洋溢。所以吳稚暉在天文會講漆黑一團的宇宙觀，也慮及和尙留朋友喫素飯，田裏的青菜必聽見了同留着後拔的青菜泣別。南先生在晨報上做食棗小說，也說棗魂掉淚不答。但我現在閉着眼睛，忍心害理的瞎說，也就可以抄老文章，說「誕降嘉種」，青菜同棗子的作用，止是天爺爺仁愛我們，專爲我們而生。況且他們的泣別與掉淚，秋波生在何處，我們尙未發見。所以爲我你喫飯要緊，權且妄認他們爲無用，暫時我們也不會取訴。這就是我佛慈悲，主張素食的一個辦法，把他作爲正覺未圓滿時的暫局，我們也可把他作爲五光十色進行中的改良過程。但和尙到底不及博士，就是科學博士要想在金石中取出蛋白質，乃博士使將來能實行古代風流天子辟穀餌金石的仙方。可以免流青菜紅棗的幾缸眼淚。和尙畢竟還要敲着菜根，如此要想從佛學進一步，不就是科學麼？

第二條的，例如精蟲及卵子：死的孕蛋同精蟲，有顯微鏡片子及書本的插圖可看。活的雖殺着兔子之類，也能看到。我却同許多朋友看見了人的活精蟲。當着他們出了陽性的機體，約有半

分鐘，便將針頭撥一滴在玻璃片，止用一百倍的顯微鏡看着。早看見這針頭大的一滴原精，顯現了帶尾的蝌蚪蟲，不下二三百尾。在透明的玻璃世界內，彼此南行北行東行西行，比北京前門大街在熱鬧時的過客，還要繁忙。不過精巢裏尚無科學工藝，還沒有一個「不可徒行」的大夫在內，膠皮車汽車是都不會備。可憐忙了三分鐘，玻璃世界大約酸化，起了超過東京地震的大災，把二三百枚的曳尾客都變成一榻糊塗，一齊超入涅槃。剩着黏滴滴的鼻涕一團。這就是全部的精蟲宇宙史。所以叫精蟲是無用，老僧搖頭不敢答。但是一英方寸肺癆病的痰，可含癆病蟲二百兆尾。精蟲比癆病蟲大上多少倍，我因不攷性交博士，沒有查考。但曾在五百倍的顯微鏡裏，看同樣一滴的肺癆病蟲，也有二三百尾光景。（這是我的姨甥馬光斗君吐出的血痰，他不到一年便死在比利時了。一個很聰明的少年，因不相信食物潔淨等等，便做了多個喫一個的一個。）姑且瞎說算精蟲大上癆病蟲五倍。如此，每與「老妻敦倫」一次，洩漏半茶杯的原精，夠算五英方寸，也是二百兆尾。倘個個精蟲都要出世，止要某三爺同某三太太兩回團圓，就可以把全國四百兆百姓流放南北兩極，盡叫他的少爺來補充。那就總統選舉票，投四百兆張，也不必運動，全體通過。

了。可惜據說某三太太的孕蛋，每回止有一個，至多兩個或三個。所以某三爺每次化用的精蟲，倒有一百九十九兆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七枚，化給寬大頭身上了。不說笑話，這化給寬大頭身上的，一百九十九兆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七枚的精蟲，簡直可以算是無用廢物呀。倘然抽足了鴉片，又要應酬三妻四妾，又要胡同裏去偷偷摸摸，傷害了恒河沙數的未來小百姓，還有什麼李闖張獻忠，比得上他的兇惡呢？然我們那位漆黑一團的老祖爺爺，恐怕後面吳稚暉要做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觀，沒有資料，竟不肯把性慾絕了。今且按下不表。再說有人說過，一對蒼蠅倘然孳生三禮拜，一無天死，全地球便止能位置蒼蠅，更無別的飛潛動植的飯碗可剩。又如播穀一升，得稻三擔，倘三擔盡要入地傳種，也不上數年，地球上止能插稻，更不能並容種稻人插足。到了這裏，我們便由不得冒冒失失，暫時要自稱得着一個結論：就是漆黑一團先生真是周到，一是對宇宙萬有中的每一個，有預備着恆河沙數倍的時候補當選者，做個綿延（傳種）的計畫，機會較多，（他竟化幾百萬元，去買十萬額一元一張的彩票，把額票一齊買了，使什麼彩都能得到。可惜一張偏爲人買去，偏偏失却頭彩，所以也還有不斷的滅種。）不怕諸有的不綿延。二是把這用不

了的，便充別一個的存在資糧。三是本來不過預備着，原知道恆河沙數要遇着天然淘汰，於是宇宙萬有，各自有得剛剛恰好，便叫至真極美，最善，漆黑一團先生就要改名精緻玻璃花球了。可惜也做不到，所以誰應若干，還是辛苦的在那裏分配。自以爲分配常有進步，因此吹做進化。或笑着止有綿延，故定要改稱積疊。閒文我們不管。我們此處，止把他所謂候補選不到的，所謂本來充資糧的，所謂曉得要淘汰的，舉這些的精蟲子蛋，皆權且妄認爲無用。因此大米飯三碗一餐，沒人非議。紅棗兒十枚一吞，止算小事。并且雞蛋到眼，就是和尚也許流涎。所讀「混沌乾坤一氣包，也無皮骨也無毛，老僧送爾西天去，請你喉嚨裏邊跑。」到底比便壺裏偷燉豬蹄，罪惡輕些，歐陽竟無先生也必定點頭允許，稱是「方便法門」。但是除了少數的賀蘭進明（？）一流的齷齪怪物，有什麼嗜精癖之外，精蟲就不得充數雜糧。然而在從前南京考舉子的時代，有首傳誦的打油詩，叫做「何物秦淮有，妓樓試院通，廩增附監貢，屎尿血膿蟲」，然則狼籍秦淮河邊的精蟲，天然認爲無用，自有擔糞夫同屎尿一齊收拾去，充做肥料，間接使他化身在穀子棗子裏，供我們大嚼。而且每次性發，製造了二百兆，就是止許有一條放他跑進孕蛋，果真是一條一條無限制的叫他成人有

用，人數必然太多，也沒有許多白米紅棗鮮蛋，能供他受用。因此老僧雖偶爾思凡，也要強制了入定。竟叫他在卵巢裏暫增二百兆口，頃刻復滅絕在卵巢裏，這又是我佛慈悲，主張絕慾的辦法。他是用他實行涅槃，我們也可以借他限制過庶。我們倘然凡心未淨，偶爾放二百兆大國民逃出卵巢，他裏頭的最大多數，自然是自討苦喫，徒然去逐隊膿血，浮沈在秦淮河邊。就使有一二強梁頭目，公然闖進孕蛋，而花旗國又來了一位女菩薩，叫做珊格夫人，竟能用辣手連孕蛋拖進醋浸棉布裏，結果他的歷史，決不放他成功有用。但這位女菩薩雖學過些科學，還不算甚精。手術偶爾不良，仔細弄點悲劇出來。如此，要想絕慾絕得道地，避孕避得穩當，能夠不好好的去請教科學麼？（科學家在傳染病不會成功時，想出打針的預防法，也就是替代微生物避孕。並不是一味相斫科學功用之大如此。）

第三條的，例如牛乳羊毛：奶媽賣人乳，與膠皮車夫賣腿力，差不多一樣。人乳消耗，有肥肉湯可以充補。腿力消耗，有窩窩頭可以充補。因此料想大武太太供給我們些兒牛乳，也可以用乾草充補。在母牛自己看來，簡直可以算做無用，落得供我們的有用。我們兩個月不剪髮，自然嫌他太

長。三十二枚銅子的剪髮費，要省也不能。剪下的髮，再也沒有人用手巾包了回去。聽憑整容匠積多了，若干銅子一斤，買給莊戶去充肥料。這正像綿羊因為禦冬之計，長了一身長毛。一交夏令，正沒有方法脫却那重裘。我們却替他一齊剪了，令他一身輕快，免得學狗子的伸舌取涼。我們却舶來的嗶嘰大氅，從此得到。果否牛乳羊毛，自身亦有生命，那就敬謝不敏，不敢置答。幸虧目下也無人詰問。拔一毛而利天下，楊朱弗爲。那是古代剪刀難得，改剪爲拔，自然劇痛。若早說剪一毛而利天下，楊朱定也欣然。照此種的不必難爲牛羊，我們居然飲牛乳，穿嗶嘰，飽享文明之福。兩利爲利，什麼更有圓滿於此呢？惟狐貉之厚以居，割不方正不食，就慘厲厲的不堪設想了。便是食夫稻，我們在上面講過，算是廢物利用。至于衣夫錦，那就糟糕。一衣之錦，其來路至少要幾千條活蛹，宛轉在沸湯裏剝盡繭絲而死，所以佛祖爺也不贊成孔聖人衣錦尚絅，楊裘而行然而他的八寶莊嚴也還免不了繡緞寶披，蓋在象背，增出大羅天上威儀。卽我亦贊成到無政府時代，應該街上皆鋪紅緞毯子。而且我們不喜歡油盞，愛在電燈光下，討論玄學，則電線的絕緣，又不能無絲。消極辦法，惟有共換布衣，改點油燈，強火車個開到宋朝。倘要積極進行，周程張朱的格物，他們都不是尋一

物來格，叫做格不到區區之蠶。這件小事，竟也同蠶在湯裏，叫做殭了。幸虧二十世紀的科學家，他把藥水瓶橫和豎和，倒在破繭爛衣之中，居然在法蘭西的里昂城裏，繅得上好的細絲。於是有了辦法，蠶在作繭以後，聽憑他在繭裏成蛾。他咬破繭頭飛去。我們拾他的破繭，抽得好絲。電線，緞毯，緞披，合着最美之錦，可以無一不備。雖現在一面藥水已經在那裏救世。一面仍舊整千萬擔的活繭，在那裏湯煮火炙。這止是我們還怕麻煩，貪圖省事，不願傷天害理罷了。却已不是我們沒有辦法。有了辦法，自然將來蠶國裏的浩劫，可以避免。將來恆河沙數的蠶公公，蠶婆婆，都應到科學廟裏去磕頭謝神。我想我們暫時承認牛乳羊毛破繭，於牛於羊於蠶，爲最是無用，他的不關痛癢，幾同金石一般。但做起我們衣食的供給來，又最是得力。我們倘要看不見相斫世界，我們如何不在科學上努力，把研究科學，看做宇宙間第一義務呢？

第四條的，例如死體遺蛻：這個但拿我們人來一說，不必多贅。人死七日不殮，便蛆出于戶。足見第一把我們的廢物，先可做蛆的美餐，真是惠而不費。照例不給爲蛆糧，亦可得油若干，提鹽若干，骨灰充肥料若干，我亦何爲而不許？而且縱使竟費材木，並炭土石，建築了山陵，亦不過早晚之

間，畢竟是蟲蟻之點心。倘投牒閻羅王，訟將來的蟲蟻爲相斫閻羅王必擲狀地下，命牛頭馬面扶出。所以這個死體遺蛻，當然確可承認爲無用之物。但此種品物，什八九皆有礙衛生，不合我們供給。除是科學家能消毒利用，則鉅額之廢物甚可惜矣。所以也是念念不忘了科學。

至此而我清風明月的喫飯人生觀，略已說明。我們再來生不孩，造百性。

(乙) 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觀

把生小孩子，着個神工鬼斧四字，這個題目，就使不算七扯八扭，無理得可笑；便被冬烘先生看做生小孩是名詞，加上神工鬼斧的形容詞，也就無賴得可以。他定然大喫一驚，預料這神工鬼斧般，生出來的小孩，決非區區徐樹錚，或吳佩孚，也不像止是楚霸王同拿破崙。至少定是托塔天王或是齊天大聖。這真被他猜得糟了。然冬烘先生的天人化，猶可說也。最怕是被新文化少年去看做神祕化，以爲生小孩確有神工鬼斧的奇妙，那就更糟。這就不可不在未入正文之先，百忙中插說幾句。

生小孩的一件事，決連不上什麼神工鬼斧。生小孩是止是宇宙變動的綿延。狹言之，又止是宇宙萬有各個自己的綿延。例如人爸爸人媽媽，生個人小孩，便是人在六百萬年，中綿延六十萬次，如是而已。宇宙萬有各個的綿延，並不用絕對相同的一種方式。假如下等動物，陰陽便寄於一體，並不需有「他」又有「伊」。我想陰陽具於一體，難免容易纏綿，容易醱化。銷耗過頻，母體亦就容易涅槃。我們爲慎重生命起見，漸漸各自把陰陽兩性，隨宜排除，滅殺其醱化。或偏排陰性者，至於陰性由不發達而淪滅。偏排陽性者，陽性亦積久漸失。於是甲偏存陰性，乙則偏存陽性，及纏綿洋溢，有需於醱化，必得兩物相遇，方可實行。其實恰可救濟早衰，得生命之向上。此當爲動物進化的最鉅一階級。質言之，恰如照相顯影藥水，甲貯一瓶，乙貯一瓶，可經久不敗。臨時配合，功用以顯，而轉瞬亦遂變性，以至於無用。設平時亦甲乙共和一瓶，便無法持久。所以「他」也者，不過甲瓶貯精蟲者也。「伊」也者，不過乙瓶貯孕蛋者也。他伊交接也者，不過精蟲想合着孕蛋，綿延一小宇宙者也。故生小孩也者，並不需有神工鬼斧，絕無奇妙可言者也。其以奇妙稱者，有最爲臭肉麻之綺語，若曰「夫婦之愛，乃不可思議特別之愛，是直愛之至也。」是真醜之至矣。（一笑）其實止因

精蟲起了綱繆，要尋找孕蛋來醱化。孕蛋也起了綱繆，要尋找精蟲來醱化。一如飢之擇食，寒之擇衣，皆一種需要時的反應作用。與久病後思父母昔年之保抱，困迫時思良友充分之救濟，其因所衝動，而起所反應，完全無不同。此時愛情對此，暫不加重於床頭人者，因其時精蟲孕蛋皆不起作用，而痛癢及危急，非卿卿我我所能體貼入微及有力援手之故也。然疾痛困迫其暫，富即想易妻，飽煖即想淫慾其常。兩性常易綱繆，又爲人類所特別，於是知好色則慕少艾，有妻子則慕妻子，似乎兩性之愛，一若甚深不可思議，決非他愛所能並矣。豈知全是生理作用，並無絲毫微妙。倘於此有人，以爲「男女出於性慾，可以相對承認。因老爺上胡同裏走走，姨太太向遊藝園淌淌，原說不上愛，至於高尚之夫婦，同死之情人，亦謂止有性慾，未免侮辱人生。」我則對曰，堅決的說到男女之愛，純粹止有性慾，可不問其爲胡同裏之老爺，爲遊藝園之姨太太，爲高尚之夫婦，爲同死之情人。高尚之夫婦，乃是他愛來制限性慾之愛，故得高尚。高尚其因，而夫婦其果。否則亦赤裸一對狗男女而已。決非夫婦其因，而高尚其果也。同死之情人，乃性慾橫決，被抑而發狂，所以同死。是性慾之愛，不肯受一毫制限之結果。所謂一對痴男女而已。我之如是批評，未含一毫稱揚而侮辱，乃

恰如其同死之目的而止。但上文置答兩事，皆引而未申，易起隨便之反對。故止能多費筆墨，再分條詳細一說，以罄吾之所見。

一就高尚之夫婦言：世間性慾甚淡之高尚夫婦，愛情甚濃郁者，多至不可勝計，此事實之不可誣也。吾應曰唯。在此我要插了不倫不類的議論，才能講到本題。

當漆黑一團之際，自然先有意志，才起變動。如此無外之大，無內之小的宇宙，包羅無量數之萬有，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。若說何不設一預定之計畫而動，我可以說至今也不會計畫得好，無論當初。自然先是瞎撞。膽大妄為，全要仗着情感。故意志立而情感隨生，必為原始時候的真相。任情而行，遭遇阻礙，遂由思維而生理智。由理智再增意志，從而再增情感，從而再增理智，如環無端，變動而已，綿延不可劃分。起二百兆條精蟲，去撞一孕蛋，或儘一孕蛋，去撞二百兆條內到底能滿意否的一條精蟲，其瞎撞之程度，自然過高。而情感之盛，自然可驚。一撞不已，盲目再撞，亦自然不肯自己限制。漆黑一團的能變為萬有，且永遠綿延，永遠瞎撞，全同精蟲孕蛋的性恪一樣。

但情感由你去盛，而製造精蟲孕蛋的原料，却自有限制。製造原料不足時，精蟲孕蛋為暫停

網縊。停止網縊。或發生網縊。其時間的久暫。及間歇的疎密。大約都看原料供給的來源。及醱化時消耗的狀況。爲各物之不同。所以他種動物。皆每年止有一定的網縊期。惟人則常年隨時能起網縊。故我上文說。兩性常相網縊。又爲人類所特別。推原所以致此之故。照我瞎說。一定他的重要原因。其一必爲原料的供給較豐。其二必爲醱化的消耗較富。（恰恰合度。不浪費也。）又推原消耗較富的一端而言。必是由於人的神經系發達。理智較爲細密之故。疎漏點說說。在單純男女的情感中。又加多了節蓄生命的理智。因節蓄則供給富。故網縊可頻。因網縊頻。將消耗多。故節適更密。因需要而循環促進。爲宇宙惟一方法。

由此轉入夫婦正文。不難說明其高尚。高尚者。一是他們的精蟲孕蛋。不肯盲目多撞而無限制也。二是因性慾節蓄。而以夫婦名義之道義。以準乎朋友之聲氣與術方。相與補充也。二者加入男女。遂得夫婦之真。現在男女未到廢婚姻程度。故需夫婦之名。需其名。而又行其真。恰合時宜。斯推爲高尚矣。究復有性慾媒介其間。因節蓄而不卽不離。自然趣味更永。粗率認爲夫婦之愛。特別微妙。乃不加深察的錯誤罷了。我什麼要揭去微妙等籠統名詞呢。因爲籠統說個微妙。等到夾入

性慾，往往恃有籠統之微妙，不復能制限極熾之情感，便要弄出甚大的錯誤。赤裸裸止刺着男女，不感其爲夫婦。失夫婦之真，在少數亦或恰能起入無政府世界，其多數定不免於胡同式的對待。

Love 一詞，畢竟帶有義務性質一半。單用（愛）字透譯，原已適當。惟華字獨用，往往含義兩歧。愛國愛人一愛也，愛嫖愛賭又一愛。所以必幫貼一字，意義才能比較固定。現在往往幫上一「戀」字。戀乃未免多帶着權利性質。愛上加戀，恰恰好像固定在愛嫖愛賭方面。戀與慕正同。知好色則慕少艾，有妻子則慕妻子。（雖定妻之名，義不過作一已慕到之少艾。）觀這兩個慕，即戀愛之確解。赤裸裸止是男女，未盡合於夫婦之真正。孟子於此有微詞，以下文慕君與熱中連說，可以見之。惟對了父母，能用權利之熾情，移作義務之永愛，過頭一點，因爲尙孝，故慕父母可以遷就贊同。換句話說，孔夫子贊成好德如好色，其意亦相似。非慕少艾之慕，因慕父母而妥當，亦非好色之好，因好德而高明也。故名 Love 爲戀愛，用之於情人較當，用之於老婆則較失當。還是用「情愛」透譯，目前常說的夫婦當以戀愛結合，不如改做夫婦當以情愛結合，毛病較少一點。試粗直的把兩語各做一問答，便可分出差別。如甲方曰我不愛你了，你另走道路能，倘契約是以戀愛結合，乙

方止可問曰：你竟不戀我了麼？自然應曰：我不戀你了。乃理直氣壯，叫做失戀便算。倘契約以情愛結合，乙方可問曰：你竟無情於我麼？就不好應曰：我無情於你了。因無情不大理直氣壯，不能以無情便算。雖毫釐之差，而有千里之別。夫婦果以單純的戀愛結合，恐去高尙將遠。

若全世界之男，及全世界之女，皆用情愛，男女本可雜交，用不着夫婦名義。夫婦者，爲男女尙落戀愛時代，故不得已殘存。今反說夫婦當以戀愛結合，剩着赤裸裸的男女，僅有胡同式之交關，豈不大誤？情愛者，用理智限制情感。大同之世，乃一雜交之世。挾貴挾富，固無其事。卽挾賢挾美，亦在所陋。性交之事，直與兩個朋友會談相等。因需要談話，便聚而談話，談竟各散。不因有談話之遇合，遂衣食，居處，子女，互相牽累。於是不正之性交需要，亦無從彼此相強。今夫婦因性交而有衣食，居處，子女等之共同。牽係多端，性交復多起於需要之不正，乃僅以戀愛，輕易結合，輕易解約，真所謂談何容易。

廢婚姻，男女雜交，乃人類必有之一境。然必在子女公共養育，私產廢止之時。又有一大難事，非科學更向上，不能解決。卽雜交以後，如何而血統不亂，可使人類更爲優種是也。同姓爲婚，

其生不繁，即前乎今日一萬年之野蠻，亦已知之。因血屬相交，所以子女往往盲目殘缺，乃科學所證明。人類的最高道德，即在改良進種。由人而變超人，其機鍵在此。血屬之分辨，用人類之標誌，不如用天然之生理。必待科學一步一步的增進，辨明人類內部有如何的差異，即顯現於外部，為狀貌之如何分別。男女彼此一望便知，有如今日之辨別諸姑伯姊，血屬相同，或肺癆麻瘋，不可嚮邇。皆不待誥誡，自不起性慾。并精細的辨知甲乙交合，雖配偶適宜，然無良於種，而有損於身，皆自惕然冰冷，不待另加檢制。如是則雜交自行。雜交既行，無家室之私，則節孕益周。過庶之患，亦由此而救。世乃可以大同。大同之效，惟課之於科學而能實現。

二就同死之情人言：精蟲孕蛋因絀繼而欲醱化，以圖廝併，冀造其小宇宙，常常至為熱烈。故無論夫婦情人，凡為性慾之情感所用，即有搏起兩塊泥，造成一個我，造成一個你，再把并合了，再造一個我，再造一個你，你中便有我，我中便有你之概。故當佳晨月夕，感事傷往，往往相互擁摟，恐百年終有差池離散之苦。欲如泥之搏而為一，又不可得，故覺同衾復得同穴，差可相代。不如早遂同穴之願，庶幾訢合無間，可以早些成就。所以無端涕泗交頤，願即相抱倏逝，一若至快。這種不識

羞的肉麻醜態，雖彼此相笑，然閨房之內有甚於畫眉時，誰亦不免。因此神工鬼斧的大文豪，亦遂借此至情，造其至文。有人譏議，必吐之爲愴矣。其實我來拆破板壁說亮話，無非精蟲孕蛋欲廝併混合之度至張，因此感得他們貯藏的兩個瓶子，亦想廝併混合，如是而已。夫婦則同穴之希望大，故能忍而有待，不以致急進。情人則有種種阻難，雖散在不可把握之間，於是斷然同死，了此不可說之苦趣，遂其說不盡之感戀，也不問到底有他們所想的一回事麼？他們也不願問。吾故以不狂爲狂，正正經經諛之曰痴男女。

終之男女罷，夫婦罷，情人罷，雜交罷，都是生小孩惹出來的枝葉。因生小孩而有精蟲孕蛋，因精蟲孕蛋而有強烈的細縷情感。因強烈的細縷情感而有奇妙微妙等之批評。因奇妙微妙等之批評而有戀愛男女，高尚夫婦，同死情人，科學雜交等之主張。於是神工鬼斧的文學，藝術，及諸多美術品之創作，不但新式文學美術家之解剖，兩性實爲骨幹。即老頑固亦言詩首關雎，易紀乾坤，看得精蟲孕蛋，終是不可思議之大神。實在我來澆上冷水一杓，生小孩的本身，止是一件應當科學化的小事情。原先我們那位漆黑一團老祖爺倘進過了一個甲種科學學校，然後再造宇宙，也

便不至於分配萬有，如此雜亂。預備補充，如此過剩。豈有造一個小孩，要耗費二百兆精蟲。造了一次造成，或造了數十百次儘造不成。浪費也未免太多。并且反引他呀伊呀，芬芳濃郁，甜蜜得要死。迷離愉快，神奇得要死。生離死別，辛酸得要死。神工鬼斧的創作，揣摩得要死。這漆黑的老頭兒，真是惡作劇。照我辦法，若早有科學的精密計算，網縷也不必如許之頻。網縷出來的精蟲少爺，孕蛋姑娘，也不必如許之多。把他們分裝在「他」的瓶及「伊」的瓶，自是好法。但亦當用錢先生所誦的不撒糞食八股調，訓之曰：「你們戀愛，不可不戀愛，亦不可太戀愛。」而且生小孩也不是個個負有義務。如此不必節孕，也就分配恰好，不愁過庶。這就叫做科學的戀愛。豈知這種科學戀愛，不但梁卓如先生早就嘲笑，并且冰冰冷的，簡直精蟲也睡覺，孕蛋也負氣，不客氣拒絕做工。各位試想，北大第三院開救國會，忽有一位少年，對衆把光亮的小刀一閃，指頭割破，寫起救國兩字。旁觀皆咋舌擊掌。明晨報紙大書特書。區區半小杯血，就沒有第二個人再肯犧牲。一次性交的原精，過於半小杯，消耗過於熱血。倘無盲目的過剩精蟲，大家各要尋着孕蛋，爭一飯碗之故，熱烈驅他下水，誰肯化半杯原精，替國家造百姓麼？儘管報紙一樣大書，也不勸了。所以袁子才晚年得子阿遲，

有些老而無子的健羨着，寫信請求方法。他回信說，「你們學狗。」（在他的尺牘中）亦竭力形容性交之先，若先在祖宗神主前點起香蠟，請祖宗幫同祈請閻王，俾今夜鄭重敦倫，必一索得男。於是上床道，娘子，卑人無禮了，院君答道，相公請便，這種科學式的有條有理，卑劣的精蟲蛋孕會興奮嗎？於是知道「你們學狗」四字，真是才子神工鬼斧，鏤心嘔血想出來的神祕浪漫派的寫實作品，真不愧是前清一個文豪。自從蔡子民先生欲以美學代宗教，國人得了這個暗示，年來文學的創作品，藝術的創作品，都用神工鬼斧的手段，叫空氣中，造成濃烈的高尙感情，使枯寂無味貧弱的中國，有活潑生氣，得引出無上真愛，瀰滿全球，可造永遠和平。偉哉今日神工鬼斧的創作，仁哉今日神工鬼斧的創作，高明哉今日神工鬼斧的創作，而兩性骨幹的原則，洋溢於新文學之篇章，及新藝術之出品。就是國故先生，亦東南學府，京津文壇，弦誦關雎，闡揚乾坤，協助進行。懿歟休哉，新詩賦，洋八股，軼明清而駕唐宋矣。惟愛情之定則，戀愛之原理，不能不使乘神工鬼斧之潮流，倒灌逆捲而來，終奪美感之席，盛開醜化之門。學狗之徒，又復公然打油詩篇，評花文章，助麻將烏煙，在胡同公園作一般之普及。新文化歟，舊國粹歟，老江湖歟，膠黏在一片，還我戊戌前「說空話」。

之舊物，乃現象所不能諱也。此坐先以生小孩爲神祕，搖身一變而爲愛情。搖身再變而爲美學兩性化。搖身再變而爲神工鬼斧之創作，使精蟲孕蛋，居改造世界之中心。然則造宇宙的原始，亦不過拿神工鬼斧，做一過程。意志生情感，情感起理智，理智定意志，循環爲聯合，不會有中心。生小孩之精蟲孕蛋相盲撞，自是情感之表現。但分貯兩瓶等之作用，又理智之表現。故不必但有愛情之戀愛，儘可尙有科學之戀愛。且神工鬼斧之手段，合以生小孩之始願，我們漆黑老祖，已以神工鬼斧，造成星辰日月飛潛動植的奇觀了。我們亦何不可以神工鬼斧，造成銑質鑪以太線，開火星航路，結月球探隊，幫他老人家，生些機械性的小孩，助着萬有的熱鬧呢？你若說地球有時而毀滅，即造成了火星航路，必有如橫濱爲斷港。即結成了月球探隊，必有如東京爲絕地。我應曰，此言是也。然你的令郎幾十年後反正要入木，你現在造之之勇，何爲竟興奮如此乎？萬物方成方毀，如芻狗然，陳即撤去。下棋式之宇宙解，生小孩式之人生觀，方覺意味無窮。此即我的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觀是也。

歐陽竟無先生作生公之說法，說到宇宙及人生之幻，尙要拿夢來譬況。殊不知科學家並

不必做夢，已斷定無物常存，無物質有，然他呀，的確執了一個物質。我亦不必做夢，可堅言無物常存，無物質有，然我呀，也的確執了一個漆黑一團。歐陽先生辛苦的做着夢，才勸人知道一切皆妄，萬不可執，然他呀，也竟的確執了一個真如，又添上一個正覺。大家所爭，止在半斤之與八兩。王恩洋先生六根未淨，婆心甚熾。忽妄執了一個現在時世衰敗，要把真如正覺來救濟。我雖一面有個大惑不解，蓋因真如正覺，乃教人涅槃。衰敗比着隆盛，去涅槃較近，正是漸入佳境，何以反要救濟？又佛法無邊，何以但救衰敗，不救隆盛？將救衰敗之世，使進於隆盛乎，何以佛之出世，能助人入世？此皆愚惑不解者也。然王先生竟開方便之門，暫認衰世非妄，如此，正可予我方便，進與一商。充認衰世之本意，實即承認萬有雖妄，止有物質，止有漆黑一團，止有真如正覺，然當前衰世，姑可並予妄在。捨身入夢，救使隆盛。然後再把隆盛之世涅槃，使歸正覺。正與我說現在佛法廢話，姑可暫予妄在。執筆做夢，救使入世。使主張科學，燒却亡國滅種之佛經，造成物質文明。然後再把物質文明毀滅，共返正覺式的漆黑一團。彼我固同一主張。若笑造物質文明是妄，則造隆盛之世同妄。又是半斤八兩之爭。我當結以諧語，使彼此同發一笑。吾十四歲時在蘇

州玄妙觀聽「小熱昏」唱瞎話，他說：「先生喫飯像真珠，喫子下來就變屎，胡勿喫子屎？」這幫昏都比我們澈底。飯便是隆盛之世，及物質文明。展才是正覺，及漆黑一團。我們若愛正覺及漆黑一團，正應喫屎。喫飯乃是喫妄。但小熱昏自己也止是嚼蛆罷了，也不肯喫屎。小熱昏罷，吳稚暉罷，王先生罷，歐陽先生罷，皆止管喫飯。有時還偶爾要上禪悅齋呀，六味齋呀，喫至好之飯。因此看來，我們本此精神，止管造隆盛之世，止管造物質文明，也不算太愚。物質文明的破產，還是遠哩，好比現在正是燒飯，出恭還要到夜分哪。（這一段很像着謗佛，因為在「生小孩人生觀」的文章後，微微觸犯着不肯生小孩的出家人，也是順了口收不住，得罪的很。）

上面兩個人生觀，都是所謂人欲橫流的人生觀。豈知說穿了，也不見得同道德有多少的衝突。現在且把天理流行的人生觀，叫做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觀者，再拉雜來說說，安慰了別人的精神文明，貢獻了理想的物質文明，於是便把一個新信仰，從而結束。

（丙）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觀

這個柴積上日黃中的信口胡扯，居然延長了一年。從中華民國十二年在北京日黃中講動了頭，夏日炎炎便輟講，秋風凜凜又輟講，直到民國十三年開始，又坐在上海的日黃中瞎講起來。且莫講什麼叫做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觀，我們來把去年十二月胡適之先生在商科大學講的「哲學與人生」開頭有幾句話，先引了出來，做一個小開篇。因為他那幾句話，恰與我這篇東西裏的「丙」段，大有關係，他說：

「吳某人就在太平洋雜誌上發表一篇他的一個宇宙觀，其中下了一個人生的定義。他說，人是哺乳動物中的二手二足用腦的動物。人生即是這種動物所演的戲劇。這種動物在演時就有人生，停演時就沒人生，所謂人生觀，就是演時對於所演之態度。譬如有的喜唱大面，有的喜唱花面，有的喜唱老生，有的喜唱小生，有的喜搖旗吶喊，凡此種種，兩脚兩手在演戲的態度，就是人生觀。」

他帶引帶補的，把我的意思說明了，他又說：

「不過單是登臺演劇，紅進綠出，有何意義？想到這層，就發生哲學的問題了。」

他這種提醒，一面使人注意他要講的哲學；一面還叫人把我在太平洋四卷三號說過人是演劇動物後，附帶着一段，也要參考。那一段雖然已經寫在本文的前面，但與「丙」段有尤密切的關係，故把他複寫在下面：

「所謂人生，便是用手用腦的一種動物，輪到宇宙大劇場的第億垓八京六兆五萬七千幕，正在那裏出臺演唱。請作如是觀，便叫做人生觀。這個大劇場，是我們自己建築的。只一齣兩手動物的文明新劇，是我們自己編演的。並不是敷衍什麼後臺老板，貪圖趁幾個工錢。乃是替自己盡着義務。倘若不賣力，（今按，便是胡先生所謂單是紅進綠出。）不叫人叫好，反叫人叫倒好，也不過反對自己的初願。因為照這麼隨隨便便的敷衍，或者簡直踉踉跄跄的鬧笑話，不如早還守着漆黑的一團；何必輕易變動，無聊的綿延，擔任演那兆兆兆幕，更提出新花樣，編這一幕的兩手動物呢？（今按，這就是胡先生所謂有何意義。）并且看客亦就是自己的衆兄弟們，他們也正自粉墨了登場。演得好不好，都沒有什麼外行可欺。用得着自己騙自己麼？并且賣錢的戲，止要幾個臺柱子，便敷衍過去。其餘跑龍套的，也使點綴點綴，止算做沒有罷了。這唱

的是義務戲，自己要好看才唱的，誰使無端的自己扮做跑龍套的，辛苦的出臺，止算做沒有呢？并且真的戲唱不來，下場了不再上場，就完了。這是叫做物質不滅，連帶着變動，連帶着綿延，永遠下了場，馬上又要登臺的呀。」

這些話，我就是盼望既有了人生，便要講些哲學，把演唱的脚本，要做得好好的，然後不枉一場。反正哲學是有胡先生同諸位大哲學家向我們慢慢講。我們且把我們三齣小戲，問一問撒了爛污沒有？第一齣喫飯戲，唱到了清風明月。第二齣生小孩子戲，使出了神工鬼斧。這兩幕，還算鬼混得有勁。現在要看招呼朋友，如何叫他覆天載地：

慢來，又要打斷話頭，請問什麼叫做招呼朋友？孟夫子所謂「宮室之美」便是你的喫飯之一端。所謂「妻妾之奉」便是你的生小孩的全部。宮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現在一班軍閥豬仔政客學蠱，電報同宣言上，所謂身死而不受者，到了關頭，便居然「爲之」了。你請他們跑進清風明月，不要在那裏亂使神工鬼斧，那也有理。然招呼朋友，難道又是孟老爹說的「所識窮乏者得我」麼？我笑道，一定不是，一定不是。我所謂喫飯，便不一定是宮室之美。所謂生小孩，更不是妻妾之奉，何況

妾之奉。那我所謂招呼朋友，自然一定不是所識窮乏者得我。況且喫飯同生小孩，是人欲橫流的人生觀，還不許宮室之美，妾之奉去專有，那豈有招呼朋友是天理流行的人生觀，可把所識窮乏者得我去冒充呢？我們既經講到這個旁文，還索性讓我來多說幾句不相干話，然後再入正文。我說，普通人的見解，以為世人的作惡，弄得人不成國，國不成國，社會不成社會，都是歎羨宮室之美，妾之奉的人太多。至於所識窮乏者得我，止得一點小毛病，并且以為未必人人把所識窮乏者得我，看做同宮室之美，妾之奉一樣。哈哈，用我個人的觀察，這幾幾乎是一個普通謬誤。孟老爹自是一個有經驗的聰明朋友，他把所識窮乏者得我列在第三項，安知不是有注重在結末一項的意味呢？我到了民國元年，住在北京有大半年，集了許多感觸，方悟得世上作惡的人，頗有宮室之美，妾之奉，可以相對不受的；獨有所識窮乏者得我，竟少有幾個人，不嗜之如命。弄到人不像人，國不像國，社會不像社會，幾幾乎全是這所識窮乏者得我在那裏作怪。內中的一大半，不消說是借這所識窮乏者得我，來廣植黨羽，做一個獵取宮室更美，妾更廣奉的手段。然而也竟有一小半，純粹為着所識窮乏者得我，從而戀棧，從而倒亂，從而出身犯難，從而亡國喪家。這種腐靡的

謾言，止要每個人閉了眼睛，把世人同自己一一細想，便好像繪在面前。倘這種毛病，人人能改去三分，便天下自然太平。用不着什麼精神生活，孔顏樂趣，將高價人參去滋補，然後強盜軍閥，飯桶官僚，豬仔議員的世界，才會改善。所以那所識窮乏者得我，真是招呼朋友招出來的禍害。可見天理流行，不是絕無毛病；正與人欲橫流，也不見得絕無是處一樣。情感是終要把理智洗鍊過了，才許自由的呀。

寫到這裏，我的朋友陸煒士先生來說，「論語上的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，真是愈讀愈有意味，恰可以當得你的招呼朋友的人生觀，也幾幾乎是覆天載地哩呀。」我想，能夠如此，還有什麼話說呢？但是，我在柴積上日黃中說的招呼朋友的朋友，乃合着人類非人類，統統在內。單就了人類講，既有年紀大似我的老者，又有年相若的朋友，又有比我年輕的少者，換言之，就說是包括了全人類。所謂安呀，信呀，懷呀，便是招呼的各種方法。招呼全人類的朋友，都有方法招呼他，不能不說孔老先生的周到。然我講招呼朋友，到底就如法泡製麼，那就要說孔爺爺是聖人，我們是鄉下老，如法泡製，「則吾豈敢？」還有他對了少者，板起面孔，用個懷字，那種當仁不讓，也是聖

人時代，給聖人的權利，我們怎敢僭享？（懷字若用撫育來解說，原也可省卻批評；可惜兩部皇帝的官書，一是何先生說，懷歸也，邢先生又說，少者歸己，施之以恩惠也；一是朱先生說，少者懷之以恩，便加了不少色采，應當斟酌。）在我們的希望，止是老者招呼之，朋友招呼之，少者招呼之。對於「是人類」合着全體，終要想法招呼之；對於「非人類」統了一切，又要想法招呼之。招呼得周到不周到，十分難說；招呼得盡心不盡心，一定要問。那就在我們招呼之列，也在我們招呼之列，便叫做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觀。覆天載地四個字，是科學的，是樸實的寫實，並不是玄學的，是海闊天空的吹牛。不是像什麼「精神生活，孔顏樂趣」一類麻醉性的詞頭，可以諛得自己來心安理得，也諛得人家去靈機活動，止是糊塗結賬。

我以外便是朋友，朋友乃是非我的別號。我的招呼我，大部分已經把喫飯生小孩，所謂食色之性者，刻刻把自己招呼了。然招呼自己，任着食色的慾性，讓感情率領了，一味的混鬧，還恐給食積傷害了，給色情夭折了，也要請個惻隱羞惡辭讓的理性，做一個理智的算賬工夫，把我滿招呼才是。何況非我？「非我」的食色，我都容易地痛癢不相關，而且容易地為着我的喫飯，把非我餓

了；爲着我的生小孩，把非我滅了。因此，只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理性，即是招呼非我的惟一工具。

有人說，哈哈，你上了當了。你說只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理性，即是招呼朋友的惟一工具，卻被反對科學的玄學鬼擒住你的破綻了。既這種孟老爹發明的四端，可作招呼朋友的惟一工具，你說四端是理性，他們卻是玄學鬼，素稱玄學是沒有論理可言的。「理性」也罷，「天理流行」也罷，凡詞頭較麻醉，可以裝點他們門面的，他們終可以姑且相對含糊承認。——但他們是有自由意志的。一到了他們要發籠統脾氣時候，他們定說「理」是錯了。雖頗有他們的徒子法孫，隨便講說，也有「發展理智，征服物質」等的話頭，這是他們的外道，工夫還未超到老大哥時代的攀談。他們真正經經承認四端，止是直覺——良知——非量——良心。是靈機活動。惟辭讓是非，稍合理智成分，也是委蛇他們的先聖，開一方方便法門。你今承認四端，使無異承認他們的直覺——良知——非量——良心。且承認他們的靈機活動。便無異承認招呼朋友，要覆天載地，止有自由意志，並無科學理智可用。豈不是你竟上了大當？

我說，我是願受科學洗禮的玄學鬼，不是那「大搖大擺」反對論理的「無賴玄學鬼」。除了那靈機活動，無異「隱得來希」叫人莫名其妙外，我知道自由意志，相對說起來，是可以承認的。但無賴玄學鬼的自由意志，還受着直覺——良知——非量——良心——一物化名千百個的大神支配着，靈機才會活動，那就絕對的自由，他們也承認沒有的呀。如今且把直覺——良知的非量——良心——四個化名，隨便單提一個來問問他的價值；再講我用孟老爹四端，是什麼意思；他們用他去自由，又是什麼解說；一個不相同的焦點，便顯出來了。

什麼叫做直覺？若回答道，「這便是靈機直接使人覺着，不由我自己心理作主；換言之，便是說上帝所命。」果真這種無賴，我就莫贊一詞，拱拱手說道，你到福音堂傳教去罷。

什麼叫做良知？若回答道，「這便是不由經驗，推想，或遺傳而知；是停停當當，由天之所賦，自然而知；換言之，便是說閻王給他帶出娘胎的。」果真如此無賴，我又莫贊一詞，拱拱手說道，你上兩廡喫牛腿去罷。

什麼叫做非量？若回答道，「這便是梁漱溟先生說錯的。梁說，另外有一種作用，就是附於感

覺之受想二心所。受想二心所是能得到一種不甚清楚，而且說不出來的意味的。如此，從第一次所得黑的意味，積至許多次，經比量智之綜合作用，貫穿起來，同時即從白黃紅綠……種種意味，簡別清楚；如是，比量得施其簡綜的作用，然後才有抽象的意義出來。受想二心所對於意味的認識，就是直覺。換言之，這真是梁先生說了胡適之先生的話，可戲名之曰「胡說」。豈有積至許多次，簡綜過了，抽象的意義才出，然後直覺先生跑到受想二心所，去認識那意義，才圓滿了直覺的功德，乃是梁先生已經量了出來，還可以算非量麼？非量者，止是說非人能量。庶幾觀音菩薩領了玉皇大帝的鈞旨，可以代量，然而天機不能洩漏。「果真如此無賴，我又莫贊一詞，拱拱手說道，你到南京問歐陽竟無先生去罷。」（因為梁先生本說他的話，是「對於唯識家的修訂」似乎又見什麼報上，歐陽先生的高徒說，「梁先生是不懂唯識。」我們更是外道，所以玄學鬼若不滿意於梁先生的修訂，便覺非問歐陽先生不可。）

什麼叫做良心？若回答道，「這不必換言不換言，就是天老爺給你的好東西。有張報紙說笑話，一個小孩跟着父親到一座銅像前去閑逛，小孩問銅像是什麼？父親說是偉人。小孩道是什麼

做的父親道是銅做的，小孩道中間有心肝麼？父親道沒有。小孩道偉人都是沒有心肝的麼？你懂得小孩的話，你便曉得良心之所以爲良心。」果真如此無賴，我又莫贊一詞，拱拱手說道，你進同善社讀太上感應篇去罷。

假如不是在福音堂傳教，不必到兩廡喫牛腿，慢點去南京請教歐陽先生的人死觀，（梁漱溟先生贊印度滅絕的一條路，是人之極軌。我說滅絕是人死觀，用不着在人生觀裏討論。梁先生所以也暫且不講，先講孔聖人的半生半死觀。惟歐陽先生還講他的滅絕法，所以他是人死觀。講人生觀的，且可以慢上南京去。）又不肯死心塌地讀太上感應篇，竟要把人生觀一版再版，和着我們柴積上日黃中的興，詩云子曰的大講起來，那就決不可用隱得來希的靈機活動圈，把人一股腦兒套將進去，就算功德圓滿。如此，梁漱溟先生的「積至許多次，簡綜了，抽象的意義出來，對於意味的認識，就是直覺，」正就是胡適之先生的「直覺是根據於經驗的暗示，從活經驗裏湧現出來的，」一般的說法。這種「胡說，」若容我瞞了心理學的科學家，加幾句柴積上日黃中的外行話，於是直覺罷，良知罷，非量罷，良心罷，都明明是理智支配的東西，並不是什麼靈機活動，麻

醉得了不得的神物。

讓在下在柴積上日黃中，先從閑話講到正文。我的宇宙觀裏，已經說過幾句大膽廢話，現在再把他述出來：宇宙是一個大生命，他的質，同時含有力；在適用別的名詞時，亦可稱其力曰權力；由於權力，乃生意志；其意是欲永遠的流動，及至流動而爲人，分得機械式之生命（質與力）；本乎生命之權力，首造意志；從而接觸外物，則造感覺；迎拒感覺，則造情感；恐怕情感有誤，乃造思想而爲理智；經理智再三審查，使特種情感，恰像自然的常如適當，或更反糾理智之蔽，是造直覺；有些因其適於心體，而且無需審檢，故留遺而爲本能。（本能到不適當時亦要審檢改造）如是，每一作用，皆於神經系增造機械，遂造成「三斤二兩腦髓，又接上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」那種說得像煞有介事，已經說過「必定要被什麼心理學家都笑得前仰後合。」然我們柴積上日黃中，止要把我們的見解，達了出來，成了我們的理論，不叫科學家罵是無賴玄學鬼，也就算了。現在且講下去：譬如我們要出臺唱戲，我們若不是在後臺習練了好久，然後出臺，那無人不曉得要鬧笑話。若習練得極熟，及到出臺，居然演手堵脚，使槍弄棒，好像行所無事，出於本能，才像個局面。豈有宇

宇宙間的萬物，在宇宙大劇場演戲，能夠不如此，就好登臺麼？因此，鳥能飛，獸能走，鵲能築巢，蜂能製房，小孩能喫奶，皆積了恆河沙數代的習練遺傳，方挾此本能，使登臺後不爲人罵爲怪鳥廢人。卽就吾人而言，能看能聽能跑能坐，所具本能，不可殫數。這就是本能者所以適其登臺。在臺上又各自運用情感理智，天天改良，使彩聲日高，一代一代積下去，再成新本能。叫宇宙大劇場兆兆兆幕幕，脚色愈好。這是漆黑一圈老祖爺爺傾向真美善的原則。這種積成新本能，天天練習的把戲，便是今日所爭的美學玄學科學。（其詳另見下文。）可見本能乃是從漆黑一團先生變爲萬有後，慢慢習練而來。並非有什麼隱得來希的上帝，派閻羅王設立了「本能製造廠」把整個築巢的本能，添進鵲的靈魂裏，把整個製房的本能，添進蜂的靈魂裏，把整個喫奶的本能，添進小孩的靈魂裏，他們才有本能。本能止是各個角兒，要登臺便利，不能不慢慢經了恆河沙數代造成，目前的本能，並不算滿足，還日日在那裏變動演進。不過顯著的新變化，現在吾人考驗得出的，還居少數罷了。科學愈進步，自然就說得出的變化，愈多了呀。

如此說來，把本能作個小引，拿來比例直覺：本能便是情感要登臺，經理智練成的動作，作爲

不能候登臺後再整備的應用品。直覺便是情感要盲進，經理智在恆河沙數時代，及恆河沙數環境，細細審查過，遺傳了，經驗了，留為情感一發，不及思索時的救急扶持品。所以新理智計慮未周到時，而恆河沙數時代，及恆河沙數環境，遺傳下來，經驗成功的直覺，其中含有舊理智，經彼當先審查時，比較的計慮周到，故有時直覺並能糾新理智之失。

好了！說到這裏，就叫我覆天載地招呼朋友的人生觀，所以也用孟老爹的四端，得到了焦點；而且把四端算做靈機活動的玄學鬼，他拚命關除理智，以人生為不容科學解決，也就顯出了誤點了。那是這麼一回事：因為直覺並能糾新理智之失，故古往今來把直覺算靈機的玄學鬼，就誤把直覺放到理智之上，（那裏知道牠不過是理智精細的產物，）以為理智是不能批評直覺。豈知直覺固然一定是一種救急寶藥，却並非萬應靈丹。牠也要靠着情感理智，更迭作用，做一個恆河沙數不斷的演進。沒有理智常川的助他演進，那直覺就可以顯出無辦法，無意味，鬧起直覺的破產。那就良心靠不住，良知包辦不來」的怪聲，反聒耳的來了。現在我們且把玄學鬼最看做武器的惻隱羞惡兩直覺，作一具體的討論。

先講惻隱：玄學鬼常喜歡引證名言，最普遍而崇信的，就是孟老爹的「今人乍見孺子，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。」其實這個惻隱之心，不算十分難見。然而卻勞着孟先生丟了身分，說着許多廢話。他接下去說道，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然也。」他所說的非，至今還是非。就是今日禍國的軍閥，受賄的豬仔，殺人的土匪，見有孺子將入於井，起着惻隱之心，亦可以「非所以」及「非惡」，同出於自然。如此，孟先生那種廢話，何以脫口而出呢？這要在無心流露中，研究其會影。就是當時社會，惟到生死關頭，刺激較強，才把惻隱之心，自然流出。至於小小同情，（同情就是惻隱之別名）便自然流出較少。甚而至於有「所以」有所「惡」，才強迫而出。語云，千百年猶一旦暮，何況我們信而好古，述而不作的民族，自然孟先生時代的世界，還做成今日的世界。那我就將我們「機靈活動」的人類，同「算賬生活」的人類，作一同情心的比較。我們且把孺子入井，刺激較強，而且較希罕的同情心，放開另講。先講刺激較弱，其實較常用的同情心。假如有一個騎自由車的，在通衢中跌倒，皮是擦破了，泥是沾滿了，他自身的苦痛懊惱，也不算少了。然而若在靈機活動的人類中，演此把戲，第一旁觀的人物，可以

十有七八，先引起靈機活動的忍俊不禁。第二是可以沒有一個去扶起他的身體與車子。第三那就更沒有人給他貼上象皮膏，刷去他的泥吧。倘這種把戲，演在算賬生活的人類裏，我不敢說忍俊不禁的沒有一人；但縐眉或震駭出於自然者居多數。急去扶持，扶其人，起其車的，也不問身分高低，惟以距離遠近，急遽爭爲之者，終有二三人。指點藥舖，或代去購求象皮膏者，亦如素識之供奔走也。我不敢謂絕無要譽，絕無惡聲；（孟子注，惡有不仁之聲，）然大都習慣了，遺傳了，出於直覺之同情者爲多數。今則海通以來，親見過算賬生活社會者，亦有少數出而扶助矣，然可以說要譽惡聲，在所不免。孟先生時代，亦必有此例外要好，也大都內交要譽惡聲，才一爲之；所以孟先生脫口而出。然此等小小同情，如何可以不經理智討論，把他養到自然，成了新直覺，叫直覺進化呢？又有較大關係者，當去年我在北京石塔子廟「睡昏」的時節，有一天，有兩個清華學校的學生，騎了自由車，從西長安街轉入南長街。恰巧有輛汽車，是從南長街轉向西長安街。若按照行車規則，都從左邊行着，是本來沒有問題。可惜那汽車夫貪圖靠右轉灣，可以抄近幾步。於是兩輛自由車北去，一輛汽車南行，走在一條線上。僥天之幸，兩個孺子，不曾入井，止把自由車一齊擠倒，兩位

少年跌了些蘇木水出來。當地恰有巡警，就把汽車扣住。你說坐在汽車裏一位靈機活動的兩手兩腳先生，如何使用他的直覺呢？他就板着面孔，呼叱巡警道：「我是陸軍次長金永炎，你敢誤我的要公麼？」巡警一鬆手，汽車一溜烟的向西長安街去了。於是可憐的兩個少年，只好巡警替他雇了兩輛膠皮人力車，送進醫院。這段新聞，是載在北京晨報。後來見晨報告白，兩位少年還就是梁任公先生的文郎。現在要講同情。我不是要說痴愚的話，希望叫金次長償梁少爺的命，終之出了蘇木水，送到醫院去，愈快愈好，是稍有同情心的人，無不贊成的。那麼，我們警廳窮乏，不會十字街頭，處處有載傷人的汽車停着；於是當梁少爺嘗苦流蘇木水的時節，惟一減少他們苦痛的，便是金次長那輛汽車，有此能力。金先生卻不要內交於梁任公，也不願要譽於吳稚暉，也不惡晨報之聲，竟不肯表些同情，叫直覺放些光彩。靈機活動的人類，如是如是。我們又要說到算賬生活的人類。不多幾時，北京京報又載了一段新聞。有一天，瑞典國公使館的祕書，從崇文門外坐了汽車入城，卻將一輛載煤的大車撞翻。煤車夫跌倒在地，也出起蘇木水來。那個瑞典祕書立即停車，跳下來，叫車夫同巡警，把煤車夫扛上自己車子，開往醫院。醫生接了去敷治，那位祕書便留下住址，

仍坐了汽車，自去幹自己的事。雖說只稱洋大人，在中國地面上是少數；然他們在自己國裏，卻習慣了有此直覺。這就是瑞典祕書的祖宗，已算了幾十代賬；陸軍次長的祖宗，止把孺子入井，算做靈機活動，沒有算賬到「少爺翻車」上去，所以直覺便有程度差等的分別。

現在再來講孺子入井。孟先生在「說明語」的「入」字上加了一個「副語」的「將」字，這個惻隱功課便十分輕鬆。所以我說軍閥豬仔土匪皆能自然交卷。倘然我來替他換個副語，把「將」字改爲「已」字，成爲「今人乍見孺子已入於井」，那就問題大了。那種難題，我們便不必向軍閥豬仔土匪去開頑笑，向他們討答案。我們并且也不必去窮問孟先生自己。我們可以現成的請頂天立地的玄學鬼孔二先生出來。一天，宰我說了一句癡愚的話，說道：「仁者雖告之曰，井有人焉，其從之也。」從之是入井救去。當時他的孔老師，若惻隱之心更發達點，入井原也是一件相對可能的小事。他儘可說道：「仁者其將然乎？其從之也，宜先投之以救命圈，後繫已於起重鉤，有關聯梯，亦可徒下；從之宜不待些須也。故君子將行仁術，宜講科學，升降可習也，器物必豫也。」有何矜張，必將直覺一脚踢翻，直拒之曰：「何爲其然也？」從而訑訑拒人，支離爲之詞曰：「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

也；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」照何邢兩先生替他下的解注，真糟得一塌糊塗。他們說，「逝，往也，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，不肯自投從之。唯可欺之使往視，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。」去看看，還是張開了眼睛上當騙去的，真叫做什麼話。幸虧朱先生還有點腦筋，替他改着說道，「逝謂使之往救。身在井上，乃可以救井中之人；若從之於井，則不復能救之矣。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。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。」仁者從井，是理之所無，宰我妄說，君子不受他的罔。但人家掉在井裏，要死要活，他不講救人辦法，從井怎樣下去；先一味救了自己不仁，再說；還把往救，自稱君子；聖人的焦頭爛額，亦已現面盎背。理之所有，理之所無，要同直覺相打，配享大成殿的大儒，也就願不得隱得來希的靈機，趕向理智菩薩皈依。然而一個惻隱之心，到底毫無辦法。若平日早動天君，曉得世上有井有人，終有一日，人可入井。人之入井，是一件大不忍之事，「君子」必有豫備。「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」也是聖門常說的口禪。何以起重鉤，關聯梯，救命圈，不在井邊隨手現成安放？倘早有此種施設，宰我也就不用不着設出那種癡愚的提議，也就不叫孔老師那種狼狽。所以直覺還是要經過理智不斷的幫助，叫他進而愈進。不可算做神物，做起難題來，弄得驚惶失措。

這個惻隱，還有一段變譎承認的名言。就是我們無政府主義老將克魯伯金也於反對理智作用太過，犯了籠統的毛病。他有一段話說道：「比方一個小孩，掉下河裏；有三個人，立在河岸，這三個人，第一個宗教家道德家，第二個是樂利派，第三個是清白的平民。譬如第一個首先對自己說，以爲救那個小孩，今世或來世終有幸福的報應，於是去救他。但是他這樣做，純是一個計算家，再也沒有了。至於那樂利派呢，比方他這樣想，人生快樂，有高尙和卑下之不同，救那個小孩，將給以高尙的快樂，那麼，任我跳下河裏罷。但是假使有人是照樣想，他也不過一個計算家，社會能夠進步，也不十分依靠他。這裏還有第三個人，也不計算那麼多，他看見小孩的生命危在頃刻，他就如同一隻好狗一般，跳向河裏，救回那個小孩。而當那做母親的謝他，他答道，爲什麼，我是不能不這樣做的。這是真正的道德。」但克老先生說話，雖然說得好聽，他却忘了一個緊要問題，便是小孩是在河裏了，立在河岸的三個人，一個宗教家道德家，一個樂利派，一個清白平民，是否同狗一樣的跳下河去，有把握救回小孩，能同去見他的母親麼？倘三人皆有把握，那道德家樂利派還要計較，自然可以說更惡。然而這個清白平民，也不過自己確有入水能力，行一個惻隱之心，不費之惠，

便誇說自己「真道德」，恐怕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罷？至於入水能力，止有清白平民所具；那兩個飯桶，雖想來世報應，或想高尚快樂，本止能望洋興歎；而清白平民原是責無旁貸，又何足賣弄他的自然呢？設或入水能力，三個人中，惟清白平民缺乏；那兩人遲遲計較，自尤可惡；清白平民好像好狗救主，奮不顧身，自更可敬；然這件事情的結果，還是教士救了小孩，享他的報應；樂利家救了清白平民，樂他的高尚；清白平民還止做了宰我口中的仁人。舍身爲人，自是另一美德，我們下文要講。我們現在所要講的，那兩個飯桶，一得來世報應，一得高尚快樂，無非平日早有預備。鳧水術常常講講，就河水中輕輕便便。否則河水本止一小孩，忽爾又添起一個清白平民，既害了宗教家，爲小孩袈裟濕透，又累了樂利派，爲清白平民皮鞋着潮，那種滑稽的把戲，「社會的進步，恐也不十分的依靠他。」清白平民無所爲而爲，所欲全者，止見「小孩生命危在頃刻，不能不這樣做，」就是全那惻隱之心。既是惻隱之心，亦仗能力補救，才有意義；於是平日又不能不運些理智，到處設起鐵梁鐵柱，磁磚白石，溫涼水常便的游泳池來，自然大家看做家常便飯，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的清白平民，皆是鳧水高手；河中拯一小孩，與街中扶一騎自由車跌倒的相等。固然，不要別人的

母親來謝，也沒有母親去謝他：社會豈不更自然麼？所以設了許多難題，不叫科學神去輕便解決；偏要玄學鬼豎起清白平民招牌，硬請宗教家樂利派出醜，這不免又是一種未擴充的惻隱之心罷。（我們古人也有「恥獨爲君子」者，就是要擴充惻隱之心，所以激起了羞惡之心。）

於是我們再來講羞惡之心：羞惡之心，較銳利於惻隱之心。所以孔聖常說「小人」，孟老亦言「禽獸」，吳稚暉亦破口而稱「軍閥豬仔土匪」，調笑而引「無賴玄學鬼」，人家亦以漆黑一團兩手兩腳動物反唇相譏，無非要激起着羞惡之心，使人反省。但反省的工具，便是「是非」問題。於是激起羞惡，雖較銳利，然而要想解決他，却靠了理智更多。理智要替他用算賬工夫，籌備得更勞。

什麼要解決羞惡，靠了理智更多。

什麼要解決羞惡，理智要替他用算賬工夫，籌備得更勞？

要入這兩層的正文以前，却不能不先提許多閑話，解說了許多誤會，才說到這兩層時，容易表明我個人貢獻的意思。

(一)我是堅信精神離不了物質，什麼真如正覺，也不過用幾個物質的麻醉性名詞，叫人昏昏盹盹，悠悠洋洋，得個說不出話不出的精神快樂罷了。其餘什麼清風明月，高山流水，說得像煞有介事，也無非借那取不盡，用不竭，又好又廉，夠懶惰，趁現成，拿來安慰自己的精神罷了。甚至於反證着，棄去美衣佳味，甘心飼虎嘗糞，也借着外物，做個痛苦的乾脆了當罷了。其餘淺近的，什麼窗前草不除的理學，熙熙皞皞的農村，更是無辦法而各盡天年的持中罷了。鬧來鬧去自己是「有」，還是借些「有」，恐弄明白了是痛苦，所以拿牠含混了算精玄。你騙我，我騙你，送完了「有生」便算。真是草草人生。他要多這一輪迴，到底爲什麼？故我以為與其這樣的不死不活，莫若止走兩條路：一是積極進行，連天地都改造一番，便是向前的人生觀。一是消極辦法，把什麼都涅槃了，便是向後的人死觀。那種持中態度，還老着面皮，說是爲生活而生活，真是「現世報」——「活現世」。漆黑一團所沒奈何他的落腳子孫。

(二)我是堅信宇宙都是暫局。然兆兆兆境，沒有一境，不該隨境努力。兆兆兆時，

沒有一時不該隨時改進。（此言「凡」生觀。反此能到無境無時，便是「凡」死觀。惟有不生不死，終古如此，便是苟延殘喘。）地球是三百兆年的暫局。人類是六兆年的暫局。皆要從地生觀人生觀，再到地死觀人死觀。不過地球未死以前，我相信人類以後，還有超人類。人類未死以前，我相信孔子以後，還有超孔子。石器以後，會有今日的物質文明；今日的物質文明以後，還要有駭得煞張君勳章行嚴各位先生的超等物質文明。物質文明非但現在說不到破產，就是再幾兆年，還是進行。惟先着地球而變殭石，或隨着地球而化為星氣，皆我所承認。

（三）本此原則，批評書契後數千年中的人類，數千年的短時間，本似一個旦暮。所以若說有少數古人勝過今人，我可以相對承認。但從大部分着想，就是孔二先生，說不定及不來梁任公梁大先生，梁漱溟梁二先生。（我在此文篇首，已經說過。）至於一般普通人，可堅決的斷定古人不及今人，今人又不及後人。

（四）我所謂古人不及今人，今人不及後人，不是單就善的一方面說。是說善也古人不及今人，今人不及後人。惡也古人不及今人，今人不及後人。知識之能力，可使善進惡亦進。

俗語所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未免憤激太甚。若道高一尺，魔亦高一尺；或有時道高一尺，魔高二尺；也有一時，道高二尺，魔高一尺；皆可信爲實在。此卽宇宙傾向真美善，永向之，亦永不得達之之原則。人每忽於此理，所以生出許多厭倦，弄成許多倒。走我在民五的中華新報近的東方雜誌上，（東方雜誌民十三正月特刊，題爲二百兆平民大問題最輕便的解決法）兩次寫得甚長，今姑不贅瀆。

綜以上四條，有兩個基本觀念：一是人類物質文明的進化，還有三兆年。二是人類古今不同，心理亦變遷甚多。梁漱溟先生爲生活而生活，不管這許多，所以他有他的基本觀念：一是人類永遠就是這麼一個人類。二是物質文明是有限，今日西洋的物質文明，已達極度，再進便離破產不遠。（這是他上別人的當。所以他以爲有許多證據，何不條駁，豈知他所引的證據，如有條駁價值，乃唐煥章的八月十五後天翻地覆，他若引了，難道對面人也有駁正的義務麼？到了西洋今日物質文明的程度，自然而然，便改向持中一路。孔子是持中太早，所以走不到西洋文明的路上，持中便失敗。現在中國應當一面全盤的迎受西洋文

明，一面持中過了一個時候，那種西洋文明，及支那持中，又厭倦了，便實行印度的向後要求。（不言而喻，便是滅度。或者也就是他的世界混沌觀念。從此四大皆空，永永真如。）他常怪人沒有看懂他的書，便下批評。卽我亦有這個感覺。人家沒有看懂我的書，也便下批評。所以我發了心願，把他的大著，連看六遍，抄摘也有四五十紙。看是一定不能算看懂，却悟了各個人的基本觀念出來。說句笑話，他是住在孔聖人世界，我是住在孫悟空世界。他是規規矩矩的世界，我是古古怪怪的世界。說句僭妄話，他是住在哥白尼以前的世界；一個玻璃殼的天，掛些日月星辰的燈彩，罩在地皮上；玻璃上面，佛坐第一位，玉皇大帝第二位，孔聖耶賢，各有班序，才靈學怪，轆轤迴輪；有朝一日，真如放光，四大永空。（梁先生的智識，雖遠超於此，然而他的概念，似乎仍在這玄中。）我却自信住在哥白尼以後的世界；既不會有天，何來天理；亦不會有地，何來地位；（人爲萬物之靈等）不過無量數變動，及無量數假設；假設成理，謂出自然，名曰天理，亦名詞而已，本無平不可；假設有我，謂靈萬物，靈之而已，相對亦足容許；本來無有，如何有空；本來無空，如何非有；文明文明，演進別名，何產

可破。兩方觀念既如是不同，所以我若駁他的，還是惹他一笑。正如人的駁我，也惹我一笑。我爲此文主旨，前面亦略已說過，今再縷述一二。第一在三四年內看見厭世自殺之人太多。我終怪他們把生活看得太認真。第二方又見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自了派年來亦不少。我又嫌他們把生活看得太不認真。第三經歐洲大戰，物質文明破產之聲，可笑凡與唐煥章八月十五後天翻地覆一樣。然而羣衆心理，有口難分。我想是他們生活的根本觀念錯了。第四是前面說過，覺着年來梁卓如梁漱溟朱謙之三位先生的著作，（朱先生的思想今又改變）都有點害國病民的成分在內。其禍根還是胡適之先生引鬼上門。所以我決意挾了予不得已的氣概，要想做這篇拉拉雜雜的文章，向他們哭一場。明知螳臂當車，徒引一笑，也是我盡我心罷了。動筆中間，又遇着丁張開戰，章老將歸農，就并爲一談。更弄得千頭萬緒，無從下筆。僅僅寫三四萬字，延長了一年。我明知生在此種社會，真是不幸，只好把我自己要說的，盡量說完了便算。苟其人猶有上帝靈魂，隱得來希，靈機活動者，根本觀念不同，只好任他們去自殺罷。

(五)我信物質文明愈進步，品物愈備，人類的合一，愈有傾向；複雜之疑難，亦愈易解決。故黃帝以前，止酋長各據部落，榛莽穢阻，交通不出數十里。從城郭，宮室，衣裳，車馬，舟楫，耒耜，杵臼，弧矢，物質文明大進，始有國之意味。不多幾時，夏禹便操其標槌，奮錡，治工程於數千里之間。至於商周禮樂冠裳，文明大備，於是部落皆成都邑，併合所謂「萬國」者，成立數十大邦。經春秋戰國才智輩出，枯槁而汲，削鳶而飛，驅堅策肥，裹糧行滕，周流歷聘者，交通大繁，自然趨於秦漢之統一。由是而五百六十尺之巨舟，期年可以畢事；鄭元和遂抵好望角，麥智尼哥倫布亦尋出新世界，環游地球。華特的蒸汽機一動火，輪船火車推進，黃髮碧睛之動物，遂如水四溢。交民巷海大道靜安寺九龍灣，便尖塔高矗，一萬年也不再行矣。故物質文明之於一民族之禍福，我不敢知。惟四千年前舞干羽兩階，七旬方格之有苗，今固高隱湖南貴州山間之農村，世界人類學小冊中，幾漏載其名。所以物質文明幫人類統一地球，從而共產，從而大同，是我所堅信。果爲何等人類，我聳肩而不敢答。好在今之玄學家，彼時亦成鬼久矣，彼亦可不負責也。因而在這一段文章裏，姑可列爲懸案，存而不論。我們再講物質文明幫助人

類在地球上大同之進行：前年美總統有選舉之說，無線德律風預備臨時添置二百萬具。那就人民普遍的監察，運用愈周，共和可以愈真。如德國之工業教育，雖全廠工程師戰死，工頭能代行職務。工頭又死，工人亦能勉強開工。於是勞工大學等之設備，成爲理論。工人智識愈高，合作工廠，將代用資本工廠。業組之社會主義，可不煩流血而成。鐵柱日鑄萬枝，水泥日出萬桶，試驗儀器，充積廠屋，精鐵柚木之棹椅，滿貯倉庫。三十里而峨煥完備之大學，已在面前；二十里而崇闕富麗之書庫博覽室，又堪跣足。一動車而千畝雲堆，一開機而萬卷雪疊，人皆爲適量之節育，亦各操兩小時之工，如此而共產，庶幾名實兩符。你想，倘要如此「昏昏」的做夢，縛了理智之腳，要想請直覺先生去苦滴滴的進行，他高興麼？回頭過去，向後要求，走最高等之一路，是其結果矣。然而地球上自有人類，用不着玄學鬼子孫承乏支那猶之乎江南自有吾兄太伯之「吾弟」稚暉能長子孫，用不着斷髮文身的荊蠻哥哥，舍卻湖南山中農村之樂，來實無錫版圖也。

至於梅蘭芳舞衫上之電燈，「小白臉」面上的雪花膏，尖頭政客絨墊下之汽車，公以爲物

質文明即指此乎？然而畸形結果之來，現象自當承認其如此。故昨夜與吾友陳仲英、丁芸軒兩先生行過先施公司、永安公司之間，丁先生喟然嘆曰：「文明乎，抑外國貨之販賣場耶？」既傷消極之無從，復苦積極之難說。此正與玄學家大做好夢，毅然消極，以爲「人且破產，我行坦途，庶幾挽此狂瀾。」若能得你家第十老祖朱先生所說，扶了東邊西又倒，還是罷了。可惜東邊既不會扶好，新新公司又將開幕，而西邊卻同善社、道德社、大同教、吳鑑光、小糊塗、金剛眼，皆猖獗得遠超過於戊戌以前。你要得孔顏樂趣，他的壇上，便孔子神位，顏子神位，早高供上座。你要致王陽明良知，他亂盤裏，便王文成的靜坐法，王心齋的泰州躬耕詩，早登在正字雜誌。他刮你們的面皮，從老先生的梁任公、梁漱溟、張君勱刮到小先生的謝贊堯、謝國馨，使我們切齒痛恨，以爲弄到蛇鼠黃狼，一齊顯靈，廿四夜、竈君、皇帝的上天，耀武揚威；農民的辛苦米粒，都裝入妖巫道姑袋裏，皆是東西文化哲學、歐游心影錄、清華學校的人生觀、演說稿，間接直接，鼓吹出來。這直是冤哉枉也。也正同梅蘭芳、小白臉、尖頭政客刮我們的面皮一樣。從激昂的陳獨秀、李守常、胡適之錢玄同、吳稚暉等，刮到中正

的任鴻雋朱經農唐鉞先生等爲止。使你們切齒痛恨，以爲半洋半相的男女，桃紅柳綠的創作，無恥苟偷的豬仔，皆是我們鼓吹出來；弄得民窮財盡，子不孝父，弟不友兄，學生不敬老師，真是三綱淪，五常滅。這也有些苦哉冤也。若兩面相恕，正可以說，大家都無法於道高一尺，及魔高一丈。平心而論，那種孔顏樂趣，體驗良知工夫，若在十八世紀以前靜穩的世界，用直覺來壓住了理智，不任多事，大家持中過度，實是快樂。現在若個人不負什麼社會責任，偶有少數，抽出自己身體，與高隱一般，亦未嘗不足以安心定命。所以上舉的姓名，除兩位謝先生，我未識荊外，其餘三位，都曾承過顏色。除任公先生，人人曉得，不必再加批評，至於君勳先生，漱溟先生，兩人的性格，實可欽佩。講起孔顏樂趣來，吾尤服膺漱溟先生。我雖止與同座一次，偕游一次，然四面八方打聽，他的內行敦篤，吾聞而知之；他的氣度溫純，吾見而知之。然而我們逼住了不能不做樂利派的眼光看去，梁先生終不免做了十七世紀的一個廢物。我可以自己權且承認，我或者是言僞而辨，他卻也免不了學非而博，正是一對少正卯。我至今代他終想不通的，請條舉於下：（第一）持中一路是要得到西洋

今日的文明，才走上去不失敗，這是梁先生自己說的。如此，中國不會有今日西洋的文明，差不多同孔子時代一樣。有今日西洋文明的，止是西洋。那麼，梁先生的東西文化哲學裏的中國化，爲什麼不去專給杜威羅素等受用，却給中國的梁漱溟謝國馨等先受用，難道不嫌早麼？（第二）孔子當時，早走了持中的第二路，所以走不上第一路。西洋不會早走第二路，所以就在第一路上全跑過了。這又是梁先生自己的意思。而且梁先生的意思，沒有在第二路全跑過，斷不可走第三路。所以印度態度，現在要絕對排斥。絕對排斥印度態度的緣故，無非爲要迎受孔子的持中。那麼，要全盤迎受西洋的第一路，如何便用不着迎受第二路，絕對排斥第三路的比例呢。這是梁先生也要搔搔頭笑起來的呀（他或者恃有「根本改過」一語，請看第三條）。（第三）姑且讓一步講。什麼持中了能否向前麼，什麼兩條路可以同時並走麼，皆不必深究。梁先生的路，是「整齊得很好玩」的。一是三條路皆是世界化，世界人類皆當依次走到。二是先到第一條，然後再走第二路，然後再走第三路。第三路是功德圓滿，最高的一條路。三是果然把第一路走完，自然轉到第二路。（不言而喻，

若把第二路走完，自然轉到第三路。照這樣說來，非但中國要絕對排斥印度化，印度更要排斥自己的第三路；且一定還要相對的排斥中國的第二路。因為他第一先要全盤迎受西洋化，若也學中國，跨了一二兩條路走，在他於中國化完全不習，定然與中國人不能得同樣之效果，而有難逃之弊害。梁先生！你想，印度人要全盤棄了他自己態度，學過西洋，再學中國，然後再把自己態度拿出，印度人不是頂倒霉麼？若說也可以同中國一樣，把西洋化全盤承受，根本改過，就可「西」「中」混合而進。在印度，亦可把西洋中國兩化，全盤承受，根本改過，也可「西」「中」「印」混合而進。照此比例，西洋中國何不援照印度法，大家「西」「中」「印」混合而進，令全世界早達最高貴的第三路，豈不於人類進化有大益？何以西洋中國反絕對的要排斥印度化呢。（第四）梁先生個人，止把一個孔子來安心定命，排斥了西洋化，居然也其樂洋洋。（難道梁先生已將西洋化的第一路走完過了麼，想決無此滑稽。）就證明個人的安心定命，可以躡等。如此，何以梁先生對於個人，不力求上達，既悉印度化之精微，仍下喬入谷，吃酒肉而樂妻孥，尙支離自解。故西洋化人視你爲

仇敵，誠淺薄矣；而印度化人斥你爲叛徒，先生將何說之辭？先生將曰：吾爲孔子，即將爲喬答摩之預備。然先生不曾成達爾文，如何能做孔子？（此夫子自道。）殆以東西文化哲學上抄幾條西洋化如何堅卓，當全盤承受，卽算已成達爾文，所以儘管自然轉入第二路，去做孔子？然則先生描寫孔顏樂處，因加倍精細於描寫西洋化諸條，是先生又成就了孔子矣，如何不急急進而與喬答摩合體乎？終之，梁先生說得整齊好玩，太高興了一點，便矛盾百出。所以全書儘管天花亂墜，引證得翔實，在矛盾中，不免都成了童談廢話了。一個人決不能包辦一切。梁先生既願吃酒肉，樂妻孥，服膺孔子，在我謬妄，則拍手贊嘆爲進化。全書中描寫孔顏樂處，定比康有爲陳煥章不同。可與梁先生的人格，同一佩服。何以欲解其叛佛之迹，陽極尊之，而陰置之死地？（絕對排斥。）又惡守舊之名，名則全盤向前；（第一路）實則畫之半途。（持中）梁先生之心或無是，而迹實如是，效又如是。梁先生答胡先生言，陳仲甫先生在前鋒中說，「梁漱溟張君勱被適之教訓一頓，開口不得。」我不覺得我反對他們的運動，我不覺得我是他們的敵人，我是沒有敵人的。梁先生說他沒有敵人在他

個人人格上，何消說得，沒有敵人。我信胡陳諸位敬佩梁先生，也是過於別的朋友。但梁先生書中卻不免夾了「敵言」，所以別人也用着「敵駁」，這正所謂大家當仁不讓。言敵而已，非人敵也。梁先生說：「我不覺得反對他們的運動。」這真是梁先生苦不自覺，所以別人也不能已於言。梁先生以為西洋化要全盤承受，如是優禮西洋化，宜得崇拜，何反來咨嗟？然此等滑稽，不嫌疑不於倫，（實在疑不於倫，惟類例卻如一）有一現成的比例可說。若曰：梁先生東西文化哲學中的全盤承受西洋化，恰與曹錕完全宣布中華民國憲法，無心而相同。梁先生是拿西洋化開頑笑，曹錕是拿憲法開頑笑。我可信先生之志則非是，而先生之實乃有然。道德之價值，空言無益，乃在事實，故孔子罕言仁。倘滿口致良知，天花亂墜，求其隱，付諸一嘆，則聖言無光。梁先生所言孔顏樂趣，彌覺聲聲者，非他人不能言，乃有人格照映之故。而其「西洋化全盤承受」，人乃置之一笑，即梁先生其實藐視之，而且不屑過問之之反響也。倘用意若曰：事必分功，賢者識其大者，吾任持中之道；不賢識其小，讓無聊人去承受西洋化；誰則堪此蹂躪，報之曰童駭宜矣。有如王陽明，亦其人格事功，兩

相輝映，而後言益見重。否則曾國藩之道學語，周孔教亦言之矣，有價值耶？今之士夫，不以梁先生之模範紹介於人，卻欲以梁先生之美詞宣揚於世，豈憂軍閥政客及洋八股學生，發電投稿，尙無料耶？今有人焉，內行一準於孔子或陽明，然而口不一言。口所言者，聲光化電，兩利公理，竟足與第一路內人抗手。如是，在鄉而一鄉化，在國而一國化，東西文化哲學中之西化全受，中化持中，一定成功。張君勳先生自治學院中，亦人才輩出矣。否則彼此皆以學案語錄相欺，麻雀之聲，達於戶外，西洋之學，斷爛朝報，最好結果，多幾個教士式的廢物；否則簡直再燒教堂，重起義和團。梁先生乎，你以爲西洋不持中乎？你上了自己當了，請觀下文。

(六)我信道德乃文化的結晶，未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。雖生才不遇，我亦可以相對承認。然一民族全體總和的道德，合千百年而衡評，誰實分兩較高，便是此民族內的分

子大半較良；誰實較低，即此民族內的分

子大半較劣。什麼「持中」「前進」，不過各民族的哲人構成道德之方術，標一最概略的總目。而其千百細則，如何配造適宜，纖悉有效，則良劣

分焉。自春秋戰國以來，有文化者四族：一白種亞利安族，即所謂希臘羅馬，至於英美德法，西洋化之民族也。二白種閃彌罕彌兩族，即春秋前之埃及巴比倫，中古以來為希伯來，下至亞刺伯之民族也。三黃白合種，印度民族。四黃種，中國。宗教皆創自亞刺伯民族，印度亦受其影響，故一為神祕，一為虛玄，簡直是半人半鬼的民族。所以什麼佛，什麼祇神上帝，好像皆是西遊記封神傳中人物。其實他的聖賢，皆懶惰躑躅，專說玄妙空話。所以他的總和，道德最劣。最相宜的，請他講人死觀。凡懶惰躑躅人接近之。我料三千年後，他們必定止賸少數，在山谷中苟延殘喘。（內惟猶太少數流徙者，併入歐族。）中國在古代最特色處，實是一老實農民。沒有多大空想，能建宗教。止祈禱疾病等，向最古傳下來的木石蛇鼠，獻些虔誠，至今如此。即什麼宗教侵入，皆以此等形式待遇。他是安分守己，茹苦耐勞。惟出了幾個孔丘孟軻等，始放大了膽，像要做都邑人，所以強成功一個邦國局面。若照他們多數大老官的意思，還是要割斗折衡，相與莫逆，把他們的多收十斛麥，含哺鼓腹，算為最好。於是孔二官人也不敢蔑視父老昆季，也用樂天知命等委蛇。晉唐以前，乃是一個鄉老（老莊等）局董（堯舜周孔）配合成

功的社會。晉唐以來，「唐僧」同「孫悟空」帶來了紅頭阿三的空氣，徽州朱朝奉就暗采他們的空話，改造了局董的規條。（六朝人止去配合鄉老的閑談，所以止是柴積上日黃中的話頭。到配了規條，便有了威權。）所以現在讀起十三經來，雖孔聖人孟賢人直接晤對，還是溫溫和和，教人自然。惟把朝奉先生等語錄學案一看，便頓時入了黑洞洞的教堂大屋，毛骨悚然，左又不是，右又不是，儘管那種良知先生，已是粗枝大葉，然還弄得小後生看花是天理，折花是人欲，板殭了半邊。然而這種民族的真相，還是止曉得擎了飯碗，歇工時講講閑話，完工後破被裏一攢，一覺黃梁，揩揩眼眦再做工。怕做工的小半，便躲躲閑，去雞偷狗竊。有福的跟着鄉老，在柴積上日黃中，講講玄學，賞玩賞玩清風明月。雖局董也有什麼洒掃應對，禮樂御射，許多空章程貼着；他們止是着衣也不會着好，喫飯也不像喫飯，走路也不像走路，鼻涕眼淚亂迸，指甲內的泥污積疊。所以他們的總和，道德叫做低淺。止有他們客住一種矮人，性情脾氣，雖也大略相同，惟勤快得多，清潔則居世界之上。所以拿他的總和看起來，他家雖有名的聖賢極少，卻一定無名的局董倒是振作。因為他的老大哥（支那）的性質，穢的程度，

固然沒有超過印度亞刺伯人，懶的程度，卻差不多相同。懶則必說大話，又必向內山安閑處亂攢。深恐他們久而久之，也要卜宅湖南貴州山中。現在要講一個算賬民族，什麼仁義道德，孝弟忠信，喫飯睡覺，無一不較上三族的人，較有作法，較有「熱心」。橫豎我在下文，此處彼處，把重要的還要說着，今且不必細表。講他的總和，道德叫做較高明。請凡到過他們家裏，有如張君勳章行嚴梁任公諸位先生，摸了良知，不必偏激，講與梁漱溟先生聽。我們自己顧些三眼皮，然後批評人家。我們持中，持的什麼？他們算賬，算的什麼？至於拿善進惡亦進的原則來說，他們算賬的惡人，一定有中國沒有看見的。并且也是中國維新黨正如法泡製的。然他們多數算賬的好人，也有合了兩個孔子都抵不過一個的。難道我們可盲了目，止當不看見，瞎吹我們的持中，勝過他們的算賬麼？居鄉人與人不服善，人人知爲惡德。難道可以倚仗了「種拘」媚世，不服善到如此。所以「他們物質文明破產，他們道德擱淺在第一路，」據了幾個發牢騷人的激言，嚼閑蛆人的自誇，或在外國四馬路，被野難拉了去。就下斷語，說外國上海全城女人，皆不着褲子；就引來算金科玉律，著起了不朽著作；若曰：「你看不懂我的書，」

你駁你駁，你也不敢駁。」真立直了做夢。這一番的西化破產謠言，（西化革新，入於尤高尙的一境，則有之。如帝國主義完全掃地，社會主義將代共和，皆在實現及醞釀中。）卻引起了一個新問題。梁先生書中已把往事詳述。說我們對於西化，初但注意極可笑的物質；後乃得到了賽先生台先生，就得到了歸宿。所以斷定他尙擱淺於第一路。因為賽先生是智識台先生，雖是道德，止是公德。我們這農民族，對於他四圍的鄉鄰，如西域東夷在私德，素算我們是講究，故以私德自豪。及這個綠睛的動物東來，觀其舉止，接其言動，着實有些喫驚。不肯降服，便不與講「行」，而與講「心」。故稱我曰持中，稱人曰算賬。又把人倫理方面之篤厚者抹煞之，把他與我們抵觸者詬病之。不幸就是詬病的一部分，算起賬來，又算他不過。雖良知之少年，亦將男女戀愛，看做最神聖。居然把什麼王陽明要大哭三日的有島武郎與波多野夫人，昂昂然與文天祥史可法同傳。還說是殺身成仁的良知。這正證明良知破產，算賬奏凱。於是純正如梁漱溟先生等，與算賬更勢不兩立。其實洋鬼子並未物質文明破產，道德也並不算賬。少年眼光銳利，稱他爲殺身成仁之天理流行，確是天理流行。破產算賬的謠言，價

值還低過於唐煥章的八月十五後天翻地覆。簡直同三十年前故事一樣。有一御史上條陳，言與洋人打仗，止要各肩黃豆一袋，或挑水擔一副。洋人趕來，委豆於地，橫擔於途，洋人一跌倒，脚直而不能起，預備繩索捆綁是了。脚直是前三十年御史的話，酉化破產，洋聖人算賬，這是今日出洋博士，大學教授的話。民族如此低劣，真要氣破肚皮。若我也怕罵「洋子洋孫」，不揭此黑幕，我真對不過孔仲尼王陽明。并且我順便要向陳仲甫胡適之諸位先生商量，這是梁漱溟先生提醒的功德。我們中國已迎受到兩位先生——賽先生台先生——迎之固極是矣，但現在清清楚楚，還少私德之迎受。（止零星的，揀些較可作惡者，或勝奇，或細小者，偷偷摸摸，大家拉點扯點，未曾正式的鼓樂迎娶。）這是什麼東西呢？就是可以迎他來，做我們孔聖人續弦的周婆的，叫做穆勒兒（Moral）姑娘的便是。請她來主中饋，亦且無妨牝雞司晨。才把我們那位灰葱頭的局董，不要老是曲肱飲水。振作點，一面本要天理流行，浴乎沂邊之游泳池，（巴黎森河邊便有）風乎舞雩之列樹下。一面不妨狐貉之厚以居，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，申申如，天天如，像個在文明人境。商羊萃實，陳於客座，鳥獸草木。采作標本。老農老

圃，再不許罵爲小人。周冕般輅，一定要隨時打樣。貨惡其棄於地也，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獨子其子，不獨親其親，決不可任梁世兄恐怕抵觸持中，亂說淺薄。（明知借他招牌做託，說得對，亦何妨說不啻若自其口出。）於是穆太太對一班徒子法孫，溫溫和和的，常川教導，使得他們，出門與父親親嘴。（孺幕）上車替娘舅提包。（服勞）飯是攤着桌毯喫，還是一粒飯顆不掉；痰是隱在手巾吐，莫說骯髒痰，孟宜設指甲脩得燦光；鬚根刮得皓白。（洒掃應對進退之節）別人作事，莫好像餓煞仙鶴，延頸而旁觀；千人一室，勿好像閑空癩三，張目而互看。（施諸己而勿願，亦勿施於人）小節說不其盡，大義更要效慕。朋友託孤，可千萬家財，代管二十年，增產兩三倍，積起賬簿數箱，一一編號而交付。海輪觸冰，頃刻要沈，送婦孺穩上端艇，二千人作樂唱歌，談笑而共逝。（舍己爲人）算賬的穆太太，斷斷不弱於持中的老「夫子」也。所以迎受了。

穆姑娘治內，

賽先生請他興學理財，

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

台先生請他經國惠民，

如此，庶幾全盤承受。如此，專心在第一路上，向前進，開步走，是爲正理。何可折回半途，（持中，）哭哭啼啼，向老邁的孔鰥爺爺，討索冷飯剩羹；逼得他曲肱飲水；沒了法，還只好溜回桃源洞裏，直達貴州苗山深處，耕田鑿井，強度鼻涕眼淚之歲月乎？

（七）我信「宇宙一切」皆可以科學解說。但欲解說一切之「可」永遠不「能」。能解一切之可，無異說能知無始之始，能知無終之終，能知無外之大，能知無內之小，自這不能。惟能雖不能，而可則自可。向可中求增其能，是之爲學。不問其可，自信別有所能，是爲美學態度。不信其可，而願姑試其能，是爲玄學態度。心知其可，不肯自限其能，是爲科學態度。以美學玄學科學三態度，包括一切之學，我在民八投文新青年言之。當時美學稱文學，玄學稱哲學。後數月，不記那位先生，又於北京大學日刊言之。彼美學作宗教，玄學亦作哲學。玄學與哲學本爲一家。惟哲學之名，古曾包括科學。在此三分別上，不如作玄學爲便。第一類則無確當概括之名詞。名之曰情學，則較合。然爲情學二字太生疏，故姑以美學文學宗教等代之。

文學不能包美學，美學則能包文學，惟仍不能包宗教，宗教自然愈不能包美學文學，惟此第一類，實包有宗教在內，所以若稱情學較合。今用美學代表之，請讀者勿疵其疏漏。且於三者皆可別立便利之名稱，下文當隨宜稱之。便利之名稱如左：

第一類美學文學宗教，可便稱之曰情感學。

第二類玄學哲學，可便稱之曰情理學。

第三類科學，可便稱之曰理智學。

古稱哲學爲智學，卽與科學未分家時，哲學實自以爲彼是理智學，與宗教美學等的情感學爲對待者也。惟稱科學爲理智學，止方便稱之而已，實未極貼切。科學固純然爲理智之事，然彼僅接授理智成熟之一部分，而未成熟之一部分，仍隸屬哲學兼賅情理的理學中。（又以上三分別，謂可概括一切之學，僅就性質言之。世間儘有雜有三類或兩類之性質，別有面目，而自成其所謂學者。賅而屬之則可，畫而隸之則不可。故學術家目錄家等之分類法，自又各有其自己之門類。言非一端而已。夫固各有所當。）

美學玄學科學三者之於人類之學，猶輕養二氣之於水，缺一而不可，惟各有其成分。成分將如何，則謹謝不敏曰，止信「可」知，尙未「能」知。現在謬妄武斷，則美學科學各四成，玄學則二，似狀態正當，不顯其畸形。在今日西歐北美之態度，美學四，玄學一・〇四，科學・四〇六；所以科學家似乎奪了玄學鬼的飯碗，稍呈不安之象，而科學破產之詛咒亦來。以言中國，不就成熟方面言，但就形式方面言之。文學六，玄學三・〇九，（若就成熟方面言，難道今日中國文學哲學家有如許之多，必引世界匿笑，）科學〇一。所以玄學鬼拿了別人醫治「武士道」家的方子，來醫治新生孩子，不給牛乳奶粉吃，倒要灌巴豆大黃，便叫科學孩子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舉起小手，戟指毒罵曰，你這玄學鬼，你在歐洲飯也沒討處了，你還到這裏來大搖大擺。科學小廟裏香火老老，亦起而應和曰，這個臭癩三，拿我們先施公司玩具部買的機關鎗來，打到他七零八落。這玄學鬼還是捋捋鬍子，笑而不動，微答曰，小孩兒！老頭兒！不要鬧，你們太粗太粗，（指物質文明，）自有精——精——精。（指靈機活動，隱得來希，天理流行。）這就是此次科玄之戰的小影。所以我已總批評一句曰，「混鬧一場。」至於對各人

崇論閎議而言，狠給我們許多片段精微之智識，雙方皆極美富，惟戰爭卻各不曾針鋒相對。而微言多中，却推任叔永先生。彼溫和而舉科學家名人人格。多數無不偉大，即隱勸君、勸先生勿偏信峻肅的理學中，包辦君子。恐結果則迂遠固陋其報。我於此，就本地風光而言，張先生雖自信年來人格之愈高，得力於內外名儒。然丁先生固粗頭亂服之科學家，「反對朱陸」排斥玄學者，何以彼之可敬愛，即張先生所大首肯，並與張先生同。倘議會中盡如丁在君，也決不鬧五千元之把戲，不必盡如張君、勸章行嚴梁、漱溟也。足見人格「用」心造，乃印度之苦行家，黑暗時代之經院教士——今天主教之基督派如故——宋明之道學，試驗而效實平常之一法。孔墨、老莊、釋迦、希臘、羣哲，皆不如是之刻狹。至顏習齋等躬行君子，不好窮究「造意」後，至於近世，若曾滌生之類，皆世稱君子人，都已變易宋明刻狹之氣度，仍歸於和易。吾上文所謂如入深深黑暗之廣大教堂中，左又不是，右又不是，實因長袍端垂，明晃晃的金十字，穩懸胸前。凝然不動，駭得三歲小孩，苦面不敢哭，閻王殿中，殊非人境。故有人疵議「柏格森」的直覺，便是良知。」說他不是，自然不是，然我想「編編、巴黎時髦女人」亦是丁先生

的戲言；至於柏格森止是談學，並非談道，則不可不分別。若援彼爲西洋王陽明，充作偶像，大建道學廟，則斷斷不可開此滑稽劇。有如佛者，教人出世之道，徽州朱朝奉等倒暗地把他來裝點入世之道，弄得局董的規條上，生出戰慄的威權，真弄了一齣悲劇。你看南宋以後，社會多少乾枯。經老韃子（元）小和尚「明太祖」同他們夾纏二先生了一陣，空氣裏稍有一點生趣。不料他又耍噓冷氣，幸虧所謂王陽明顧憲成之類，也是粗粗粗，就被顧炎武等跑到前面去了。所以新韃子的世界，便五光十色，大放光明。我們的經院黑暗時代，最冷酷的是南宋，文藝復興是清朝。我在民八新青年所作一文，即言東海西海，心理並同，空氣不必用舟車而能同。西之希臘小亞細亞，像春秋雅興，像戰國羅馬，像漢魏中古黑暗時代，像宋元文藝復興，像清朝時域的短長，雖略有參差，而大致符合。故今日社會尙有一種怪聲，羣謂我們還要從文藝復興入手。又是騎馬尋馬，倒開火車的大謬誤。我們今日文學美術，自然也當整理改造，正是接連了令他光大的時代；與歐洲今日去整理改造那三百年前復興之草創物，其事正同。不必我來盲目瞎說，可用事實證明。今之所謂國學，在顧黃輩遠接漢唐，推倒宋元之空

疏黑暗，乃爲復興。於是戴錢接顧黃，段阮接戴錢，經洪楊小頓挫，俞樾張之洞黃元同王先謙等又接段阮，接俞張等者，如劉師培章炳麟等，竟跑進民國，或尙生存。何時黑暗，而當復興？即文學美術，但就中國言，清朝至今，亦復興了漢唐之盛，遠過南宋元明。何時黑暗，而當復興？難道把戊戌以後十餘年之一短時，給梁啓超的西學書目表，打倒了張之洞的書目答問，又經陳頌平與吳稚暉，私把線裝書投入毛廁，便算黑暗麼？然而其時恰又製造了中國裴根狄卡兒斯密亞丹等，如丁文江張嘉森章士釗等一羣怪物出來。乃是文藝復興後的新氣象，何能算黑暗？文藝不會黑暗，復興二字，真算無的放矢，洩氣下向之談。只種文藝復興，科學破產的不根調言，也會同洋鬼子腿直，及八月十五後天翻地覆的笑痛肚皮話，一同在文人學士口中嚼蛆。這民六至民十三的七八年，真叫黑暗。（空辜負了五四運動）所以偉人一齊破產，名流異常出醜，豬仔土匪竟滔天撒糞。得罪得罪，我們也太露形，整整衣褲，再向下講。

正正經經，公平判斷，美學文學宗教等情感學是父親；玄學哲學的情理學是母親；科學是他們的少爺。情感學照性質言，是一個癡愚盲目的女性；爲什麼反叫他父親呢？因爲在功用上

講，乾乾不息，冒險猛進，胡說八道，大胆亂講，簡直熱烈的像投標一個孕蛋，有不恤糟塌二百兆精蟲的氣概，只非父而何；倘那種巢居穴處的野蠻，沒有一種老奸奇滑，而又想入非非，披了頭髮，蔽了樹葉的野蠻聖人，替他們想出蛇虎有鬼管，風雷有神司，皆可得祭拜而為保障，就如何能入山林，不懼不若，能居曠野，自信無恙？所以宗教實是愚人不必要講理，容易說懂的慰樂妙品。就是到了真聖人時代，雖一面說未知生焉知死；一面還是祭神如神在，迅雷風烈必變。用意自然亦是無惡，不過欲借屋漏寅畏，自屢巡警跟隨。縱到了科學出世，還是靈機活動，隱得來希，滿口抵賴，上帝或無，天理終有一心糊塗調解，情願曖昧不明。就其善惡而說，終為容易將愚人檢攝。因此，不但固狹的理學家，口不言宗教，實迷信寅畏上帝。即明通的哲人，早已不信上帝，尚堅稱宗教可以與宇宙同盡。其實彼所指之同盡物，乃為宗教家久假不歸的「信仰心」而已。信仰心自然與宇宙同盡。即我自己安慰，亦假設了一個漆黑一團，才算自有着落。而謂我與萬有，皆其變形物。暫時有我，即當臺唱戲。此戲乃為自唱，無爛污可撤。并且厭世亦是無用，還要登臺。暫時萬有，即從前之我，亦即將來之我。如此明白曉暢，何用在我書

房之中，必屢巡警監我。而且巡警何在，已澈底遍搜而不存在，何能自愚？倘要代用上帝，請一博愛先生，即彼在我心腔，亦在萬有心腔，無毛孔而不存在者，做個畏友，是我心悅誠服，決不敢否認者。其人如作惡，即不明以上之理，似別無他故。倘謂究不如上帝之易解，則請問持漆黑一團之理者，止我一人信上帝者，兆兆之多；何以上帝亦未全能，古今中外之教士非教士，作惡者如恆河沙數。倘加一極不敢當之恭惟語，獎我曰：子之理想固亦是一義，然不可以遍喻人人。我則對曰：承先生謬贊，我想子之曉然無上帝，固百倍於我。子所不願明白闡說，爲安普衆，其實先生殊誤。先生平日篤信宗教之難滅，不但取其功用，並且震其勢力。以爲「如許愚人，即口枯舌乾，至高則青年會，絕低則拜蛇，明通則大博士，癡愚則「小糊塗」，無一肯容納子說，可見宗教之不可少。」我則曰：到焦點矣。如其然者，安慰愚人，自大有人在。我等止當尊重彼方亦一是非，敬愛之如常，不必人其人，火其書，廬其居足矣。此所謂時代尙未至，不可操切。如拜蛇時代，慢慢望他爲未知生焉知死時代；又慢慢望他爲隱得來希時代；更望他爲雖無上帝，宗教……時代。從一個殺人而祭的時代，漸進漸進，竟使我無神之徒，也容

評在光天化日下做雜志文稿，就皆由有人努力復努力之故。如我無神者，今歐洲社會黨至少有五百萬人。無神之人，更強以宗教安慰之乎，抑聽其一無安慰乎？則可見別尋一極有趣味之慰安物於信仰中，乃開明人境學者之責。身既不列教籍，而又剛治哲理，如何還把信仰賤賣於宗教，作錦上添花，而不向雪中送炭？信仰之原則，在能貼然安慰，而又饒有趣味。故蔡子民先生欲以美學代宗教，亦是一法。然僅僅美學，情感慰矣，而理智闖入時，尙或未有所對付。倘對付以隱得來希，此卽三杯「臭麥燒」，把自己騙醉。萬一中夜如醒，布衾如鐵，灰冷何如？故欲以美學代宗教，必更助以有着落之無終始，無外內，神通廣大之後盾。非我漆黑一團之老祖爺爺而何？如其有人生觀者，如下棋然，創造出無窮極，無比儼的玻璃花球，丟去一個，還續一個出來。如其有人死觀者，還到漆黑一團，也剛剛恰好。惟不要不死不活。卽表面以隱得來希，靈機活動，天理流行自慰，甚而至於委心美學；口雖言「就生活而生活」，實則自傷其爲待決之囚，聊以忘憂，則殊可痛也矣。否則本不會生，又何用殺？而曰「我於生活認真，我會要想自殺」，阿彌陀佛！癡愚哉！隱得來希，可憐哉！靈機活動，苦惱哉！天理流行。

然宗教實爲未進化之信仰學，無論殺牲拜蛇，敬鬼神而遠之，或隱得來希，及天理流行，其爲思想家則同。故哲學是其所戀愛，至結爲夫婦。（下文再詳。）美學則彼（宗教）爲發明家。至今滿城高塔，遠山紅屋，廣殿風琴，古寺清鐘，什麼「佛洛倫斯」，什麼天台雁蕩，圖畫音樂家等認有豐富材料者，還是他的殭屍或變形。文學則彼爲剗造家。神話苗歌，洋溢於獸蹄鳥跡之世，於是雅頌作而風謠繼起。道德經繫辭傳，皆未作也。鄂謨之詩，亦前於小亞細亞七賢之名理者六七百年。然美學文學自身，彼等自有其理想中之熱情，不必上帝能創造萬物，彼亦自詡別有萬狀萬境，在其胸中及手底。於是世間尙未有此人物，無端而描出此人物，寫出此人物。世間未有此境界，無端而造出此境界，而又自認爲非真，却莫不賞其神奇。自認爲非真，所以自然與宗教家分家。莫不賞其神奇，哲學的伊，亦就愛好之，既委身於宗教後，又再離於美學。（文學本爲美學之一體）以誕育其甯馨。美學文學，將隨信仰學，與宇宙同盡，爲吾之所堅信。美學文學且與信仰一表一裏，一動一靜，所以安定信仰，神化信仰，吾又堅信。惟彼等實一味熱情，不恤精蟲二百兆，尋一孕蛋，未免糟塌太甚。所以不可使之孤陽獨

盛，變爲虛華世界。質言之，美學文學成分，是十成之四，決不可過。

情理學照性質言，既能多情，又能中理，似是男性。今謂之爲母，亦於功用上言之。坤順發育，庶物咸備，皆以爲基礎。彼能耐心與其前夫「宗教」同處甚久。指摘其迷謬，將護其信仰，至於不可忍，方告離異。然情分甚重，與之爲朋友，以迄於最近。用其斷離時所撥「信仰」之財產，培植理智。且不斷情欲，再醮於美學。彈琴哦詩，居室極樂。遂就人境而盡人力，結科學之珠胎。風火地水，點線面體，談天博物，燒丹鍊汞，初止閨傳哲學太太多才多藝而已；而太太亦不敢驚世駭俗，常口說隱得來希，天理流行，冀勿傷前夫之友誼。然自「後夫」爲「前夫」幽禁許久，遭一黑暗；及至天上人間，重尋得美學郎君，遂於悲喜交集中，把科學小官官產出。這位小官官一出世，便專與母親之前夫爲難。其父固不直於宗教阿兄，亦不知所助於科學愛兒。惟仍陶彼情，適彼性，表示中立。惟其母哲學太太，左右爲難，有時「玄學」心腸太軟，還是隱得來希，天理流行一派敷衍話，阻止寶寶少爺的趁兇。有時「愛智」本性發作，又幫助了小後生發明一科。一科復一科，始而止把玄學鬼笑爲物質文明者，量着秤着，拆穿西洋鏡。近來又

漸漸把玄學鬼矜爲精神文明者，也有許多量着秤着，要想把西洋鏡拆穿。簡直有好些，差不多拆穿，或竟已拆穿。於是玄學鬼心裏着慌，嘴裏還是「大搖大擺」說，有隱得來希法寶在，把人生觀九端合理稍錯綜者，駭禁少爺的朋友，說是萬萬拆不穿。豈知隱得來希的九端，有什麼神奇，短時拆不穿，長時還要拆穿。至於漆黑一團，他拆是願意人家去拆，拆又一定可以拆穿。無如他是無始爲始，無終爲終，無外爲大，無內爲小，拆了九端，又有九端，又有九兆九兆兆，數下去，又是無數爲數，拆穿的工程，實在浩大。宇宙一日不完結，恐科學小官人雖強，功課終不能畢業。但是拆到那裏是那裏，便是哲學母親遺傳給他的性質。他，叫可穿者變爲能穿，穿得不多者變爲漸多，也對不過他的母親。便是母親尙讓「玄學丫頭」鼓唇弄舌，不請愛智老夫子竭力幫甯馨兒的忙，張君勳先生果是個「哲學家的」賢母，也就出爾反爾，大說叫不過去。人生觀有九端，尙非科學所能解決，正是玄學鬼要大顯神通，指示科學來解決他纔對。反幫那假爺宗，請個隱得來希來威嚇科學，真叫做「無賴」。如此，科學者，讓美學使人間有情，讓哲學使科學合理，彼卽由合理合理，得到真正合理之一部分。美學隨宇宙

而做工不完，哲學隨宇宙而做工不完，科學區域，亦即隨宇宙而日擴日大，永永不完。物質文明之真正合理者，固是他管轄。精神文明之真正合理者，亦是他管轄。如有挾人死觀之人，與其詛咒科學破產，毋甯希望世界末日。我所謂許多圓話，竟寫了萬有三千字，姑止於此，再講正文內直覺中的差惡。

什麼要解決差惡，靠了理智更多？我國習慣，采作差惡之對象者，最不堪的是男盜女娼。二者又以女娼爲更醜。故下作人之洩忿，每以辱人之母，使對方內愧，以驗其強弱；若屈服者便爲無恥。同此，我已在總論之末，設有游戲譬喻，以明直覺非由天賦。若曰：「天津祝壽的，或對靳雲鵬說，我來替你老太太做個媒罷，靳先生必紅漲於臉，勃然大怒。然若對勞愛喬治說之，彼亦止笑謝曰：伊想無此與會了，伊想無此與會了。則差惡之直覺，實會賦自環境，並不出於天然。」這就中外之環境言之，即就一國男女之環境言之，亦證明差惡實有異同。倘壽久鰥之八十壽翁，就壽筵而語其子曰：尊大人嬰鑠如此，實還可續娶一新太夫人，必羣相笑樂，了無一人媿恥。足見女子之不可醜，醜則其子將爲小龜奴，全由程朱老子等造成此直覺。直覺爲理智之產物，曉然甚明。今就此至

大之羞惡，再引事實，把他申論。范書列女傳：「陰瑜妻苟爽之女，名采。十七適陰氏。十九產一女，瑜卒。同縣郭奕喪妻，爽以采許之。因詐稱病篤，召采，既不得已而歸，懷刃自誓。爽令傅婢執奪其刀，扶抱載之。女既到郭氏，乃僞爲歡悅之色，請奔入相見。共談言辭不輟，奔敬憚之，遂不敢逼。采因勅令左右辦浴。既入室而掩戶，以粉書扉上曰：『尸還陰陰字未及成，懼有來者，遂以衣帶自縊。』若請程朱老夫子的八股家，看了這條新聞，那苟爽什麼還是八龍中的無雙，簡直是一個毫無廉恥的拆梢流氓。他還老是了面皮，對策起來，有「夫婦人倫之始」等的大言不慚；這隻「老忘八」，真正可羞。然而范懋宗不過表了苟采一個同情心，把苟慈明的羞惡之心，完全不問。苟老先生也止是悲傷悲傷，懊惱懊惱。一若他那託病騙回，抱上禮車，許多卑鄙凶惡手段，於他的羞惡之心，皆由投胎時閻王不會給他，故他還做他的名士。好了，第二條故事，出在一千九百年後。『有位松江周女士，曾經在上海務本女學校讀書，很是端正。後到一個學校裏去教書，因與校長互相愜意，就正式結了婚。不過止有媒妁之言，不曾有父母之命。（好像母命還有的。）她那父親周舉人，也故作歡悅之色，挈女同舟而歸。舟至中途，突然將其女推墜水中。水急夜深，遂與苟采同命，一個做了縊

死鬼，一個做了落水鬼。」周舉人因其女做出「不端」之事，辱了他的門楣，就把投胎時閻王叫牛頭馬面納在他腦門裏的一個羞惡之心，順了天理，大用特用。又過了十五年，「湖南有位做修身教科書的謝先生，教出了一位賢郎，又得天理流行家梁漱溟先生的指導，就服膺了陽明之學。凡是修內行的古德，無一不書列座右。日本有位有島武郎，是個有妻之夫；又有位波多野夫人，是個有夫之妻；兩人生了最熱烈的戀愛，相約自殺。謝世兄就在戀愛史上，下了一筆特筆，稱他們倆是有殺身成仁的直覺。」這第三條新聞一出，不但荀名士周舉人的羞惡之心，發生了問題；連陰荀采周女士的同情之心，也發生了問題。終之我們理智家是容易解決，曰這是時代問題罷了。若在直覺賦自先天家，便十分狼狽了。我想必定有極精微的答案給我的，那精微處，可預料還是請理智先生來解圍。所以天理審查了情感，預貯些直覺在腦子裏，做個應時的寶丹，是我們人動物的（或不止人動物）一種能耐。然而環境的變動，靜穩舒緩，一代一代，止把老方子使用，好像只是一個上帝欽定的御方，不是父子傳下，乃是開天闢地時造下，也就說得去。若環境變動劇烈，止十五年，便藥不對症。一定發見或是前的直覺，（周舉人的）或是後的直覺，（謝世兄的）終有一

個假冒仙傳。若要說彼此被環境改動，那就要問誰是改方先生呢？方纔曉得，那改方先生，便是姓理名智。於是理智在劇烈變動的環境中，便門診出治。應酬一個不了。這就是解決羞惡，靠了理智更多之一說。

什麼要解決羞惡，理智要替他用算賬工夫，籌備得更勞？女娼講過了，這條問題，便可借男盜來，引條書本，輕便的作答。胡適之先生說，「譬如我們睡到半夜醒來，聽見賊來偷東西，我們就將他捉住，送縣究辦。假如我們沒有哲性，就這麼了事。再想不到人爲什麼要作賊等的問題。或者那賊便苦苦哀求起來，說他所以作賊的緣故，因爲母老，妻貧，子女待哺，無處謀生，迫於不得已而爲之。假如沒有哲性的人，對於這種籲求，也不見有甚良心上的反動。至於富有哲性的人，就要問了：爲什麼不得已而爲之？天下不得已而爲之的事有多少？爲什麼社會沒有給他工做？爲什麼子女這樣多？爲什麼要老病死？這種偷竊的行爲，是由於社會的驅策，還是由於個人的墮落？爲什麼不給窮人偷？爲什麼他沒有我？他沒有，我有，是否應該拿這種問題，逐一推思下去，就成爲哲學。」他所謂哲學，便是要向着理智，把直覺細細拷問。引出一個較靠得住，又較靠得住的好直覺出來。

不要執着「餓死不做賊，你這個東西，無恥已極，打勒罷。」便算完了良心。我把胡先生的話，作個小引，再引聖賢的書本。孟阿爹道：「富歲子弟多賴，凶歲子弟多暴，非天之降才爾殊也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。」凶歲子弟多暴，暴是搶東西也包括在內，實做其男盜了。他說非天降才爾殊，就是人性本善。人性本善，權且也可說便是漆黑一團。先生傾向真美善，可無問題。就是胡先生的使人對賊窮想，也是權請這個本善之性在那裏作用。但孟先生所謂天之降才，大約說天降以羞惡之才，皆能以暴爲非，不過被凶年餓得肚子要穿，所以痛苦陷溺其心，遂忘羞而爲暴。這就是主觀的以直覺納入天降，自謂不暴，於心無愧，全是直覺所賜。甯死勿暴，即致了良知。這套工夫，自了漢用他成仁，原也可取；而且彼以爲人人能如此，即真美善完全可達，也算有一點兒理想。今日天理流行的再造家，便抱此種宏願。但於客觀上，終欠些圓滿。且於「招呼朋友」的責任上，亦欠些斟酌。不若多用些胡先生客觀的理智算賬工夫，尤較鞭辟入裏。凶歲爲暴，若止是陷溺其心，便是「母老，妻貧，子女待哺，無處謀生，迫於不得已而爲之。」胡先生又下斷語說：「沒哲性的人，對於這種顛求，也不見有甚良心上的反動。」孟阿爹便被胡老板一猜就着。他所說「非天降才爾殊，」

竟是說天是待你不薄，你耐不得餓死，自作自受。但是說到天降，那賊的「不得已」及凶歲子弟的「陷溺」亦是天降。天還並降他那種東西，使天也早是破產。況且在說這話的孟老爹，天非但降他一個羞惡爲暴之才，并且還降他羞成凶暴之才。所謂「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由己溺之也，稷思天下有飢者，猶己飢之也。」不是尙論古人，也載在七篇之內的麼？爲什麼水發成災，莊稼欠收，成了凶歲，以禹稷與顏回同道者，竟不負陷溺子弟之心的責任呢？這就是胡先生請有哲性人要問「爲什麼社會沒有給他工做」等的問題。又天下成了凶歲，何處爲暴，暴的是誰，便又是胡先生要問「爲什麼我有他沒有」的許多話。幸而那種凶歲子弟，生在戰國之世，他們沒有被理智教壞。只好低頭承認陷溺其心，就證明爲暴爲直覺的羞惡所不許。若他們生在今日，給了他一點「哲性」，他就要問文王視民如傷，一夫不獲，是余之辜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諸孔子，孔子傳諸孟軻，軻之死不得其傳，現在忽又有了天理流行，隱得來希，靈機活動。乃竟使物質文明破產，釀成凶歲，老實不客氣，我等不爲暴，即放棄人權，纔是可恥。你們把火車倒開，將令永永生活於凶歲之中，倒來以暴罵暴，真是不知羞惡。是陷溺其心。天理流行諸公！切勿疑吳稚暉將借此即加暴於諸公。

我既無此身手，諸公亦無此資格。不過類似此種話頭，固洋溢於「西化全盤承受」的盤裏，決非我所捏造。吳稚暉特借以證明天之降才，不是如爾簡單。爲暴不卽由陷溺，在客觀中儘可有此理論。倘要解決一般人之差惡，恐凶歲富歲，不能任天降便算。那就必定要費却許多理智。籌備一個發昏十一章，纔天理會流行，靈根會活動，隱得來希會土造。（不用舶來。）這就是解決差惡，理智要替他用算賬工夫，籌備得更勞之一說。

現在四端之直覺，已把兩端粗粗說明，證明非先天的胎生之物。還有兩端，他自己的面孔。不像天生，可以省却糾纏。況且直覺也非止四端，不過說招呼朋友的工具，直覺也是一項。這項裏的四端，隱得來希靈機活動家看是天理流行。招呼朋友一事，可讓吹做天理流行；故順口標明天理流行家江河不廢的四端，我也看做是招呼朋友的惟一工具。惟一是鄭而重之之詞，不定是事實。若說上了玄學鬼的當，與他們合夥用了直覺，那上面寫了兩萬字，終算說明了，不是一樣東西，不過名目相同。他們是用的天生的，我是用的人造的，有水晶玻璃之別。他們的是古董，我的是商品。

還有在直覺上，有些小小餘波，索性費幾行，把他帶說了，然後結出我的如何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，便將人生觀收束了，就算完卷。有人說，「欣賞美術文學的熱情，也是天生的直覺。」是否直覺且不臆說。終之不是天生，更較惻隱羞惡等顯然易見。今舉一端略論，即謂「金字塔之流連，人有同情。」姑且權認「開魯」之驢夫，也與「近東古史家」有同樣感覺。然還是含有時代性。再六千年後，倘上海製造局之煙卣，尙巋然聳峙於黃浦江邊公園古物保存區內，而流連欣賞之人，當與金字塔邊等數。所以以此例推，無一欣賞，不含有條件而成。終沒有那種「天」辛苦的替他「降」着的呀。

好了，真好了！我們來歸結到招呼朋友如何覆天載地罷。我不必用天理人欲，虛空鑿說，妄吹我能招呼朋友，且大吹而至覆天載地。但以我之理論，及我之事實說明，那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，即顯出了了不得的自然，了不得的平常。正該賞彼一匾額曰，「天理流行」，又當兩邊加注曰，「只此一家，不許假冒。」您想，我們不曾占有「漆黑一團」，改其牌號曰「人一團」。僅在創造衝動中，以兆兆兆造萬有，以兆兆兆之一造人，足見吾人愛好有天地萬有，以天地萬有作伴，始

願盼有情，俯仰自慧，足見吾人愛好以天地萬有爲朋友。我又不曾占有造人之料，止造一個我。止在衝動造人的中間，以兆兆之料，造兆兆之他，以兆兆之料之一造我，足見我之愛好在我之外有兆兆之他。我非人境不樂居，我又常向人多處去湊熱鬧，足見我之愛好以兆兆之他爲朋友。此事實之天然爲我證明者也。然交涉而以兆兆計數，不能把如是簡單的事實，便算我心泰然。可以「就生活而生活，盲目的以爲順了天理，便會流行。而於又一方面之事實，謬妄的占有衝動熾張時，常有有我無人，有人無宇宙的氣概。一若宇宙止需「人一團」，或則止需「一團我」也者。是直有返於黑漆一團之趨勢。或則忿疾其如此，又起了謬妄的創造衝動；欲想法毀我，毀人，并毀宇宙，別創一真如。其實卽竟返於漆黑一團。所以就人生觀的範圍，而言招呼朋友，而求覆天載地，當分四層討論，理論亦就與事實相符，證明我們新信仰之非妄。四層則

第一層， 人生觀不是人死觀。

第二層， 人生觀不止我生觀。

第三層， 人生觀共同他生觀。

第四層，人生觀才有宇宙觀。

曷言乎人生觀不是人死觀？蓋言人生觀者，言生非言死。「涅槃」「自殺」等之毀滅，反乎人生觀。「就生活而生活」「順天理」而待盡，表面雖敷衍，實則徒存軀殼，亦反乎人生觀。我之「大我」，決意不愜於漆黑一團，始由「一團生」散而為「萬生」；因而有「人生」；因而有「我生」。人生乃宇宙前進之一幕，我生即人生幕裏之一角。宇宙大劇場之兆兆兆幕中，萬萬不能缺一我。故一當善其相當形體之我，二當善其相當時間之我，俾我得演唱精彩之戲。於相當之食，相當之色，足以維持我生者，皆斟酌盡善，可取即取。就我為謙詞，名曰人欲橫流亦宜。就招呼朋友為徵實，即我亦在覆載之內，並有一份之食色，以善我生。看花而覺其好，固是天理。好之並欲折之，果用理智，衡以世法，非偷非濫，吾齋有瓶，瓶當有花，亦竟折之？折亦天理。若就招呼而起義，並可正色曰：不折此花，無以樂吾生，即歉於招呼之量。蟻穴可以崩山，招呼「朋友中之一我」而不周，將結果可以天不成覆，地不成載，宇宙不能前進。以我為朋友而招呼，其自重如此者，所以重人生觀也。（但我此說，與近日有持楊朱為我之說者不同。彼意中之「我」，既無如此之橫而進，觀下文，我於「

我」之界說，亦不盡於此條之「小我。」

曷言乎人生觀不止我生觀？蓋言人生觀之名詞，乃加於全體生存之人，非止加於我一個人之生人。我不會占有造人之料，止造一我；以兆兆之料，造兆兆之他；以兆兆之料之一造我；在事實，當矣。因而宇宙大劇場兆兆兆幕中，遂出現一幕精彩的人生劇。然僅僅非人境不樂居，又常向人多處湊熱鬧，愛好兆兆之他為朋友，彼此「就生活而生活。」彼此「順天理」而待盡，似彼此皆止為我，未曾彼此負招呼之責。并且未曾招呼人生，而至覆天載地，則人生一劇之能否精彩，亦必發生問題。於是取我之食色，皆當斟酌盡善，即恐妨礙他人之食色。歉於招呼之義。此招呼之小焉者也。於是盡量的改進天然，俾人生益益五光十色，即招呼招呼人生，至於覆天載地。設或人生非特不能覆天載地，而且招呼不了，必損吾一生，始得光大全人生，拯救全人生者，亦儘可以殺身。殺身無所謂成仁。正同牛羊之殺，全吾人生，同一取於此有，以供彼有。惟牛羊則被吾人妄託親疎而強劫，大有待於討論。我則自度需要而捐之，不出於盲目，蓋當於宇宙前進之理，了不同於涅槃及自殺。招呼朋友而至於捐我生者，又所以重人生觀也。

曷言乎人生觀共同他生觀？蓋言人生之一劇，將以他生爲燈彩與布景，演之遂更精彩。今則妄託親疎，殺牛爲太牢之饌，烹蠶製美錦之衣，僅僅取彼之生，以供吾生，猶曰「就生活而生活」，「順天理」而待盡，烏乎其可。痛苦相同之朋友，尙不設法招呼，將使列疏遠而宰殺終古；則更疏遠之茫然之天，及塊然之地，更何暇問其覆載？以親疏爲不得已時之方便，已覺抱歉；况自居萬物之靈，竟以親疏爲終古天賦之權，其荒唐爲何如？四時之序，功成者退，萬物過庶，可以節育。此吾人將行於己，亦可同樣紹介於朋友。卽是人口將按可居之地域，分配適宜，以節育抑制其繁殖；此法亦可紹介於他生物爲之。吾人將於適當時期，望有超人接演第二幕，有如今之人類，可許積漸消滅；此法又可紹介於他生物知之。區區人類衣食問題，如吾前章所云，當暫取於有若人所暴殄之精蟲，則有穀實雞子之類；又有若人所無用之頭髮指甲，則有羊毛繭衣之類；又貴難於科學，至取材於金石。終之竭吾人類招呼他生物之能力，冀異日泯其親疎，斯之爲正當。否則倘異日超人者，見疏吾人，與今日吾人之見疏牛羊相等；烹人以充超人之食，彼尙曰知有親疏，乃良知中天理之流行，滑稽將何如？所以招呼朋友，決不可遺他生物者，仍所以重人生觀也。

曷言乎人生觀纔有宇宙觀？蓋言生而至於有人，宇宙之戲幕，自更精彩。至此而挾極度之創造衝動，及最高之克己義務，始可自責曰：人者，庶幾忝爲萬物之靈。（若享權利時，自以人爲萬物之靈，乃絕大錯誤。）凡覆天載地之大責任，爲宇宙間萬有之朋友所不能招呼者，壹由吾人招呼之。如此，豈是「就生活而生活，「順天理」而待盡，可以勝彼艱鉅？是故人也者，吹個大法螺，卽代表漆黑一團，而使處辦宇宙。又以處辦得極精彩的宇宙之一段，雙手交出，更以處辦宇宙之責任，付諸超人者也。招呼朋友，實際亦知未能及於宇宙之些須；特有「科學萬能」在，區區覆天載地，正可當仁不讓。責難吾人如此，真所以重人生觀也。

悠悠宇宙，將無窮極，願吾朋友，勿草草人生，此柴積上日黃中最誠懇之忠告也。